

古書眞偽及其年代

新會梁啓超任公演講
吳其昌周傳儒姚名達筆述

中華書局印行

飲冰室專集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卷一)

梁任公教授講

周傳儒
姚名達
吳其昌
筆記

總論

本講演預備半年的時間。題目是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全部分總論分論二篇。分論是分別辯論古書的真偽和年代問題。一部書一部書挨次序講下去。總論共有五章。第一章講辨偽及考證年代的必要。第二章講偽書的種類及作偽的來歷。附帶講年代錯亂的原因。第三章講辨偽學的發達。第四章講辨偽及考證年代的方法。第五章講偽書的分別評價。現在就先講總論。

第一章 辨偽及考證年代的必要

書籍有假。各國所同。不祇中國爲然。文化發達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強。代遠年湮。自然有許多後人僞造古書。以應當時的需要。這也許是人類的通性。免不了的。不過中國人造僞的本事特別大。而且發現得特別早。無論那門學問都有許多僞書。經學有經學的僞書。史學有史學的僞書。佛學有佛學的僞書。文學有文學的僞書。到處

都可以遇見。

因爲有許多僞書，足令從事研究的人，擾亂迷惑。許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爲僞書所誤。研究的基礎，先不穩固，往後的推論結論，更不用說了。卽如研究歷史，當然憑藉事實，考求牠的原因結果。假使根本沒有這回事實，考求的工夫，豈非枉用，或者事實是有的，而真相則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屬枉用。幾千年來，許多學問，都在模糊影響之中，不能得忠實的科學根據。固然旁的另有關係，而爲僞書所誤，實爲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講辨僞及考證年代之必要，約可分三方面觀察。

甲 史蹟方面

研究歷史，最主要的對象專在史蹟方面。因爲書籍參雜，遂令史蹟發生下列四種不良現象，很難一一改正。把研究的人，弄得頭昏。

一、進化系統紊亂。我們打開馬縉釋史一看，裏面講遠古的事蹟很多，材料亦搜得異常豐富。假使馬縉所根據那些無窮資料，全是真的。那末，中國在盤古時代，業已有文明的曙光。下至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農，軒轅，典章文物，燦然大備。衣服器物，應有盡有。文化真是發達極了。許比別的古代文明，還高得多。

不說釋史，就打開最可靠的漢書藝文志裏面，載神農黃帝時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於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勝屈。要是那些書都是真的，則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進化原則，剛剛相反。所謂「黃金時代」，他在近世，我們在遠古。中國文明，萬年前是黃金，千年前是銀，以後是銅，漸漸地變成爲白鐵。若相信神農黃帝許多著作，則殷墟甲骨，全屬假造。不然，就是中國文明，特別的往後退化。否則爲什麼神農黃帝時代已經典章

文物燦然大備，到商朝乃如彼簡陋低下呢。

釋史所根據各書，與漢志所載神農黃帝著作，皆本無其書，由後人偽造假託，諸君在小學中學所唸中國歷史教科書裏面所載神農黃帝的事很多。（最近出版的教科書，許改變了。）其時程度極高，世界所有文物，大體俱已齊備，我們覺得真可以自豪了。不過古代那樣發達，爲什麼老不長進，旁人天天進步，自己天天很退，我們又覺得非常慚愧，其實原本不是這回事，是書籍參雜，把進化系統紊亂了。

姑且放下古書不講，稍近點的如周禮，向來的人，都說是周公所作，不過其中所講地理民情，全爲戰國時秦漢間的事物，如果相信周禮，則周朝聲教所及，與戰國及秦漢差不多，然事實不如此，民族是慢慢地漲，起初佔據一小部分，後來擴充得很寬，造周禮的人，看見當時文化如此，依傍現實的社會，構成理想的社會，所以把一千年後的戰國或秦漢同一千年前的周公時代，弄成一樣，如果周禮是真，周朝八百年，可謂毫無進步，自春秋經戰國及秦到西漢，中間一千多年，一點亦沒有進步，然事實不如此，因書籍年代不分明，歷史進化系統，全給擾亂了，我們讀史的人，得這種不正確的觀念，對於民族的努力上，大有妨害。

二、社會背景混淆。這一條與前一條所講，內容差不多，稍微有點不同，我們讀古書，不單看人看事，還要看時代背景，一般的社會狀況，究竟是怎麼樣，因爲書籍是假的，讀書的人，往往把社會背景弄錯了，即如西京雜記，分明是晉人葛洪所作，後人誤認爲西漢時劉歆所作，葛洪同劉歆，相距三百多年，葛講東晉時事，劉講西漢時事，若以西京雜記作爲東晉時的資料，那就非常正確，若以此書作爲西漢時的資料，說西京即是長安，那便大錯特錯了。

又有一部小品小說，名為雜事秘辛。此書疑卽晚明時楊慎用修所作。楊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脚有點不干淨，喜歡造假。據他說，由一處舊書攤中得來，內容講東漢時梁冀家事，其時皇帝選妃，看中了梁大將軍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個保姆去檢查梁小姐的身體，文章描寫得異常優美，但是全非事實，係楊老先生自掩筆墨，假託爲漢人作品。

假如楊用修坦白地承認是自己作的，明人小說，已曾能够有此著作，在文學界價值不小，但是他不肯吐露真相，偏要說是漢人作的，後來的人，不知底細，把他當作寶貝，以爲研究漢代風俗典禮衣服首飾的絕好資料，那就錯了。我自己許多年前曾上這個當，把他當作漢代野史看待，其中有講纏腳的地方，本是作者自不檢點，所留下來的破綻，明時纏腳，因而想到漢人纏腳，若相信這部書是漢人作品，因無斷定纏腳起自漢朝，不起自五代，豈非笑話。

三、事實是非倒置。現存的，有兩部書，因爲其中，有假，很足以淆亂是非。一部是涑水記聞，一部是幸存錄，都是野史。涑水記聞，向稱宋時司馬光作，原書雖是真的，許是未定稿，後代的人，因爲司馬光聲名大易於欺世駭俗，於是抽些出來，加些進去，以爲攻擊造謠的工具，其中對王安石，造謠特別多，攻擊得特別利害。平常人罵王安石，無足重輕，若是司馬光罵王安石，那就很有力量了。實則光書雖有，已非原物，光之孫司馬伋，曾上奏書，稱非其祖父所作，其故可以想見。現存的涑水記聞，攻擊陰私之處頗多，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雖不相合，最少他的人格，不會攻人陰私，這是我們可以當保的。後人利用他的聲名，把攻人陰私的話，硬派到他身上，這就是因爲造假，使得是非錯亂。

幸存錄一向都說是明末夏允彝作。夏是東林黨人，人格極其高尚，我們看他不會作幸存錄那種作品。書中一面罵魏忠賢，一面罵東林黨，造偽的人，手段很好，使人看去，覺得公道。忠賢固非，東林亦未必是。還是自家人出來說公道話。黃宗羲會講過，幸存錄真是「不幸存錄」。並且說原書非夏允彝作，夏不會說那種話。雖然如此，幸存錄至今尚在，我們要研究明末政治，不能不以此書作為參考。假使是裁賊，並不是夏作，亦許早佚，亦許無人過問，因為尊重這個人，遂保存了這部書。這是史蹟上，最可痛恨的事情。

四、由事實影響於道德及政治。有許多史蹟，本無其事，因為偽託的人物偉大，遂留下很多不良的影響。譬如孔子誅少正卯，何嘗有這回事，但是孔子家語、言之綦詳。家語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諸子，亦有一部分講這件事。稱孔子與少正卯同時招生講學，二人相距不遠，好像燕大和清華一樣。孔子的學生，都跑到少正卯那兒去了。孔子異常生氣，得政後三天，就把少正卯捉來殺了。後來儒家矜於樂道，以為孔子有手段，通權達變，還有許多人想去學他。

我們看誅少正卯的罪名，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潤澤而非，記醜而博」。四句話，這分明出於戰國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他們想厲行專制政體，就替孔子捏造事實，以為不祇法家刻薄，儒家的老祖宗，早就如此呢。其實孔子生在春秋時代，完全是貴族政治，殺一貴族，很不容易。孔子是大夫，少正卯亦大夫，又安能以大夫殺大夫。最妙是那個時代前後三事，完全一樣。最早是齊太公殺華士，其次是鄒子產殺鄒析，又後才是魯孔子誅少正卯，都是執政後三天殺人，同一題目，同一罪名，同一手段。天下萬無幾百年間，同樣事實，前後三見，一點不改之理。這明是戰國末年的法家，依附孔子，捏造事實，後代佩服孔子的人，以為有手腕，攻擊孔子的人，以為太專制。

其實真相不然。若冒昧相信，豈不誤事。

家語是偽書，且不用說。論語算是最可靠了，但依崔東壁的考證，真的佔十之八九，最後幾篇，還是有假。陽貨第十七說：「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下面一段，又說：「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公山弗擾、佛肸兩人先後造反，都請孔子去幫忙，孔子都欣然欲往，卒以門人之諫而止。恭維孔子的人，以爲通權達變，愛國憂民，罵孔子的人，就說他官迷，出處不慎，其實公山弗擾，乃季氏手下家臣，費又是季氏采邑，孔子當時作魯司寇，公山弗擾好像北京的大興縣知事一樣，孔子好比司法總長，豈有大興縣知事造反，司法總長跑去幫忙的道理。這個話，無論如何說不通。關於公山弗擾以費畔的事蹟，左傳中言之極詳，可以不辯。至於佛肸以中牟畔時，孔子已經死了十餘年，佛肸雖愚，萬不會請死人幫忙，孔子縱想作官，亦不會從墳墓中跳起來，親於其身爲不善，這件事，說施中考證得很清楚，亦用不着辯。上面兩段話，因爲在論語中，大家不敢懷疑，一般腐儒，故意曲爲辯護，尤爲可笑。事情的真相紊亂了，使研究歷史的人，頭痛眼花，無從索解，還是小事，乃至大家尊重孔子，就從而模倣他的行爲，或作了壞事，用他作護符，於世道人心，關係極大。這種捏造的事實，不僅影響於道德而已，於政治亦有極大影響。譬如周禮職官，名目繁瑣，邦畿千里之內，平均起來，不到十里，即有一個官，好像學校之內，不到十個學生，即有一個教員，豈非一件極可笑的事情，後代冗官之多，全由於此。又如太監制度，在歷史上，劣跡甚多，但是因爲周禮都有太監，後世人有所藉口，明知其壞，仍然

一代一代的實行。漢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禮，把政治弄得一塌糊塗。從好的方面說來，祇是過信，從壞的方面說來，便是利用。本來沒有那種制度，自欺欺人，結果個人固然上當，全國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

乙 思想方面

書籍是古代先哲遺留下來的東西，我們靠他，以研究思想之發展及進步。如果有偽書參雜在裏邊，一則可以使時代思想紊亂，再則可以把學術源流混淆。三則令個人主張矛盾，四則害學者枉費精神。

一時代思想紊亂。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管子是戰國時代的作品，管子之中，有批評兼愛、非攻、息兵的話，這分明是戰國初年墨家興起之後，才會成爲問題。若認管子是管仲作的，則春秋初年，即有人講兼愛、非攻等問題，時代豈非紊亂？又如老子大家以爲是老聃所作，老聃乃孔子先輩，其思想學說，應在孔子之前，但老子中，批評仁、同仁義的地方很多，仁是孔子的口號，仁義並講，是孟子的口號，以前還無人道及老子說，『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說，『大道廢，有仁義。』這全是爲孔孟而發，從思想系統看來，應當在孔孟之後。

黑格爾 Hegel 論哲學的發達，要一正，一反，一和，思想然後進步。一人作正面的主張，如墨子的非攻兼愛，一人作反面的攻擊，如管子對於非攻兼愛，批評得很利害。一人提出幾個問題，如儒家的仁和仁義，一人根本不贊成仁和仁義的價值，然後後代的人，又從而折衝調和之，學術自然一天天的發達了。沒有墨家的主張，管子的意見無所附麗，沒有儒家的見解，老子的批評，也就是無的放矢。如果說管子在墨家之前，老子在儒家之前，是反乎思想進步的常軌。

二、學術源流混淆。前面講管子老子，雖非全僞，但是時代不同，稍爲顛倒，便可以發生毛病，有一種書，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學術源流，都給弄亂了，譬如列子，乃東晉時張湛——卽列子注的作者——採集道家之言，湊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漢書藝文志，尙存其目，後佚，張湛依八篇之目，假造成書，並載劉向一序，大家以爲劉向曾經見過，當然不會錯了，按理，列禦寇是莊周的前輩，其學說當然不帶後代色彩，但列子中，多講兩晉間之佛教思想，並雜以許多佛家神話，顯係後人僞託無疑，可是後人不知底細，以爲佛家思想，何足爲奇，中國兩千多年，早有人說過了，誇大狂，是人類共同的弱點，我們自己亦然，有可以吹牛的地方，樂得瞎吹一頓，張湛生當兩晉，遍讀佛教經典，所以能融化佛家思想，連神話一並用上，若不知其然，誤以爲真，屬列禦寇所作，而且根據牠來講莊列異同，說列子比莊子更精深，這個笑話，可就大了。

列子尙有可說，時代較早，文章亦很優美，比旁的僞書都強，還有關尹子，時代更近，中間所講，全是佛教思想，卽名詞亦全取自佛經，如受想行識，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國固有的話，文章則四字一句，同楞嚴經一樣，史記稱關尹子名喜，守函谷，是老子後輩，老子出關，他請老子作書，莊子天下篇，亦把老聃關尹並列，說他們是古之博大真人，這樣看來，關尹這個人，生得很早，但是關尹子這部書，則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純似唐人翻譯佛經的筆墨，至少當在唐代以後。

這類的書，是怎樣一個來歷呢，大致六朝隋唐以後，道教與佛教爭風，故意造出許多假書，以爲自己裝門面，一面又抬出老子，作爲教主，尊稱之曰「太上老君」，又說老聃除作老子以外，還作了許多書，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經，尤爲荒誕，現尙存道藏中，因爲史記有老子西出函谷的話，後人附會起來，說他到印度傳教去了，教

出來的弟子。就是釋迦牟尼。佛教之所以發生。還很沾我們中國人的光呢。老子與釋迦。本來沒有一點關係。這樣轉轉附會。豈不把思想源流混淆。

三、個人主張矛盾。單就一個學者講。因為有偽書的關係。可以使思想前後錯亂矛盾。譬如易經繫詞。究係何人所著。我們不敢確說前人稱爲孔子所作。我始終不敢相信。因為裏邊有許多與論語衝突的話。孰爲真。孔頗不易知。依論語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個現實主義者。不帶宗教色彩。依繫詞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又是一個宗教家。到底那幾句才真是孔子說的。這就成問題了。如果兩書皆真。豈不是孔子自相矛盾。

繫詞又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這個話。從哲學的意義看來。雖然很好。可是確因受道家的影響以後。才發生的。論語中就沒有這類話。若兩書全信。則是自矛盾。如單信一種。又不知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依我看來。論語言辭簡樸。來歷分明。當然最爲可靠。繫詞言辭玄妙。來歷較晦。最多祇能認爲儒家後學。或進步。或分化的。推演而出。說儒家有此思想可以。若認爲全屬孔作。則不可。

又如墨子。大部分是真的。然起首七篇。辭義閃爍可疑。墨子根本反對儒家。處處與儒家立於對抗的地位。然墨經前七篇。有許多儒家的話。當然不是墨家真相。許多人都懷疑牠。墨子問話的作者孫仲容。以爲是當時儒家勢大。墨家很受壓迫。爲保護此書起見。故意在前幾章。說些迎合儒家的話。好像偷關賭稅的人。故意在私運貨物上。蓋上許多稻草。同一用意。因爲如此。使得研究墨子的人迷惑。看他起初是一種口臉。後來又換一種態度。錯誤墨子首鼠兩端。反爲失了他的真相。

四、學者枉費精神。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書，叫着楞嚴經。此書歷宋元明清，直到現在，在佛學中，勢力還是很大。其中論佛理精闢之處，固不少，但是與佛理矛盾衝突的地方，亦是很多。如神仙之說，是道家的主張，佛教本主無神論。然楞嚴經中不少談及神仙的話，遂令道佛界線，弄得不清楚了。

楞嚴經，到現在還沒有人根本否認牠。說牠是後人假造的，我想作一篇辨偽考，材料到搜集得不少了。可惜還沒有作成。認真研究佛教，應當用辨偽書的方法。考求此書的真偽，如果屬偽，就可以把牠燒了。全書文章極美，四字一句，可惜思想混淆，把粗淺卑劣的道家言，和片段支離的宋儒學說，參雜下去，便弄糟了。若不辨別清楚，作為佛教寶典，仔細研究，或混合儒釋道三種思想，冶為一爐，還說佛家真相如此，豈不枉費氣力。

丙 文學方面

大凡讀一種書籍，除研究義理外，還要誦讀文章。至於文學的書，可以供我們的欣賞，更不用說。若對於書的真假，或相傳的時代，不弄清楚，亦有前面所述，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個人價值矛盾，學者枉費精神，幾種毛病。

一、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現在所唱的國歌，『卿雲爛兮，糾緜緜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相傳為帝堯或帝舜時所作，好歹另是一個問題，但是唐虞時代，便有此種作品，而詩經三百篇，應該春秋時代的詩歌，亦不過爾爾。則夏商周三代的人，皆應當打板子，為什麼幾百年乃至千年之間，老不長進呢？所以按進化公例看來，卿雲歌，不會是唐虞時代所作。

又如偽古文尚書，有一篇五子之歌，說是太康有五弟，太康被滅，其五個兄弟，因思大禹之戒，感而作此，開首幾

句說，「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下全篇文體大略都是如此，我們看這首歌文，從字順，此刻雖令小孩子讀之，亦能看懂，可見當時文章明顯極了，但是我們試讀讀周誥殷盤看，便覺得詰屈聲牙，異常難讀，何以夏朝在前容易明白，殷周在後，反爲難曉呢？不惟周誥殷盤難懂，就是殷墟所發現的文字，亦復難以索解，如果五子之歌屬真，則中國文學演進的步驟，真是奇怪極了。

古詩十九首，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各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錄一餘從略）我們看，何等風華典雅，真可以說一字千金，據玉台新詠所說，十九首中有八首爲枚乘所作，枚乘是漢景帝武帝間的人，已經作有如此好詩，他死後百餘年間，何以無人能作，直到東漢時，才有幾篇五言詩，有一篇爲大文學家班固所作，音韻既不調和，詞旨亦很平淡，直到東漢末出了一個蔡文姬，三國時出了一個曹子建，他們的詩，倒與十九首差不多，如十九首真有些是枚乘所作，則西漢至三國中，間毫無進步，實在無法解釋，在年代未考清楚以前，文學史無從作起。

再如詞人之祖，相傳爲李太白，太白有兩首詞，據說是後代詞曲的起原，一首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還有一首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這兩首詞，神氣高邁，大家以爲非太白不能作此，但是太白詞，最初祇有兩首，後來樽前集，增至十餘首，旁的選本，又多至幾十首，唐時的詞，已經如此好了，爲什麼五代的花間集，亦不過爾爾，再說花間集，

中雙調的詞很少。縱有之，字句亦一樣。但李白的詞，都是雙調，而且字句一樣。這亦可疑。盛唐有詞，中唐百餘年間，無人作詞。直到晚唐，才有一個溫庭筠。按進化原理看來，不當如此。若太白之詞爲真，則文學史很難作。若由各方面考證其僞，則文學史的局面，又當大大不同。

二、個人價值矛盾。學者枉費精神，再就個人言，有名人的作品，贗品很多，名氣愈大，假得愈厲害。卽如李太白集，嚴格考起來，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假的。有一首題目叫做「笑矣乎」，內容惡劣，文格亦卑下，顯非太白所作。此外類此者尚多。留心研究太白的人，不可不加以辨正。若不辨正，真令人「笑矣乎」了。爲什麼假盛名之下，最易盜竊。傳抄的人，輾轉加入，於是愈假愈多，愈多愈假了。

晚唐時，有一個李赤，處處模仿李白，自稱爲李白之兄，並且說他的詩文，比李白還作得好。唐文粹中，還有他的傳。天天吃酒賦詩，後來發瘋，墮在茅廁裏淹死了。一個「白化」，一個「赤化」。一個死在水中，一個死在茅坑裏。無獨有偶，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這件事情，究竟真否，雖不可知，但是他想學李白，而作了許多如笑矣乎一類的詩，許是有的。若沒有考清楚，則李白本人，自相矛盾，詞作得那麼好，詩作得這麼醜，若拿笑矣乎來考試，簡直是不及格，而且該打。

東坡集，其中亦有假。據清代紀昀所考訂，假的好幾十首。作假的原因，與太白集中假詩正同。因爲慕名而混入的。造出假詩，誣譏作家，真是可恨。若從作品研究作者人格，李白李赤，相去何啻天淵。以李赤的詩，斷定太白人格，以後人假詩，斷定東坡人格，一則誤事，而且白費功夫。

再要舉例，還有許多可講。不過已經可以說明大意，用不着辭費了。總之，中國書籍，許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

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錯。研究中國學問。尤其是研究歷史。先要考訂資料。後再辨別時代。有了標準。功夫才不枉用。我所以把古書真僞及其年代作爲一門功課講。其用意在此。好在前人考訂出來了的。已經很多。尙有後徑可尋。不大費事。諸君旁的功課忙。不能每一部書都作考證。但是研究學問。又不能不把資料弄清楚。最好有這樣一種講演。把前人已經定案了的。或前人未定案而可疑的。一一搜集考核出來。隨後研究本國書籍。才不會走錯。不會上當。

第二章 僞書的種類及作僞的來歷

(附論年代錯亂的原因)

僞書的種類很多。各家的分類法亦不同。按照性質。用不十分科學的方法。大概講起來。可以分爲十種。現在依次討論如下。

一、全部僞。此類書。子部很多。如鬼谷子。關尹子之類皆是。經部書亦不少。如尙書孔氏傳。子貢詩傳。孔子家語。皆是。

二、一部僞。這類書。古籍中多極了。幾乎每部都有可疑的地方。如管子莊子之類。其中一部分爲後人竄附。先輩多已論及了。即極真之書。如論語。如左傳。如史記。尙不免有一部分非其原本。他更何論。有的同在一書。若干篇真。若干篇僞。有的同在一篇。大部分真。參幾句僞。

三、本無其書而僞。如元倉子子華子之類。元倉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著錄。因史記莊周列

傳稱其爲書畏屢虛元桑子皆空言無事實。故後人據以作假。子華子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因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之事。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後人從此附會出來。

四、曾有其書。因佚而僞。如列子昔稱列禦寇。劉向所校定。共分八篇。漢志曾有其目。早亡。今本爲魏晉間張湛所僞託。全非劉向班固之舊。如竹書紀年。晉時出河南汲冢。當系戰國時人所撰。至唐中葉而沒。今通行本爲宋後人所假造。惟王國維所輯則真。可以證通行本之僞。

五、內容不盡僞。而書名僞。如左傳原名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相同。本爲創作。今名春秋左氏傳。與公羊傳穀梁傳相同。不過春秋經三註解之一而已。原書本真。經劉歆之改竄。大非本來面目。名字改。內容改。體例亦改。其中內容百分之九十可靠。然因書名假。精神亦全變了。

六、內容不盡僞。而書名人名皆僞。管子及商君書皆先秦作品。非後人僞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戰國時事的資料。惟兩書皆非原名。管子爲無名氏的叢抄。商君書亦戰國時的法家雜著。其中講管仲商鞅死後之事甚多。當然非管仲商鞅所作。

七、內容及書名皆不僞。而人名僞。如孫子十三篇。爲戰國時書。非漢人撰。史記稱孫武孫臏皆作書。則此書也許爲孫臏作。或另一個姓孫的人所作。今本稱孫武所作。非是。又如西京雜記。分明爲晉時葛洪所撰。述東晉時事甚詳。然後人以爲劉歆所作。則大謬。

八、盜襲割裂舊書而僞。如郭象莊子注。偷自向秀。王鴻緒明史稿。偷自萬斯同。此種偷書賊。最可惡。莊子注。十之八九。爲向秀作。十之一二。爲郭象作。然研究時。頗難分別。雖知其有僞。而無可如何。明史稿爲一代大事蹟。萬

斯同爲二千年大史家。內容極可寶貴。王爲明史館總裁。盜竊萬稿。大加改竄。題曰橫雲山人所著書。這無異殺人滅屍。令後人毫無根據。居心尤爲險毒。

九僞後出僞。如今文尙書本祇二十八篇。屬真武帝時。孔壁古文尙書。多出十六篇。後人已疑其僞。不久旋佚。東晉時。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尙書之舊。當然沒有可信的價值。又如孟子。漢志有十一篇。七內篇。四外篇。武帝時。趙岐作孟子注。判定外篇爲僞。不久遂佚。本無可惜。明人姚士粦。又假造孟子外書四篇。更非武帝時舊物。這真是畫蛇添足了。再如慎子。漢志有之。後佚。百子全書本。乃宋以後人零湊而成。其中一部僞託。一部由古書中輯出。近四部叢刊有足本慎子。係繆荃孫家藏書。說是明人愼懋賞傳下的。顯係愼懋賞僞造。爲同姓人張目。繆氏是專門目錄學者。居然相信這種僞書。我們看見之後。大大失望。

十僞中益僞。此類書。譏緯最多。如乾鑿度。本戰國陰陽家及西漢方士所作。恐後人不置信。僞託爲孔子於刪定羣經之後爲之。當然全部皆假。然今本乾鑿度。又非漢時舊物。乃後人陸續增加補綴而成。這豈不是僞中益僞嗎。如果研究此書。應以辨別左傳的方法。下一番抓梳剔校的工夫。

由上面看來。中國的僞書。真是多極了。爲什麼有這麼多的僞書。其來歷怎樣。依我看來。約有下列四種。

一好古。好古本爲人類通性。中國人固爲受儒家的影響。好古性質。尤爲發達。孔子嘗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孔子如此。其門下亦復如此。所以好古成爲儒家的特別精神。儒家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其偉大。儒家好古。因此後來的人。每看見一部古書。都是非常珍重。書愈古。愈寶貴。若是後人所作。反爲沒有價值。有許多書。年代不確。想抬高牠的價值。祇得往上推。有許多書。分明是後人所

作，又往往假託古人名字以自重。

二、含有祕密性。從前印刷術尚未發明，讀書專靠抄寫，抄寫是極費事的，中國地方又大，交通不便，流通很感困難，又沒有公共藏書機關，如今日之圖書館，可以公開閱覽，因此每得一種佳本，不肯輕以示人，書籍變成爲含有祕密性的東西了，要是印刷發明，流通容易，收藏方便，書籍人人能見，不易隨便造假，即造假亦會讓人發見的，凡事愈公開，愈是本來面目，愈祕密，愈有造假的餘地，書籍亦當然不能獨外。

三、散亂及購求。中國內亂太多，而藏書的人太少，所有書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者藏之天府，古書的收藏和傳播，靠皇帝之力爲多，既然好書都在天府，每經一次的內亂，焚燬散失，一掃而空，再要收集恢復，異常費事，隋牛弘請開獻書表，稱書有五厄：『……秦皇馭宇……始下焚書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長安起兵，宮室圖書，並從焚燬……二厄也……孝獻移都，西京大亂，一時燔蕩……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四厄也……蕭繹據有江陵……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五厄也……』在隋以前，書已有此五厄，牛弘以後，爲厄更多，隋煬帝在江都，把內府藏書攜去，煬帝死，書亦散失無遺，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亂，長安殘破，唐代藏書，焚燬一空，這可以算是一厄，及黃巢作亂，到處焚殺，所過之處，幾於寸草不留，天下文獻，喪失大半，這亦算是一厄，以下歷宋元明到清，每代都有內亂，而且每經一次內亂，天府藏書，必遭一次浩劫，費了許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掃蕩得干干淨淨，在每次內亂，書籍散亡之後，就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設法恢復補充，顯出高價，收買私家書籍，實之天府，把歷史打開，大致翻一翻，這類事情不少，如漢武帝，廣開獻之路，置寫書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寫，漢

成帝時。使謁者陳農。廣求遺書於天下。隋開皇時。因宰相牛弘的條陳。分頭使人訪求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唐貞觀中。魏徵及令狐德棻。請購募亡逸書籍。酬報從厚。肅宗代宗。當安史亂後。皆相繼購求典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大亂之後。書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於補充。因之不能嚴格。從重賞賜。從寬取錄。以廣招徠。遂與人以作僞的機會。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割裂雜湊。有的僞造重抄。許多人出來作這種投機事業。以圖弋取厚利。僞書所以重見疊出。以此一方面因為散亡太多。真本失傳。一方面因為購求太急。價品充斥。四個原因之中。要算這個最重。

四、因秘本偶然發現而附會。古代書籍。中經散佚。時常有偶然的意外發現。如晉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地方。有人偷掘古冢。得着許多竹簡。經後人的考證。知道古冢是魏襄王（從前人以爲安釐王）的葬地。竹簡是戰國時的東西。襄王死時。以書殉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皆從其中得來。古冢中發現書籍。本來是可能的。因此後代有許多人假造附會。所以歷史上記載某處老房子。某處古冢。發現古書的事情很多。或者發現是真的。書却是假的。或者發現是假的。書亦是假的。於是僞籍流傳。日甚一日了。又如前清光緒末年。在河南股墟。發現許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東西。孔子所不會見過的。本來極可寶貴。不過發現以後。二十年來。至于今。琉璃廠的假甲骨就很多。因為從前不貴。現在很貴。小者數元。大者數十元。自然有人僞造牟利了。書契典藉。亡佚後有再出的可能。開後人作僞之路。僞書之多。這亦是一個原因。不過沒有第三個原因重要而已。前面講僞書的種類。以書的性質分。大概有十種。若以作僞的動機分。又可另外別爲二類。這種分類法。比頭一種分類法。還重要些。

甲 有意作偽的。

有意作偽，其動機可歸納成六項。

一、託古。這項動機，比較上最純潔。我們還可以相當的原諒，爲什麼要託古，因爲中國人喜歡古董，以古爲貴。所以有許多人，雖然有很好的見解，但恐旁人不相信他，祇得引古人以爲重要，說古人如此主張，才可以博得一般人的信仰。作者的心理，不爲名，不爲利，爲的是擁護自己的見解，依附古人，以便推行。手段雖然不對，動機尙爲清白。這種現象，春秋戰國時最多。如史記五帝本紀贊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可見春秋戰國時人，皆篤信文化甚古說，以爲黃帝時代各種學術思想，已經很發達了。

孟子滕文公上說：「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是無政府黨，與馬克斯派的唯物主義，氣味有點相近。他因爲理想特別，恐大家不相信，所以託爲神農以自重。神農去得很遠，其時社會如何，不得而知，亦許許行理想中的神農時代，真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所以他才去模倣，不特諸子百家託古，卽孔孟亦復託古。孔子說：「大哉，堯之爲君也……」又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更厲害，滕文公上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儒家如此，墨家亦然。尙賢中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而尤崇拜大禹，莊子天下篇說：「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親自操耒耜……禹，大聖也，而形勢天下如此。」

大凡春秋戰國的開宗大師，莫不挾古人以爲重。韓非子顯學篇批評他們道：「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這真痛快極了。堯舜死了，沒有生口對證，誰知你是真是假呢？孟子可以說：「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有可以說：「有爲堯舜之言者孟軻。」儒家可以說：「有

爲大禹之言者墨翟，「墨家亦可以說」有爲黃帝之言者老聃，「每一家引一個古代著名的人物，以自重其學說，動機本不甚壞，不過先生一種主張，學生變本加厲的鼓吹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則流弊就不堪設想了。

卽如許行並耕之說，本來是他自創的唯物主義，無政府主義，偏要說神農時代如此，後來愈說愈像，便就弄假成真了。漢書藝文志中有神農二十篇，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全部是附會的，最著名的神農本草一書，相傳爲神農口嘗百草，辨別苦辛，然後編著成書，其實此書與神農絲毫無關，乃漢末以後，漸漸湊成至梁陶弘景才完全寫定，又如莊子著書，明白聲明寓言十九，因爲要發表自己主張，最好用小說體裁，容易暢達，天地篇說：「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這本是莊子理想，借名字以點染文章的好像曹雪芹作紅樓夢，借寶玉黛玉的口脛，以發舒他的牢騷一樣，後人却因爲莊周說黃帝平空附會許多關於黃帝的事實，及黃帝所著的書籍。

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所載那許多僞書，大半由於引古人以自重的動機而出，書之著成，亦多半在戰國時代，因爲戰國末年，社會變動很大，思想極其自由，有人借寓言發表，有借神話發表，開宗大師，都引一個古人作護身符，才足以使人動聽，他們的學生，變本加厲，於是大造僞書，學術所以隆盛在此，僞書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書以前，春秋戰國間的僞書，大概都祇有這一個動機。

二、邀賞。方士講每經喪亂以後，出重價求書，免不了有人造假，普通的如漢武唐太稽古右文，懸賞徵集，當然有許多無聊的人，專作投機事業，所以每失一回，每收一回，僞書愈多一回，還有幾次特別一點的，如漢景帝之

子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他以親王的力量，親賢下士，訪求典籍，得書異常之多，他尤喜歡秦漢以前古文字，搜羅不遺餘力，所以古文各經，俱從河間獻王而出。漢朝經師有今文古文的爭辯，其來源也在此。他所得的遺書，真的固然很多，假的亦頗不少，因為造一部偽書，既可賣錢，又可作官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偽書就付出不窮了。

漢代除偽古文的經書以外，還有所謂緯書。前回所說的乾鑿度，就是緯書之一種。緯書，古代有無，殊不可知。戰國末年，陰陽家造作五行神仙之說，這可以說是緯書一大根源。至西漢中葉以後，作品極多，流傳亦盛。尤以宣帝一朝為數特夥。宣帝是武帝曾孫，戾太子之孫，戾太子被讒而死，宣帝自獄中，輾轉流落民間，當他年輕的時候，常聽見燒餅歌一類的寓言，偶有幾次巧合，使他深信不疑，後來他作皇帝，極力推崇獎勵，當然以皇帝的威權臨之，不愁全國人不從風而靡。其時「燒餅歌式」的著作——即識緯——極為流行。西漢東漢這類東西，都是十分的發達。

漢成帝時，有一宗特別的事情，就是成帝特別喜歡尙書，可是尙書百篇，自經秦火後，十喪其七，祇餘二十八篇。成帝因為酷好這部書，打盡了主意，以求得足本為快，於是張霸出來，作投機的事業，造出了一部百兩尙書。比足本還多兩篇，稱為春秋以前舊物。書上，成帝大喜，立刻賜他一個博士的官職，等於現今的國立大學教授，後來仔細研究，才知道除原有二十八篇外，盡都是假的。有人主張殺他，成帝深愛其才，又憐他造假不易，僅革博士職，饒他一命。

到了東漢時代，不特偽書充斥，燒餅歌亦很流行。漢光武一代中興之主，雄才大略，不愧中國史上第一流皇帝。

但是他亦很迷信，光武名劉秀，王莽時民間有「劉秀作天子」的謠言，時劉歆作國師，欲符合流傳的歌謠，改稱劉秀，光武正在南陽耕田，有人把這個話傳到他耳朵裏，說「國師欲作天子啦！」光武投鋤而起，答道「安知非我！」後來他居然以一匹夫起兵，打倒王莽，自爲皇帝，他覺得矯餅歌很靈驗，十分的相信，一般人民，欲投人主之好，於是矯揉造作，故作隱語以欺世，雖然不是直接假造偽書，但於假造偽書，有極大的影響。

降至隋代，又有一宗特別的事情，文帝酷愛古書，尤愛易經，當時有一個大學者劉炫，學問聲望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爲北方大經師，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學教授，因爲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連山歸藏兩部易經，他說連山是夏朝的易經，歸藏是商朝的易經，周易是周朝的易經，我們年輕時讀三字經，中間有幾句，「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就從這裏生出來的，連山歸藏，周禮中提到過，乃假造周禮的人，隨便亂說，本來沒有這兩部書，劉炫因周易而想及連山歸藏，書初上時，文帝大喜，後來知道是假的，以爲大逆不道，就把劉炫殺了，一代大學者，因爲造假書，砍頭，太不值得，但須知獎勵過分，無異明白教人作假，這也不能單怪劉炫啊。

三、爭勝。中國人有好古的習氣，愈古愈好，以爲今人的見解，無論如何，不如古人高明，所以有許多學術上的爭辯，徒恃口舌，不能勝人，便造作偽書，或改竄古書，以爲武器，這種動機，與託古不同，託古是好的，爲發表自己主張，引古人以自重，然絕不誣陷古人，亦未詆毀旁人，爭勝是不好的，祇要可以達到目的，古人今人，一概利用，拭殺，未免過於刻薄。

爲爭勝而作假，自西漢末劉歆起，其時經學上有今文古文之爭，歆父劉向，爲大經師，歆自己學問亦很淵博，漢書藝文志，即根據他的底稿，在學問上，我們應當敬禮，在人格上，我們就不敢贊成，他姓劉，但是爲王莽作國師，

又改名劉秀，以應民謠，可謂不忠。他父親是今文家，詩宗魯詩，春秋宗穀梁，他自己推崇古文，詩宗毛詩，春秋宗左氏，可謂不孝。從前祇有左氏春秋，後有春秋左氏傳，劉歆引傳改經，又添上許多話，才有左傳出現。他說公羊穀梁皆晚出，得諸傳說，譌漏百出，惟左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論語曾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話，當然最爲可靠。他專門與今文家作對，春秋既用左氏，以打倒公羊穀梁，詩經則用毛詩，以打倒齊魯韓三家。禮則用周禮，以打倒儀禮，又恐怕徒恃口舌，不足以爭勝，就全部或一部的改竄古書，如周禮全部由劉歆假造的。左傳一部是劉歆編定的，其餘各經，塗改亦多。

漢以後，至魏晉間，有王肅出，師劉歆的故智，以爲要打倒當時大經師鄭康成，非假造僞書不可，所以有許多僞書，都由他一手造成的。僞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據說是他改竄的，主名雖未完全確定，十成之中，總有九成可信。孔子家語及孔叢子，幾乎可以說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簡直沒有什麼問題。此外歷代假造古書以求打倒對手的人，還很多，這裏祇舉劉歆王肅二人作爲代表。

儒家如此，道教亦然。道教與道家不同，道家是一種哲學思想，如老聃莊周一派，道教是無聊的宗教，最初由黃巾賊張角，以符咒煽惑人心，後來愈演愈厲，成爲江西龍虎山張天師一派，道教自東漢末起，二千年來，在社會上有極大勢力，直至去年，黨軍入江西，才把張天師趕走。道教初起的時候，符咒騙人，其中無甚奧義，其後愚民信之者衆，這才野心勃發，想樹立一大宗派，會佛教自印度輸入，道教與之爭勝，造出許多無聊的書，現在道藏中，黃帝著作，幾達百種，老聃莊周亦各數十種，諸如此類，僞書甚多，其目的在與佛教爭勝，或與儒家爭勝，年代愈久，書目愈增，到現在不可勝數了。

佛教本身，偽書亦復不少。佛經從域外輸入，辭義艱深晦澀，不易理會，譯書比自己作書還難。大家都有這種經驗的。六朝隋唐之間，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確翻譯通來，一般人看不懂，於是投機的人，東拚西湊，用佛家的話，雜以周秦諸子的話，看時易解，人人都喜歡誦，但不是佛經原樣了。佛徒爲增進自己勢力起見，爲同大師爭名起見，一意迎合常人心理，不惜假造偽書的，往往有之。如楞嚴經，直到現在，大家還以爲佛教入門寶籍，就是因爲其中思想，與我國思想接近，然而楞嚴經便不可靠，其他無聊作品，不如楞嚴經的還多得很哪。

四、炫名。這種動機，比邀賞好一點，不過還是卑劣，祇是爲外來的虛榮，不是爲自己的主張。假造列子的張湛，學得當時學者，對於老莊的註解甚多，若不別開生面，不能不出風頭，而列禦寇這個人，莊子中說及過，漢書藝文志，又有列子八篇之目，於是搜集前說，附以己見，作爲列子一書，自編自註，果然因此大出風頭，在未曾認爲假書之前，他的聲名，與王弼、向秀、何晏並稱，這算是走偏鋒以炫名，竟能如願以償。

又如楊慎生平喜歡吹淵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書，本來一個人講學，祇問見地之有無，不問學識之博否，但楊老先生則不然，專以博學爲貴，太平御覽，是中國很大的一部類書，根據修文御覽而出，修文御覽早佚，楊老先生偏說他曾看見過，後來的人，因爲知道他手脚不乾淨，所以對於他所說所寫的，都不十分相信，否則以他的話作根據，一口說修文御覽，時尙有此書，豈非受愚。

再如豐坊爲明代一大藏書家，范氏天一閣所藏之書，多半從豐氏得來，豐氏累代藏書，購置極富，第三代坊好書尤酷，他家裏所藏抄本，誠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猶以爲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乘、楚檣杌之類，真是可笑。豐坊又好書，又好名，他的喜歡假造書，許有點神經病作用，晚年真的祕本固不足以

滿他的慾望。假造之書，似乎又趕造不及。結果，竟得神經病而死。

五、誣善。造作偽書，誣毀旁人，譬如前回所講陳水記開，是後人假司馬光之名，痛詆王安石，幸存錄，是後人假夏允彝之名，毀謗東林黨，其實皆本無此書，或有此書而無毀人的話，係後人假造或參雜進去的。還有想害某人，故意栽贓，如宋魏泰欲害梅聖俞，故作碧雲騷一書，託名為梅聖俞撰，碧雲騷者，謂馬有旋毛，品格雖貴，不能掩其旋毛之醜，全書一卷，所載皆歷詆當時朝士的話，欲藉此引起公憤，不幸後來讓人發覺了。

有一種人，費了許多心血，作成一部書，想出自己的名字，又覺得不方便，想拋棄了，似乎又捨不得，於是造一個假名，拿去付印，如香齋集，本為和凝所作，在文學界，價值很高，惟其中講戀的話太多，和凝作宰相後，覺得與自己身分不稱，乃嫁名韓偓所作，其實和凝，在當時有曲子相公之名，就說香齋集是他自己所作，豔體詩，亦無不可，偏要故意規避，其動機雖非純粹出於誣善，然有點相近，終究是不正當。

六、掠美。這類人在學術界很多，如前回所說郭象的莊子注，是盜竊向秀的，王鴻緒的明史稿，是盜竊萬斯同的，莊子注還好，沒有什麼大錯，明史稿就改得很不堪，所謂點金成鐵，令我們讀去，常有不睹原稿之憾，又如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編制排比，詳略得中，允推佳製，但據邵念魯思復堂文集，遺民傳，稱為山陰張岱所撰，谷應泰以五百金購得之，果爾，我們對於谷氏，不能不說他有掠美的嫌疑了。

有意作偽之書，除第一種動機可原外，其餘五種，動機皆壞。

乙 非有意作偽的

有許多書，作者不偽，後人胡猜瞎派，名稱內容遂亂，既然要辨別古書，這種著作，也不能存而不論，以下分爲子

丑兩部說明之。

子 全書誤題或妄題者。

這類作品又可分爲四類。

一、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誤題。如素問一書，最早是戰國末年的作品，稍晚則在西漢末葉始出，爲中國一部頂古的醫書，其中雖然可議的地方很多，然亦至可寶貴，古代醫學知識，可考見的，多賴此書。原書作者姓名不傳，今稱黃帝素問，或稱黃帝內經，還有一部靈樞，作者姓名亦不傳，今稱靈樞鍼經，或稱黃帝鍼經，做書的人，本來不想作僞，然因爲素問起首有「黃帝問於歧伯曰……」的話，乃屬作者假爲黃帝歧伯問答之詞，以發揮其醫學上的見解，而後人不察，卽以此誤會爲黃帝所作，是以今人稱贊名醫，說他「術精歧黃」，以此。

又如周髀算經一書，當屬漢人作品，爲中國一部最古的數學書，價值亦極寶貴，原書作者姓名不傳，後人因爲起首有「周公問於商高曰……」的話，遂誤爲周公所作，實則「周」是講圓，「髀」是講股，等於現在的幾何三角，其稱周公商高，亦不過作者假古人的名字，以發揮其數學上的見解，初非有意作僞，後人不察，硬派爲周公所作，於是一圓一股的「周」「髀」便成爲周公的一條腿了，許多古書，皆有古人問答之詞，因而得名。

二、因書中多述某人行事或言論而得名。這類書與前一類相近，亦以戰國西漢時代爲最多，如孝經一書，不惟不是孔門著作，而且不是先秦遺書，乃漢儒抄襲左傳，益以己見，雜湊而成，後人因爲裏邊講曾子的話及曾子所作的事很多，遂以爲曾參所作，實大誤，此書若認爲漢儒作品，有相當的價值，若認爲孔門作品，則抵牾掛

漏之處特多。

又如管子及商君書本爲戰國末年著作，其中不過多載管仲商鞅的話及其行事而已。關於管仲商鞅死後的事情記載亦復不少。若認爲戰國末年法家作品，其價值極高，有許多很好的參考資料。若認爲管商本人所作，則萬萬說不通。這種書作者沒有標出姓名，大致是一種類書，雜記各項言語行事，起初並不是誠心作偽，乃後人看見書中多述某人行，從而附會之，因此得名。

三、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題。許多很有價值的書籍，因爲尋不着主名，就編派到一個闊人身上，如山海經是一部古代神話集成，最古的部分，許是春秋戰國時人手筆，最晚的部分當出於西漢東漢之間，因爲其中多荒誕之語，歷代皆認爲一部異書，史記雖引其名，但未言爲何人所作，惟列子曾說：「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後人因爲太史公都看見過，相信確有其書，列子又有這套話，遂編派爲大禹伯益所作，實在書中多載春秋戰國地名，至早以春秋爲止，絕不會出在三代以前。

又如難經，是中國醫學界最有名的古書，內中載八十一個醫學上的難題，及其答案，當係東漢末三國時人所作，與素問靈樞齊名，素問靈樞要早點，就派給黃帝，難經稍晚點，就派給秦越人（扁鵲）是戰國時代最有名的醫生，非他似乎不能有此傑作，當初作難經的人，何嘗有意造假，都是後人摸不着主名，無端編派到扁鵲名下。

古書如此，近代之書亦然，如坊間通行的黃梨洲集，中有鄭成功傳，作品雖然不壞，然絕非黃氏手筆，一則文筆不像，再則恭維滿清，有「聖朝」「大兵」等語，與黃氏身分不稱，黃爲明室遺民，滿洲入關，抵死不肯屈節，安

有恭維滿清之理。大抵當時有人作鄭成功傳。然因他種關係。不敢自出主名。後人因為梨洲有行朝錄。言魯王唐王之事甚詳。鄭成功為排滿中堅分子。為之作傳者。必係梨洲無疑。遂把此傳收入黃氏集中。錄此大錯。

諸如此類。作者無心造假。後人瞎亂胡猜。遂致張冠李戴。古書如此。字畫詩詞亦然。所以無名漢碑。往往誤認為蔡邕所書。無名唐畫。往往誤認為吳道子所作。古詩十九首。後人多謂出自枚乘。菩薩蠻。憶秦娥。兩闕。後人多謂出自李白。事情雖不一樣。道理完全相同。我們從事研究的人。切忌不要為虛名所誤。

四。本有主名。不察而妄題。如越絕書。記江浙間事甚詳。為漢魏時人所作。作者滑稽好戲。不願明標主名。故意在書後作了四句隱語。『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我們看這四句話。明明白白。知道是袁康二字。作者姓袁名康。還有什麼問題。後人不察。偏要編派在一個名人身上。以為書中多詛吳越之事。細考孔門弟子中。惟子貢曾到越國。遂指為子貢所作。今四庫全書。仍題為子貢撰。這是多麼可笑一件事。

佛經中有一部牟子理惑論。係中國人最先批評佛教的著作。共三十七章。極有價值。自序云。『靈帝時。遭世亂離。避地交州。著書不仕。』把時代經歷地方。都說得很明白。隋書經籍志。因為作者姓牟。而姓牟的人。只有牟融。最知名。遂題為牟融作。已經大錯了。唐書藝文志更糊塗。又考出牟融官職。給他加上官銜。題漢太尉牟融作。本來是隱士。忽然變作達官。本來在安南。忽然跑到中原。本當桓靈時代。忽然提到光武。前後相差兩百年。書錯還是小事。後人根據作者姓名。用以推斷佛教。說佛教之輸入。確在光武之前。牟融時已經很發達了。這樣一來。那真是受害不淺。

丑 部分誤編或附入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這類作品又可分爲五類。

一、類書誤作專書。如管子全書，非一人一時所作，乃雜誌體，聚集若干篇法家言，並未標明何人所作，其中弟子職、內業等篇，與全書體例不符，範圍、文體，皆有出入，可見顯係雜抄之書無疑。若認爲一部類書，到還可以若認爲一種專書，那就錯了，因爲其中講管子的話很多，所以名之管子，實非管仲所作。

二、注解與正文同列，混入正文。莊子一書，內篇是莊周所作，外篇乃後人注解莊周之書，抄書的人，抄了內篇，又把注解一併抄下，統名之爲莊子，但是內篇外篇，內容文體，俱不相同，一見可以瞭然，絕不能認爲出自一人之手。如認內篇爲正文，則外篇雜篇，必爲注解，如認外篇雜篇非注解，則外篇雜篇，必爲後人所僞託，總之不是莊周所作的東西。

一部之中，有注解附入正文處，一篇之中，亦有注解附入正文處，因爲古代用竹簡，正文是刀刻或漆書，注解亦是刀刻或漆書，沒有法子區別，如禮記王制篇最末一段，『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下面一段，『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這兩段，皆與本文無關，當系注解，或者後人讀周禮，讀到此處，作了一點考證的功夫，因而隨筆記下，所以與正文連接不起來。

有時讀者在書的空白處，記下幾行旁的事情，本來毫無關係，後人看見，誤認成爲足本，如論語季氏章最末一段，『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這幾句話，毫無意義，孔子不會這樣講，微子章末一段，『周有八士，伯達、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這幾句話，亦復毫無意義，不像孔子口脛論語前幾篇，不相干的話還少，後幾篇，不相干的話很多，前人

以爲奇文奧義，其實不過後人信筆寫上的備忘錄而已。

三、獻書時，求增篇幅。前面講歷代帝王，廣開獻書之路，有許多人立心不良，造假書以邀賞，又因爲賞之重，以卷數之多寡爲準，所以有人割裂他書篇幅充數，以求賞賜增加。周秦諸子，同一篇文章，往往彼此互見，如韓非子頭一篇，就與戰國策內一篇相同，不是獻韓非子的人盜竊戰國策，就是獻戰國策的人盜竊韓非子。此類作品，秦漢之間甚多，所以管子中的弟子職，內業兩篇，與全書體例不同，大致是獻書的人，牟利邀賞，隨意竄入的。

四、後人續作。後人續作前人之書，本來無心造假，然而原作與續作相混，於是生出許多破綻，最顯明的例子是史記。司馬遷作史記，共一百三十篇，現存之本，差不多有一小半不是太史公作的，其中記載司馬遷死後十幾年，乃至一百年的事情甚多，但這不是續作的人，有心造假，實因感覺着有續作的必要。史通正史篇說：『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而褚少孫、班彪、班固，尚不在內。由此看來，漢代續史記的人，有十八人之多，無怪史記一書，破綻百出了，其中惟褚少孫所續，標明『褚先生曰……』數字，尚可識別，其餘十七人的手筆，大都無法辨認，所以有人說司馬遷活到八十九，乃至百二十歲，使得後人徬徨迷惑。

五、編輯的人無識貪多。這種情形，古代有之，而以近代爲尤甚，如前回所講李太白集、蘇東坡集，本人皆未寫定，死後由門生弟子陸續編成，編書的人，抱定以多爲貴主義，好像買菜，苦口求添，而眼光不到，不足以識別真

假。因此有許多他人作品，得以乘機攔入。這不能怪編書的人，有意造假。他的本心，只覺得片紙隻字，皆可寶貴。殊不知已造成礙硃亂玉的惡果了。

有意作假，動機很壞，非辨別不可。無意作假，雖無壞的動機，亦當加以考訂，為求真正知識，為得徹底了解起見。對於古書，應當取此種態度。否則年代錯亂，思潮混雜，是非顛倒，在學術界，遺害甚大。而且研究的結論，如果建築在假的材料上，一定站不住，很容易為他人所駁倒。以上把偽書的種類，作偽的來歷，年代錯亂的原因，簡單的說明如此。

第二章 辨偽學的發達

既然有了許多偽書，偽書裏又包含了許多偽事，當然免不了學者的懷疑。所以偽書發生於戰國而戰國時的學者也跟著發生疑心了。孟子是戰國初年的人，他已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雖然他因抱着了仁者之師必不多有殘殺的成見，所以疑武成說的『血流漂杵』理由並不充足，但我們可從這上看出當時的人已不漸漸相信古書了。戰國末韓非子也曾懷疑諸子百家的偽造古事，他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與定儒墨之誠乎？』雖不是說某部書是假的，却已明明說出諸子百家信口傳說的不可信了。

但這不過是對於偽書偽說的一種懷疑而已，還沒有做積極的辨偽工夫。更沒有一定的辨偽方法和標準。所以先秦偽書偽說留傳到漢朝的實在不少。司馬遷當漢武帝的時候，眼看見異說紛紜，古事淪沒，發憤著書，想

『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當那種真偽雜出的史料堆積在他面前，當然不能盡數收錄，當然不能不用存真去偽的工夫。他因為『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而以『不離古文者近是。』因為『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而『列其行事，次其時序。』因為『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難以稱述。故『考信於六藝。』因為『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均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這種先拿一種可信的書籍做標準，而與其他百家言為偽的方法，雖然免不了危險，但先秦諸子的許多偽說偽書，給他這麼一來，便不能延緩生命了。我們可以說作史學的始祖是司馬遷，辨偽學的始祖也是司馬遷。從他以後，漢朝學者對於書的真偽，已有很明瞭的辨別眼光。如漢成帝時，張霸偽造百兩篇尚書，當時成帝便拿出中祕的百篇尚書來比較，立刻便發覺是假的，這便是一個證據。

西漢末，學術界起了今古文之爭。當時的學者顯分二派，劉歆是古文家，替古文辨護，想建立左氏春秋傳毛詩逸禮和古文尚書等博士。漢成帝叫太常博士討論這個問題，那些博士都是今文家，相信今文，懷疑晚出的古文書是假造的，大家都不肯置對。劉歆寫一封信給那些人，說明古文是孔子的遺經，責讓他們不應該懷疑。太常博士都很怨恨。光祿大夫龔遂大司空師丹王莽的左將軍公孫祿先後攻擊劉歆，說他『顛倒五經，令學士疑惑。』這個案子，一直到現在還未解決。究竟古文的書全是偽呢？還是一部分偽。歷代學者，說法不同，但我們可以說在西漢末，那些今文家懷疑晚出的古文而極力想方法辨別古文的偽，這種羣體的辨偽工作，總是可貴。

班固的漢書，不惟儒林傳已把造僞辨僞的事情告訴我們，藝文志更說得明白。如文子九篇，班固自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注云：『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神農二十篇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注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注云：『迂誕，依託。』這類託古的僞書，經班固辨別的，有四五十種，我們知道班固的藝文志是根據劉歆的七略做的，七略又本於劉向的別錄，可見辨僞學在西漢末已很發達了。雖然劉歆竭力辨護晚出的古文。

今古文之爭，到了東漢便漸漸消沈了。但是當馬融鄭玄正在融和今古文注解三禮尙書……的時候，鄭玄的弟子臨孝存却根本不相信周禮，說是「末世譎亂不經之書。」專門做了十論七難來辨別周禮不是真的。這十論七難雖然不存，但總算是專書辨僞的最早一部書。另外何休也曾經說「周禮是六國陰謀書。」王充的論衡，尤其表現懷疑的精神，攻擊無稽的古史。趙歧注孟子，以外篇「其文不能因深。」刪去不注，可見東漢學者也很注意辨僞。

自三國到隋，一般學者都跑到清談和辭章方面去了。對於考證的事業，很不注意。尤其沒有懷疑的精神。我們若想在儒家方面找辨僞的遺蹟，幾乎是不可能的。（中間只有郭象對於莊子外篇雜篇懷疑）但若轉移眼光到研究佛教的人身上去，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佛經的僞書是非常的注意。東晉的道安編佛經目錄，把可疑的佛經，另外編入一門，叫做疑經錄，因為他這樣，所以後來編佛經的都很注意僞書了。

隋衆經目錄乃合沙門及學士等撰，分別五例，第四例是疑僞，專收可疑或確僞的佛經，也是依道安的成例，又有一部別本衆經目錄是沙門法經做的，把三藏分做六部，每部又分六節，第四五節叫做疑惑僞妄，把疑惑的佛經從僞妄的佛經分出，比較佛經目錄隋衆經目錄更加精細，更加慎重了，從這點看，隋唐間的佛經目錄學發達到最高度，只要佛經稍有可疑，決不容他和真經淆混，却不幸中唐編開元釋教錄，只知貪多，不知辨僞，把法經已認爲僞的書也編入真書裏，毫無分別，從此佛經辨僞學便漸漸衰微了。

李唐一代，經學家篤守師法，不能自出別裁，文學家專喜創造，不肯留心往蹟，我們若想從中唐以前找一個切實的用科學精神來研究古書的人，是不可能的，辨僞的學者，更不必說了，中唐以後，風氣轉變，大家已感覺注疏家的瑣碎拘牽，趙巨擘助對於春秋的研究，便已不是墨守師法，已別開生面了，大家苦於注疏的呆板，不能不在經書以外另找別的古書——子書——來滿足自己的學問慾，既須找了，便不能不對於古書加以辨別或批評，這種趨勢，可舉柳宗元做一個代表，柳宗元雖是一個文學家，雖和韓愈齊名，但他對於社會政治，都有特別見解，比韓愈來得強，而且喜歡研究古書，懷疑古書，他斷定鶡冠子、亢倉子、鬼谷子、文子、列子是僞書，他斷定墨子春秋是墨子之徒有齊人者做的，都很的確，然柳宗元雖能辨子書之僞，而却不能大膽的懷疑經書，比他更早而能疑古惑經的，武則天的時代，已出了一位史學家劉知幾，劉知幾羅列許多證據，指出尚書春秋論語孟子對於古史的妄測虛增或矛盾錯誤，直接的，籠統的，攻擊五經和上古之書，真僞不分，貽惑後世，在那種辨僞學衰微已久的空氣中，首先引導學者做自由的研究，開後來的風氣的，劉知幾總是頭一個，不能不令我們佩服。

到了宋朝，辨僞學便很發達了。宋人爲學的方法，根本和漢人不同，他們能够自出心裁去看古書，不肯墨守訓詁，不肯專取守一先生之言的態度，他們的胆子很大，漢唐人所不敢說的話，他們敢說，前人已經論定的名言，他們必求一個可信不可信，在這種風氣之下，產生了不少的新見解，實在是宋人的特別處，我們考究他的淵源，却不能不認他們受了啖助趙匡柳宗元的影響。

宋人最先懷疑古書的是歐陽修，他做了一篇易童子問，易經的繫詞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向來認爲孔子做的，價值在論語之上，他却根本不相信這說，而推翻之，此外對於左傳周禮，都有懷疑的批評，他總不愧爲北宋辨僞學者的第一個，此外王安石蘇軾司馬光都能表示這種解放的自由研究的精神，都有疑古辨僞的成績，我們也不必詳講了——如王安石疑春秋，司馬光疑孟子之類——

南宋朱熹，一方面是兩宋道學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是注解古書，用功最多的人，他不但不給古來的注疏拘牽，而且很大胆的表彰吳棫懷疑古文尙書不是真書的論調，自從他們提出這問題以後，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到了清初閻若璩才完全證實了，閻若璩的成功，不能不賴吳棫朱熹的發問，這可見朱熹在辨僞學的價值了，此外他對於周禮和先秦諸子也提出了很多疑問，雖然他所注的書也不免有假的，但他開後來懷疑辨僞的路，在南宋總是第一人。

和朱熹同時的，有葉適，他著的習學記言序目對於經部許多書都很懷疑，也不相信易經的十翼是孔子做的，對於諸子如管子晏子孫子司馬法六韜老子都有所論辨，而且很有價值，觀察的方法也很對。

朱葉以後，陳振孫著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著郡齋讀書志，王應麟著漢書藝文志考證，雖然是一種書目，同劉

向的別錄。劉歆的七略一樣，却都能够對於僞書提出許多懷疑的論調和問題，供後人的探討。固然他們所說的多半引用前人之說，但他們自己所發明的也已不少。這三部書至今尚存，他們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此外，朱熹的再傳弟子黃震著了一部黃氏日抄，裏頭很有幾條是辨僞古文尚書的，有幾條是辨僞諸子的。

另外還有一位趙汝楙著了一部周易輯聞，專辨十翼不是孔子做的，比歐陽修還更徹底。這些都是南宋的人，可見南宋的辨僞學很發達。

元朝在文化史上是閏位，比較的任何學術都很少貢獻。在辨僞方面也是如此，所以現在不講。

明初宋濂著諸子辯一卷，辨別四十部子書的真僞。從前的人往往在筆記文集或書目中帶說幾句辨僞的話，沒有專著一卷書來辨許多書的僞的。宋濂却和前面不同，我們可以說，專著一書以博辨羣書的，宋濂是第一個。

明朝中葉，梅鑑著尚書考異，認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是皇甫謐做的。自朱熹以後，數百年無人注意尚書的真僞，到了他才首先發難。漸漸的，用科學方法來辨僞，開了後來辨僞的許多法門。雖然結論錯了，而價值還是不小。此外，焦竑的筆乘，王世貞的四部乙藁，也有些辨僞書的話。

晚明出了一位辨僞大師，叫做胡應麟。著了一部四部正譌，宋濂的諸子辨不過是文集裏的長篇文章，仍舊放在雜著之部，而且沒有博辨羣書的真僞。發明通用的方法，還不算專書。專著一書去辨別一切僞書，有原理有方法的，胡應麟著四部正譌是第一次。他所辨的書固然不多，他所辨別的真僞，固然不能完全靠得住。但經史子集四部的書，大都曾經過他的研究，而可供後人的參考。他那部書的開首幾段說明辨僞的需要，僞書的種

類和來歷。和我前次講的略同。我也略採他的意見。那書的末尾幾段講辨僞的方法。應用的工具。經過的歷程。全書發明了許多原理原則。首尾完備。條理整齊。真是有辨僞學以來的第一部著作。我們也可以說。辨僞學到了此時。才成爲一種學問。

清朝學術極發達。因爲一般學者大都能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古書。這種科學精神的發動。很可以說是從辨僞引導出來的。其中辨僞最有名的是閻若璩。胡渭。閻若璩的最大功勞是著了一部《尚書古文疏證》。把僞古文尚書的案件。從朱熹梅賾胡應麟等所懷疑而未能決定的。用種種鐵證。證明了。正式宣告僞古文的死刑。同時惠棟也著了一部《古文尚書考》。和閻若璩的結論一樣。從此沒有人相信僞古文尚書了。

胡渭著《易圖明辨》。專辨宋朝所傳的《太極圖》《河圖》《洛書》。用種種方法證明。那是宋初時和尙道士。東拉西扯。胡亂湊成的。和周公孔子漢人。全無關係。把宋朝以後的所謂易學的烏煙瘴氣。都掃清了。這書和《尚書古文疏證》在現在看來。雖是粗疏的地方很多。而其實事求是的精神。實開後來一般學者用科學方法治學的先聲。是不可磨滅的。但這種專攻一書的書。和四部正譌的性質不同。前者利用已經成立的原則。已經發明的方法。去判決一部書的眞僞問題。後者因辨別種種僞書。從而發明種種方法。成立種種原則。而皆是最有力的辨僞書。同時有二部和四部正譌性質相同的書。一部是萬斯同的《羣書疑辨》。一部是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萬斯同是史學大家。他那書對於周禮儀禮左傳易傳等書。都有懷疑的論辨。其他諸書經他判別的也很多。而他的長兄斯大專著一部《周官辨非》。辨周禮是僞書。尤其徹底。姚際恆那部書的體例和四部正譌相差不少。所辨的僞書較多。他究竟會見四部正譌與否。還未能決定。但他的胆子比胡應麟大得多。胡應麟辨經解子史諸集的僞

却不敢疑經的本文，他可不客氣的，根本攻擊周禮毛詩等書，直疑其僞，他又做了九經通論，很詳細的辨別九經的真僞，可惜已殘逸大半了。古今僞書考辨別九十二部書的真僞，雖然有些不很重要的書，他經研究，而且沒有發明多少原則，似乎比四部正譌的價值較低，但同是最重要的辨僞書，同是我們所不可不參考的。諸君可以拿來看看，好在那二書的篇幅很少，有二天的時間就可看完，看了可以知道僞書的大概和辨別的方法，如欲訓練自己的腦筋，利用原有的方法，去辨別一書的真僞，那麼，尙書古文疏證和易圖明辨都很可以幫助我們。

上面說的閻若璩、胡渭、萬斯同、姚際恆、惠棟五人，可以做清初辨僞學的代表，到了乾隆時代，這種辨僞風氣仍舊很盛，其中孫志祖著了一部家語疏證，范家相著了一部家語證謬，把孔子家語是王肅僞造的公案宣布了，家語疏證的體例和尙書古文疏證一樣，都是取漢書儒林傳『疏通證明之』之義，這種工作，因辨古文尙書之僞而牽連到尙書，孔安國注論語，孔安國注孝經，鄭玄注，漸漸的都證明是假的了。

同時出了一位名聲很小的辨僞大家，就是著考信錄的崔述，他把春秋以後，諸子百家傳說的古事，一件一件的審查，辨別那是真的，那是假的，使得古史的真相不致給傳說遮蔽，他雖然專辨僞事，却也不能不順帶辨僞書，他雖然迷信五經論語，孟子，却也不能不疑其一小部分，他辨僞的方法，除了『考信於六藝』以外，還有許多高妙的法門，他解釋作僞的原因，能够求得必要的條件，尤其是他那種處處懷疑，事事求真的精神，發人神智，實在不少，他的遺書，百年來看見的人很少，最近才有人表揚刊布，使史學界發生很大的影響。

嘉慶以後，辨僞的方向稍稍變了，西漢今古文之爭，經過了西漢末諸儒的調和，已消沉了千餘年，到了此時忽

然又翻案了。翻案最有力的人是劉逢祿。魏源、劉逢祿、治公羊之學，認春秋公羊傳是可靠，疑左氏傳是偽書。著了一部左氏春秋考證，對於春秋古文家起了一種反動。魏源著了一部詩古微，不相信毛詩而宗齊魯韓三家。又著了一部書古微，不特認偽古文尚書是假的，而且根本疑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十六篇』全是假的。他們所發的問題，都和清初不同。王肅造偽古文尚書，清初已破案。王肅造的許多偽書也跟著辨清了。劉歆造偽顛倒五經的公案，到了劉逢祿魏源才發生問題，比清初更進一步了。

有清之末，吾師康南海先生專著一部新學偽經考，把西漢迄清今古文之爭算一個總賬，認西漢新出的古文書全是假的。承劉魏之後而集其大成，使古書的大部分如周禮、左傳、毛詩、毛詩傳和劉歆所改竄的書根本搖動。使當時的思想界也跟著發生激烈的搖動。所以當時的人沒有不看他是怪物的。他提倡維新變法，固然振盪人心。他打倒歷代相傳神聖不可侵犯的古經，尤其使人心不能不激變。清末更無人可以和他比較了。

最近疑古最勇，辨偽最力，可舉二人作代表。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錢玄同。我們看辨偽學者的手段，真是一步比一步厲害。康南海先生比較劉逢祿魏源已更進步了。胡適比康先生又更進一步。到了錢玄同不但疑古，而且以改姓疑古。比胡適又更徹底了。他們的成績雖不很多，但懷疑的精神，已因他們的鼓吹而徧入學術界。至於我，雖然勇於疑古，比起他們，也已瞠乎其後。我生性便如此。一面儘管疑古，一面仍帶保守性。當我少年幫助康先生做新學偽經考的時候，雖得他的啓發思想的補助不少，一面也疑心他未免有些武斷的地方。想修正其一部分。最近對於胡適疑古錢玄同等用科學的方法和精神提出無人懷疑的許多問題，雖然不能完全同情，最少認為有力的假定。經過了長期的研究，許有一天可以證實的。但如錢玄同之以疑古為姓，有一點疑

爲以疑古辨僞爲職業的性質，不免有些辨得太過，疑得太過的地方，我們不必完全贊成他們辨僞的結論，但這種精神，總是可貴的，他們辨僞的結論，若有錯了的，自然有人出來洗刷，不致使真事真書含冤，若不錯，那麼，僞事僞書便無遁形了，所以我們如努力求真，這種辨學的發達，是大有希望的。

第四章 辨別僞書及考證年代的方法

四部正譌的最後，論辨僞之法有八。

『凡覈僞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托，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賸籍，無隱情矣。』

這段話，發明了辨僞的幾個大原則，大概都很對，我現在所講的略用他的方法，而歸納爲兩個系統。

甲。就傳授統緒上辨別。

乙。就文義內容上辨別。

一則注重書的來源，一則注重書的本身，前者和四部正譌的第一、第二、第七、第八四個方法相近，後者和四部正譌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個方法相近，而詳略重輕，却各不同。

甲。從傳授統緒上辨別。

這有八種看法。

一、從舊志不著錄而定其僞或可疑。最古的志——最古的書目是西漢末劉歆的七略和東漢初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略稱漢志）。漢志是依傍七略做的，相距的時代很近，所以七略雖亡，漢志儘可代他的功用。我們想研究古書，在秦始皇以前的情形和數目，是沒有法子考證的，因為古書的大半，都給秦始皇、楚霸王燒掉了。西漢一代，勤求古書，民間藏匿的書，都跑到皇帝的內府——中祕——去了。劉歆編校中祕之書，著於七略，他認爲假的而不忍割愛的則有之，有這部書而不著錄的却沒有。我們想找三代先秦的書看，除了信、漢志以外，別無可信，所以凡劉歆所不見而數百年後忽又出現，萬無此理，這個大原則的唯一例外，便是晉朝在汲郡魏襄王冢所發現的書，的確是劉歆等所未看見，漢志所未著錄的。我們除汲冢書以外，無論拿著一部什麼古書，只要是在西漢以前的，應該以漢志有沒有這部書名，做第一個標準，若是沒有，便是僞書，或可疑之書。譬如子夏易傳，漢志沒有，隋書經籍志（略稱隋志）忽有，漢人看不見的書，如何六朝人能見之？又如子貢詩傳，漢志、隋志和宋朝的崇文總目都沒有，明末忽然出現，從前藏在何處？又如連山歸藏，漢志都沒有，隋志忽有歸藏，唐志忽有連山，假使夏商果有此二書，爲甚麼漢志不著錄？又如僞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漢志和史記漢書的列傳，都沒有說。東漢末的馬融、鄭玄、晉初的杜預都沒有見，假使孔安國果然著了此書，爲甚麼從同時的人起，一直到晉初的人止，都不見，而東晉人反得見？又如鬼谷子，漢志無，隋志有，亢倉子，漢志、隋志都無，崇文總目忽有，這都是最初不錄，後來忽出，當然須懷疑，而辨其僞。

二、從前志著錄，後志已佚，而定其僞，或可疑。如關尹子，漢志著錄，說有九篇，隋志沒有，漢志雖然有之，真僞尙是問題。六朝亡了，所以隋志未錄，而後來唐末宋初，忽然又有一部出現，如果原書未亡佚，那麼，隋朝牛弘能見

萬種書而不能見關尹子。唐朝數百年，沒有人見關尹子。到了宋初，又才發現，誰能相信，這種當然是僞書。

三、從今本和舊志說的卷數篇數不同，而定其僞，或可疑。這有二種：一是減少的，一是增多的。減少的，如漢志有家語二十七卷，到了唐書藝文志（略稱唐志）却有王肅注的家語十卷，所以顏師古注漢志說：「非今所有家語，可見王注絕非漢志原物。」又如漢志已定鬻子二十二篇，爲後人假託，而今本鬻子才一卷十四篇，又說公孫龍子有十四篇，而今本才六篇，又說慎子有二十四篇，而唐志說有十卷，崇文總目說有三十七篇，而今本才五篇，這都是時代愈近，篇數愈少。這還可以說也許是後來亡佚了，又有一種，時代愈後，篇數愈多的，這可沒有法子辯說他不是僞書，如鶡冠子，漢志才一篇，唐朝韓愈看見的，已多至十九篇，宋朝崇文總目著錄的，却有三十篇，其實漢志已明說鶡冠子是後人假託的書，韓愈讀的，又已非漢志錄的，已是僞中僞，崇文總目著錄的，又非韓愈讀的，更是僞中的僞，又出僞了，又如文子，漢志說有九篇，馬總意林，却說有十三篇，這種或增或減，篇數已異，內容必變，可以決定是僞書，最少也要懷疑，再從別種方法，定其真僞。

四、從舊志無著者姓名而定後人隨便附上去的姓名是僞。如文子，漢志沒有著者姓名，馬總意林說是春秋末，范蠡的老師，計然做的，而且說計然姓章，漢人所不知，唐人反能知之，其實文子本身，已是僞書，竊取淮南子的睡餘而成，何況憑空又添上一個不相干的人名呢。

五、從舊志或注家已明言是僞書，而信其說。如漢志已有很多注明依託，他所謂依託的，至少已辨別是假，那種書大半不存，存的必僞，又如顏師古注漢志孔子家語說：「非今所有家語。」他們必有所見，才說這個話，我們當然不能信他所疑的僞書，又如隋衆經目錄，編大乘起信論於疑惑類，說「徧查真諦錄，無此書。」法經著

隋衆經目錄時距真諦死不過三十年，最少可以證明這書不是真的。

六、後人說某書出現於某時，而那時人並未看見那書，從這上可斷定那書是僞。如僞古文尚書十六篇，說是西漢武帝時發現的，孔安國曾經作傳，東漢末馬融鄭玄又曾經作注，其實我們看西漢人引尚書的話，都不在僞古文十六篇之內，而馬融尚書注雖然佚了，現在也還保留一點，並沒有注那十六篇，他們常引佚書在今本僞古文十六篇之內，可見馬鄭以前的人並沒有看見今本僞古文尚書，一定是三國以後的人假造的，不但如此，杜預是晉初的人，他注左傳也常引佚書，而不言尚書，可見僞古文尚書還在他以後才出現，而造假的，偏想騙人，說是西漢出現的真書，誰肯相信呢。

七、書初出現已發生許多問題，或有人證明是僞造，我們當然不能相信。如張竊僞造的百兩尚書，不久即知其僞，尚書秦誓篇從河間女子得來，馬融當時便已懷疑，這種書若還未佚，我們應當注意。

八、從書的來歷曖昧不明，而定其僞。所謂來歷曖昧不明，可分二種，一是出現的，二是傳授的。前者如古文尚書，說是出於壁中，這個壁，不知是誰的壁，有人說秦始皇焚書，伏生藏書壁中，到了漢朝，除藏書之禁，打開壁，取出書來，却已少了許多了，有人說孔子自己先知將來有一個秦始皇會焚他的書，預藏壁中，到了漢魯共王，拆壞孔子的屋子，在壁間發現了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書，這二說都出於漢書，究竟那說可信呢？像這類出現的，來歷不明的很多，如尚書的舜典，說是從大航頭找得，其實不過把堯典下半篇分出來，加上二十八字，而另成一篇，又如張湛注列子，前面有一篇敘，說是當五胡亂華時，從他的外祖王家得來的孤本，後來南渡長江，失了五篇，後又從一個姓王的得來三篇，後來又怎樣得來二篇，真是像煞有介事，若真列子果是真書，怎麼西

晉人都不知道，有這樣一部書，像這種奇離的出現，我們不可不細細的審查，根究，而且還可以徑從其奇離而斷定爲作僞之確證。

至於傳授的曖昧，這類也很多，如毛詩小序的傳授，便有種種的異說，有的說子夏五傳至毛公，有的說子夏八傳至毛公，有的說是由衛宏傳出的，我們從這統緒紛紜上，可以看出裏面必有毛病，這種傳授時和出現的曖昧，都可以給我們以讀書得間的機會，由此追究，可以辨別書的真僞。

乙 從文義內容上辨別

上面講的注重書的來歷，現在講的注重書的本身，從書的本身辨別，最須用很麻煩的科學方法，方法有五，一從字句罅漏處辨別，作僞的人常常不知不覺的漏出其僞跡於字句之間，我們從此等小處著眼，常有重大的發現，其年代錯題者也可從這些地方考出，這又可分三種看法。

(子) 從人的稱謂上辨別 這又可分三種。

(A) 書中引述某人語，則必非某人作，若書是某人做的，必無『某某曰』之詞，例如繫辭文言說是孔子做的，但其中有許多『子曰』，若真是孔子做的，便不應如此，若『子曰』真是孔子說，繫辭文言便非孔子所能專有，又如孝經，有人說是曾子做的，有人直以爲孔子做的，其實起首『仲尼居，曾子侍』二句便已講不通，若是孔子做的，便不應稱弟子爲曾子，若是曾子做的，更不應自稱爲子而呼師之字，我們更從別的方法可以考定孝經乃是漢初的人所做，至少也是戰國末的人所做，和孔曾那有什麼關係呢。

(B) 書中稱諡的人出於作者之後，可知是書非作者自著，人死始稱諡，生人不能稱諡，是周初以後的通例。

管子死在齊桓公之前，自然不知齊桓公的諡。但管子說是管仲做的，却稱齊桓公，不稱齊君齊侯，誰相信。商鞅在秦孝公死後即逃亡被殺，自然無暇著書。若著書在孝公生時，便不知孝公的諡。但商君書說是商鞅做的，却大稱其秦孝公，究竟是在孝公生前著的呢？還是在孝公死後著的？

(C) 說是甲朝人的書，却避乙朝皇帝的諱，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漢後的書對於本朝皇帝必避諱，如晉書是唐人修的，所以避李淵李虎的諱，改陶淵明為陶泉明，改石虎為石季龍，假使不是唐人的書，自然不必避唐帝的諱。元經却很奇怪，說是隋朝王通做的，却也稱戴淵為戴若思，石虎為季龍，是什麼道理。又如漢文帝名恆，所以漢人著書，改恆山為常山，改陳恆為陳常，現在莊子裏面却也有陳常之稱，這個字若非漢人抄寫時擅改，一定這一篇或這一段為漢人所竄補的了。

(丑) 用後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這也可分三種。

(A) 用後代人名。例如爾雅一部分是叔孫通做的，一部分是漢初諸儒做的，大部分到了西漢末才出現，而漢學家推尊為周公的書，那書裏有『張仲孝友』的話，張仲分明是周宣王時人，周公怎麼能知道他呢？又如管子有西施的事，西施分明是吳王夫差時人，管仲怎麼能知道她呢？又如商君書有魏襄王的事，魏襄王的即在商鞅死後四十餘年，怎麼能够讓商鞅知道他的諡法呢？由這三條，便可證明爾雅非周公所作，管子非管仲所作，商君書非商鞅所作。

(B) 用後代地名。例如山海經說是大禹伯益做的，而其中有許多秦漢後的郡縣名，如長沙城都之類，可見此書至少有一部分是漢人所做或添補的。我們又可從地名間接來觀察左傳講的分野，那十二度分野的說

法，完全是戰國時的思想，因其以國爲界，把戰國時大國如魏、趙、韓、燕、齊、秦、楚，越等分配給天上的星宿，說某宿屬某國，可知是戰國時的產物。當春秋時，趙、魏、韓還未成國，越、燕還很小，怎麼可當星宿的分野呢？我們從左傳講分野這點，可以說左傳不是和孔子同時的左邱明做的，至少也可以說，左傳即使是左邱明做的，而講分野這部分，一定是後人添上去的。

(C) 用後代朝代名。我國以一姓興亡爲朝代，前代人必不能預知後代名，但是堯典却有「蠻夷猾夏」的話，夏乃大禹有天下之號，固然，秦以前的外民族號本民族爲夏，漢以後的外族稱本民族爲漢，唐以後的外族稱本族爲唐，我們現在還是自稱漢人，華僑現在還是自稱唐人，但都是後代人稱前代名，沒有前代人稱後代名的，堯典却很可笑，却預知本族可稱夏，這不是和宋板康熙字典同一樣笑話嗎？我們看那篇首不是分明說了「曰若稽古帝堯」麼，加以現在這層證據，可知一定是夏商以後，孔子以前的人追述的，而後人却說堯典等篇非堯舜的史官不能做到這樣好，豈非笑話。

(寅) 用後代的事實或法制。這可分二種。

(A) 用後代的事實。這又可分三種。

(a) 事實顯然在後的。如商君書有長平之戰，乃商鞅死後七十八年之事，可知是書是長平之戰以後的人做的，又如莊子說過「田成子殺其君十二世而有齊國」的話，自陳恆到秦滅齊恰是十二世，到莊周時代，不過七八世，莊周怎麼能知陳氏會有齊十二世呢？這可知那篇一定是秦漢間的人做的，否則不致那麼巧，又可知莊子雖然是真的，外篇却很多假的，必須細細考證一番。

(b) 豫言將來的事顯露僞跡的。這類左傳最多。左傳好言卜卦。卜卦之辭沒有不靈驗的。如陳敬仲奔齊。懿仲欲妻以女。占曰：『……有媿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和後來的事實一一相符。即使有先見之明。也斷斷不致如此靈驗。這分明是在陳恆八世孫以後的人從後附會的。那裏是真事。又如季札觀樂上國。批評政治的好壞。斷定人事的興衰。沒有一句不靈驗的。當時晉六卿還是全盛。他却說三家將分晉。當時齊田氏有齊以後的人追記其事時。樂得說好些以顯其離奇靈驗。我們正可以離奇靈驗的記載做標準而斷定這些話之靠不住。

(c) 僞造事實的。例如文中子中說把隋唐闖人都拉在他——王通——門下。說仁壽二年曾見李德林。又曾遇關朗。其實李德林之死。在仁壽二年之前九年。關朗乃早百二十餘年的人。何能看見王通。此外如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都說是王通的弟子。而他書一無可考。從各方面觀察。可知文中子中說是僞書。若真是王通做的。則王通是一錢不值的人。若是別人爲王通捧場而做的。則技倆未免太拙了。

以上三種。(a)是與事實不符。(b)是假託預言。(c)是純造謠言。只要我們稍爲留心。便可識破僞跡。

(B) 用後代的法制。例如亢倉子說『襄世以文章取士。』以文章取士。乃六朝以前所無。唐後始有。亢倉子是莊周的友。戰國時人。怎麼知有考八股的事呢。從此可知一定是唐以後的人做的。又如六韜有『帝避正殿』之事。避正殿乃先秦以前所無。漢後始有。六韜說是周初的書。周朝那有此種制度呢。從此可知是漢以後的人做的。凡是朝廷的制度法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可以此例做標準去考書的真僞和年代。

二從抄襲舊文處辨別。這可分三種。

(子)古代書聚斂而成的。戰國時有許多書籍並非有意作僞，不過貪圖篇幅多些，或者本是類書，所以往往聚斂別人做的文章在一處，這可分二種。

(A)全篇抄自他書的。例如大戴禮記有十篇說是曾子做的，而曾子立身篇却完全從荀子的修身大略兩篇湊成。我們已經知道荀子書是很少僞雜的，修身大略的見解尤其確乎是荀子的，那麼曾子立身篇一定是編大戴禮記的人抄自荀子無疑。又如韓非子初見秦篇完全和戰國策秦策一的第四段相同，只是這裏說是韓非的話，那兒又說是張儀的話，有點差異，其實韓非是韓的諸公子，不致說初見秦篇那種昧心話。去和敵國設計滅祖國，我們看那篇後的存韓篇，極力想保存韓國，便知韓非決不致有這樣矛盾的主張，那篇一定是編書的人抄自他書的。但戰國策本身和類書一樣，他把那篇嫁往張儀身上，其實篇中已有張儀死後四十九年的事，張儀怎麼能領受呢。大概初見秦篇本是單篇流行的無名氏游說辭，因為文章做得好，編戰國策和韓非子的人，便都把牠收入去了。此外又如鸚冠子分明是僞書，據韓愈所分前三卷，中三卷後二卷，而前卷完全自墨子抄來，實在太不客氣了。

(B)一部分抄自他書的。此類極多，例如商君書弱民篇「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以下一段又見於荀子議兵篇，批評各國的國民性，但荀子是真書，而且議兵篇是荀子和趙臨武君對談的話，口氣很順，商君書本身已有些部分可疑，而弱民篇又不似著述的體裁，我們可從此斷定是編商君書的人抄襲荀子的一段，此外也不多舉例了。

(丑)專心作僞的書剽竊前文的。有意作僞的人想別人相信他，非多引古書來攪雜不可，例如僞古文尚書

是東晉時人做的。因當時逸書很多，而造偽者只要有一點資料可採，便不肯放過。採花釀蜜似的，幾無痕跡可見。清儒有追尋偽古文出處的，也幾乎都能找到他的老祖宗。自宋儒程朱以來，所認最可寶貴的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據他們說，真是五千年前唯一的文化淵源了。但我們若尋他的出處，便知是從荀子解蔽篇論語堯曰篇的幾句話湊綴而成。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堯曰篇述堯命舜之言曰：「允執其中。」偽造者把二處的話聯綴一處，把之字改爲惟字，加上一句「惟精惟一」，便成了十六字傳心祕訣。其實那裏真有這回事呢？又如列子有士之三四和莊子相同，並且有全段無異的。列子雖似是莊子的先輩，但莊子敘述列子，是否和敘述混沌憊忽一般的是寓言，已是問題。假使真有列子其人，則莊子是盜竊先輩的書，而莊子決不致如此。莊子是創作家，文章思想都很好。我們看列子莊子大同小異處，列子或改或添總是不通。唐以後的古文家說列子的文章比莊子還更離奇，其實所謂離奇處正是不通處。我們從這上便正可以證明是列子抄莊子而非莊子抄列子了。

還有一個最奇怪的例，文字完全剽竊淮南子，差不多沒有一篇一段不是淮南子的原文，只把篇目改頭換面。如淮南子第一篇是原道，他却改爲道原，真是無聊極了。像這類的書，沒有一點價值可說，焚燬也不足惜。

（寅）已見晚出的書而勦襲的。例如焦氏易林說是焦延壽做的，焦延壽是漢昭帝宣帝時人，那時左傳未立學官，普通人都看不見。現在易林引了左傳許多話，其實左傳到漢成帝時才由劉歆在中祕發見。焦延壽怎麼能看見左傳呢？這分明是東漢以後的人見了那晚出的左傳才假造的。又如列子周穆王篇完全和穆天子傳相同，前人疑列子是假書，四庫全書提要因這層便說似是真書，其實我們却正可因這層說他必偽無疑。因爲

穆天子傳至晉太康二年才出土。偽造列子的張湛剛好生在其後不久。張湛見了穆天子傳，才造周穆王篇。和東漢後人見了左傳，才造易林，有什麼不同呢。

三、從佚文上辨別。有些書因年載久遠而佚散了，後人假造一部來冒替，我們可以用真的佚文和假的全書比較，看兩者的有無同異，來斷定書的真偽。現在分二種講。

(子)從前已說是佚文的，現在反有全部的書，可知書是假冒。例如偽古文尚書每篇都有許多話在馬融鄭玄杜預時已說佚文的，馬鄭在東漢且不能見全書，怎麼東晉梅賾反能看見呢？只此消極的理由，便可證明那書是西晉人假造的了。

(丑)在甲書未佚以前，乙書引用了些，至今猶存，而甲書的今本却沒有或不同於乙書所引的話，可知甲書今本是假的。例如竹書紀年是晉太康三年在汲冢魏家冢發現的，晉書束皙傳記其書和舊說不同的有夏年多殷，啓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事，當時很有人因此疑竹書爲僞，殊不知造僞者必不造違反舊思想之說，姑且勿論，今本却因其事違反舊說而完全刪改，一點痕迹找不着了，可知今本竹書紀年必不是晉時所發現的。又如孔子家語從前已說過，顏師古注漢書已說『非今所有家語』，古本真僞已不能確考，但左傳正義引觀周篇，說是沈文炳嚴氏春秋引的，杜佑通典六十九亦引了崔凱所引的，那些話都是今本所沒有，可知今本是假的，而造僞的王肅已不會見到古本，像這類古本雖佚，尙存一二佚文於他書，我們便可引來和今本比較，便考定今本的真僞了。

四、從文章上辨別。這可分四項。

(子)名詞。從書名或書內的名詞可以知道書的真偽。例如孝經。大家說是曾子做的。甚至說是孔子做好而傳給曾子的。姚際恆辨之曰：『諸經古不係以經字。惟曰易曰詩曰書。其經字乃俗所加也。自名孝經。自可知其非古。若去經字。又非如易書詩之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其大者言。故曰孝經。」此曲說也。豈有取「天之經」經字配孝字以名書。而遺去天字。且遺去「地之義」諸句者乎。』我們單根據這條。便可知孝經決不和孔子曾子有直接的關係了。

還有個可笑的例。釋迦牟尼講佛法。都由他的十大弟子傳出。所以佛經起首多引十大弟子的一人。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與大弟子某某俱……』十大弟子有一個叫做優波離。和婆羅門教的哲學書優波尼沙只差一字。現在有一部楞嚴經起首就說『如是我聞優波尼沙說。』竟把反對佛教的書名當做佛弟子的人名了。這種人名書名的分別。只要稍讀佛經者便可知。而偽造楞嚴經者竟混而為一。豈非笑話。

(丑)文體。這是辨偽書最主要的標準。因為每一時代的文體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別。即使甲時代的人模仿乙時代的文章。在行的人終可看出。譬如碑帖。多見多臨的人一看便知是某時代的產物。譬如詩詞。多讀多做的人一看便知是某時代的作品。造偽的人無論怎樣模仿。都不能逃真知灼見者的眼睛。這種用文體辨真偽或年代的工作。在辨偽學中很發達。漢書藝文志『大禹三十七篇』下。班固自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這類從文章辨說書的假冒。不止一條。後漢趙岐刪削孟子外篇四篇。說『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晉郭象刪削莊子許多篇。也從文體斷定不是莊子做的。偽古文尚書最初以有人動疑。也因為大誥洛誥多士多方太誥屈盤牙。而五子之歌大禹謨却可歌可誦。二者太懸殊了。如果後者確是

夏初的作品，這樣文從字順，而前者是商周的作品反爲難讀，未免太奇怪了。固然也有些人喜用古字古句，如樊宗師章太炎的文章，雖是近代而也很難讀，但我們最少可以看出是清朝人的文章。若指爲漢文，則終不似。而除這些人以外，大多數人的文章總是時代越近越易懂，僞古文尙書便違反了這個原則。那幾篇說是夏商的反較商周的爲易懂，所以不能不令人懷疑而辨僞了。

此外又如蘇軾說馬蹄篇和莊子他篇不似而以爲僞，固未必是，但莊子內篇和外篇文體不同，可知必非一人所作。又如孝經鬻子子華子充倉子，一望而知爲秦漢之文，非秦漢人不能做到那樣流麗。關尹子更可笑，竟把六朝人翻譯佛經的文體僞託先秦，所以我們從文體觀察，可使僞書沒有遁形，真妙的很。

上面辨的是關於思想方面的書。若從文體辨文學作品的真僞，則越加容易。例如古詩十九首，前人說是西漢枚乘做的，若依我的觀察，十九首的詩風完全和建安七子相同，和西漢可靠的五言詩絕異。西漢鑄歌如十八章音節腔調絕對不似十九首。東漢前期的作品亦不相類，十九首中如古洛東門北邙等名詞都是東漢以後才習用，也可作一證。即以文體而論，亦可知不特非西漢作品，且非東漢前期作品也。又如詞的起源，中唐劉禹錫白居易始漸漸增減詩句而爲之，字語參差，只有單調。到了晚唐才有雙調。李白生在中唐，却能做菩薩蠻憶秦娥那樣工整的雙調詞，豈不可怪。倘使李白的詞是真的，怎麼中唐至唐末百餘年間沒有一人能做他那樣的詞，一直到溫庭筠才試做，還沒有十分成熟呢。

真的講，像這種從文體辨僞書的方法，真妙的很，却難以言傳。但這個原則是頗撲不破的。如看字看畫看人的相貌，有天才或經驗的人暗中自有個標準，用這標準來分別真僞年代或種類，這標準十分可靠，但亦不可言。

說。只有多經驗。經驗豐富時。自然能用。我自己對於碑帖。便有這種本領。無論那碑帖。這樣的毫無證據。可供我們考其年代。我總可從字體上。斷定是何時代的產品。是何代前期的。或後期的。無論造偽碑帖的人。怎樣假冒前代。和真的混雜一起。我總可以分別他。孰真孰偽。辨古書的真偽和年代。我也慣用此法。

(寅)文法。凡造偽的。不能不抄襲舊文。我們觀察他的文法。便從何處抄來。例如中庸說是子思做的。子思是孟子的先生。中庸似在孟子之前。但依崔述的考證。中庸却在孟子之後。證據很多。文法上的。也有一個。崔述把中庸孟子相同的『在下位不獲乎上……』一章比較字句的異同。文法的好歹。說孟子『措語較有分寸……首尾分明。章法甚明。』中庸所用虛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適。』可見『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又如莊子和列子相同的前人。說是莊子抄列子。前文已講過。莊子不是抄書的人。現在又可從文法再來證明。莊子應帝王篇曾引壺子說『……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鏡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大約因衡氣機很難形容。拿這三淵做象徵。但有三淵便儘够了。偽造列子的。因爲爾雅有九淵之名。想表示他的博學。在黃帝篇便說『……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鏡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澗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沚水之潘爲淵。灑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竟把引書的原意。失掉了。真是弄巧反拙。誰能相信列子在莊子之前呢。又如賈誼新書早已佚了。今本十之七八。是從漢書賈誼傳抄來的。賈誼傳的事實言論。新書拿來分做十數篇。各有篇名。前人說是漢書採各篇成傳。其實如賈誼傳的治安疏。全篇文章首尾相顧。自然是賈誼的作品。而新書也分做幾篇。章法凌亂。文氣不接。割裂的痕迹顯然。賈誼必不致割裂一疏。以爲多篇。亦不致湊合多篇。以爲一疏。若是真的新書。還存在。一定有許

多好文章，不致如今本的疏陋。今本是後人分析賈誼傳而成，我們可無疑了。

(卯)音韻。歷代語言的變遷，從書本還可考見。先秦所用的韻和廣韻有種種的不同，那不同的原則都已確定了。例如「爲」「離」今在「支」韻，古在歌韻。三百篇易象辭都不以「爲」「離」叶「支」。「爲」必讀做「譎」「禾」。「離」必讀做「羅」。以「爲」「離」叶「支」韻的，戰國末年才有九歌少司命以「離」和「辭」「旗」「知」叶。離騷東君以「蛇」和「雷」「懷」「歸」叶。韓非子揚權篇以「離」和「知」「爲」叶。這些證據不能不令我們承認這個原則。我們翻回來，看老子却覺得奇怪了。那第九章「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竟把「知」字叶上文的「離」「兒」「疵」「爲」「雌」。我素來不相信老子是孔子的作品，這個證據亦很重要。從此可斷定老子必定是戰國末年的人做的。若是老子確是和孔子同時的老聃做的，便不應如此叶韻。可惜我們對於古語的變遷不能夠多知道。若多知道些，則辨僞的證據越加更多。現在單舉一例，做個嚆矢罷了。

五、從思想上辨別。這法亦很主要。前人較少用，我們却看做很好的標準，可分做四層講。

(子)從思想系統和傳授家法辨別。這必看定某人某書最可信。他的思想要點如何，才可以因他書的思想和可信的書所涵的思想相矛盾而斷定其爲僞。如孔子的書以論語爲最可信，則不能信繫辭。前面已講過，孔子是現實主義者，絕無談玄的氣味，而繫辭却有很深的玄學氣味。和論語正相反。我們既然相信論語，最少也認繫辭不是孔子自己做的。否則孔子是主張不一貫而自相矛盾的人。這又於思想系統上說不過去了。又如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是最好的從思想上辨別的例。雖不很精，但已定晏子春秋是齊人治墨學者所假託。

因書中有許多是墨者之言，而晏子是孔子前輩，如何能聞墨子之教，那自然不是晏子自做的書。

又如老子，說就是老聃做的，到底是否孔子問禮的老聃，有沒有老聃這個人，且不問，假使我們相信有這人，孔子果真問過禮，那末，禮記曾子問所記孔子老子問答的話，也不能不認爲真，若認爲真，那麼，那些話根本和老子五千言不相容，曾子問的老聃，是講究禮儀小節的人，決不配做五千言的老子，做五千言的人，方且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那有工夫和孔子言禮，老子五千言到底是誰做的，我們不能知道，但從此可知，決非孔子問禮的老聃做的。

又如尹文子思想很好，而絕對不是尹文子做的，莊子天下篇以尹文子和宋鉞對舉，說他「……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可知他很有基督教的精，標出一二語而推行出去，不欲逐物苛察，決不似名家，但後人都認他爲名家，今本尹文子亦是名家言，我們相信天下篇的，便不能相信今本尹文子是尹文子的作品，因爲書上的思想顯然和天下篇說的不同。

以上是先秦各書的例，以下舉二個佛經的例，前面已講過起信論楞嚴經是假的，種種方面都可證明，而最主要的還在思想上根本和佛經不相容，起信論講「無明」的起源，說「忽然念起，而有「無明」。」佛教教理便不容有此，因爲佛教最主要的十二因緣，無論何派都不能違背這個原理，十二因緣互相對待，種種現象由此而起，沒有無因無緣忽然而起的事物，主觀和客觀對待，離則不存，一切法都由因緣而生，起信論「忽然念起，而有「無明」的思想，根本和佛理違反，當然不是佛教的書，楞嚴經可笑的思想更多，充滿了「長生」，「

神仙」的謊誕話頭，顯然是受了道教的暗示，剽竊佛教的皮毛而成。因為十種仙人，長生不老，都是道教的最高企冀。佛教却看輕神仙靈魂生命，二者是絕對不相容的。真正佛經並沒有楞嚴經一類的話，可知楞嚴經是假書。

從傳授家法上也可以辨別書的真偽。漢朝諸儒家法很嚴，各家不相混淆。申培是傳魯詩的人，劉向是他的後起者。假使申培詩說未亡，一定和劉向的見解相同。和齊詩韓詩殊異。和毛詩更不知相差幾千里。而今本申培詩說却十分之九是抄襲毛詩。毛詩和魯詩相反。申培如何會幫助毛詩說話。我們更從別方面，已證明今本申培詩說是明人假造的。這也是個證據。

(丑)從思想和時代的關係辨別。思想必進化，日新月異。即使退化，也必有時代的關係。甲時代和乙時代的思想，必有關聯影響，相反相成，不能無理由的發生。乙時代有某種思想，一定有他的生成原因和條件。若沒有便不生。倘使甲時代在乙時代之前，又並沒發生某種思想之原因和條件，却有涵某種思想的書說，是甲時代的那部書必偽。例如列子講了許多佛理，當然是見了佛經的人才能做。列子是戰國人，佛經到東漢才入中國。列子如何得見佛經。從前有人說：「佛教何足奇，我們戰國時已有列子講此理呢。」其實那裏有這回事。我們只從思想突然的發生這層已足證明列子是假造的了。固然也許有些思想，中外哲人不約而同的偶然默合。但佛教的發生於印度，創造於釋伽牟尼，自有其發生之原因和條件。戰國時代的中國完全和當時的印度不同，並沒有發生佛理的條件和原因。列子生在這種環境，如何能發生和佛理相同的思想呢。

又如陰陽家的思想，乃鄒衍所創。鄒衍以前從沒有專講陰陽的書。詩論語孟子和易的卦辭爻辭絕對不講。易

的象辭象辭也只是泰否二卦提及了這二字。繫辭文言却滿紙都是講陰陽了。從前的陰陽二字只表示相反，並無哲學的意味。繫辭文言却拿來做哲學上的專名了。這分明告訴我們，卦辭爻辭是一個時代的產品。象辭是一個時代的產品。繫辭文言是一個時代的產品。並不是同一時代的。這又分明告訴我們，繫辭文言受了鄒衍的影響很深，也許是陰陽家——儒家的齊派——做的。時期在戰國後期，因為思想的發生是有一定的次序的。

又如管子非難「兼愛」「非攻」之說，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問題。「兼愛」「非攻」完全是墨家的重要口號。墨家的發生，在管仲死後百餘年。管仲除非沒有做管子，否則怎麼能知道墨家的口號呢？這可知管子不是管仲做的，他的成書一定在墨家盛行之後。

又如老子拚命攻擊仁義，更有意思。孔子以前，無人注意「仁」的重要。自孔子始以「仁」為人格最高的標準。和「智」「勇」對舉。孟子以前，無人同時言「仁義」。自孟子始以「義」和「仁」同等的看待。做人格的標準。孔子最大的功勞就在發明仁字。孟子最大的功勞就在發明義字。自此以後，一般人始知仁義的重要。老子倘使是孔子前輩老聃做的，那時孔子也許還未提倡仁字。孟子還沒有出世。「義」字也還沒有有人稱用。那麼老子攻擊仁義，不是「無的放矢」。麼？從這上，我們可以斷定，老子不但出於孔子之後，而且更在孟子後。還有老子有句「不尚賢，使民不爭」的話。「尚賢」乃是墨家的口號。墨家發生在孔子之後，這也是老子晚出的小小證據。和上例同一理由，說到仁義二字，又想起繫辭曾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對舉，始自孟子。前面已講過，那麼繫辭是孟子以後的人做的，也可以由此斷定。從上面諸例，可知我們注意思想和時代的

關係。去辨古書的真偽和年代，常有重要的發現和濃厚的趣味。

(寅)從專門術語和思想的關係辨別。例如今本鄧析子第一篇是無厚，有人說鄧析爲「無厚」之說，到底鄧析著了書沒有，本是問題。許是戰國時人著書託名鄧析，亦未可知。「無厚」是戰國學者的特別術語，墨經「端體之無厚而最前者也。」莊子人間世「以無後入有間。」無厚的意義，墨經說解做幾何學上的「點」，無面種的可言。莊子譬做極薄的刀鋒，無微不入，只是一種象徵，戰國名家很喜歡討論這點，這無厚的意義也是學者所俱知的。鄧析子既號稱是名家的書，對於這點應該不致誤解。不料今本却很使人失望，無厚篇開頭便說「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竟把厚字當作實際的具體的道德名詞看，把無厚當做刻薄解，這種淺薄的思想，連專門術語也誤解誤用，虧他竟想假託古書，從這點看，鄧析子既不是鄧析的書，也不是戰國人所偽造，完全是後世不學無術的人，嚮壁虛造的像這類不通的書比較少，現在也不多舉例了。

(卯)從襲用後代學說辨別。這雖和思想無大關係，但也可以辨真偽，如子華子是偽書無疑，作偽的不是漢人，不是唐人，乃是宋人，不是南宋人，乃是北宋人，怎麼知道，因爲那書裏有許多抄襲王安石字說的地方，字說到南宋已不行於世了，所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斷定他是北宋末年的人假造的，又如申培詩說，前面已講過是偽書，他又抄襲朱熹毛詩集傳之說，可知一定是南宋以後的人所偽造，又如孔叢子「禮於六宗」之說完全和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及偽孔子家語相同，可見也是西晉以後的偽書。

以上講的是辨真偽考年代的五大法門，我們拿來使用，對於古書才有很明瞭的認識，這是我們最須記住的。

一章。

第五章 偽書的分別評價

偽書非辨別不可。那是當然的。但辨別以後，並不一定要把偽書燒完。固然也有些偽書可以燒的。如唐宋以後的人所偽造的古書，但自唐以前或自漢以前的偽書，却很可寶貴。又當別論。其故因為書斷不能憑空造出，必須參考無數書籍，假中常有真寶貝。我們可把他當做類書看待。戰國人偽造的書，一定保存了秦始皇焚書以前的資料。漢人偽造的書，一定保存了董卓焚書以前的資料。晉人造偽的書，一定保存了八王之亂以前的資料。因為那些造偽的人生在焚書之前，比後人看的書多些。例如偽古文尚書採集極博，他的出處有一大半給人找出來了。還有小半找不出，那些被採集而亡佚的書，反賴偽古文尚書以傳世。又如列子是偽書，裏面的楊朱篇也有人懷疑。但張湛偽造列子時，誰敢擔保當時沒有他書記載楊朱學說。誰敢擔保張湛不會剽竊那書。以做楊朱篇同剽竊穆天子傳以做周穆王篇一樣。現在楊朱學說除了列子那篇以外，更沒有什麼可考。那篇當然在可寶貴之列。像這類的偽書，可以當做類書用。其功用全在存古書。這是一種。

偽書第二種功用是保存古代的神話。拿神話當做歷史看，固然不可。但神話可以表現古代民衆的心理。我們決不可看輕。而且有許多古代文化，別無可考。我們從神話研究，可以得着許多暗示。因而增加了解。所以今日學者有專門研究古民族的神話的。偽書中如讖緯一類，保存古神話不少。我們拿來當小說讀，也許可以知道些古代的文化，和古民族的心理。

偽書第三種功用是保存古代的制度。如周禮一書。雖然決不是周公所作。是偽託的書。而那種精密的政制。偉大的計劃。是春秋以前的人所夢想不到的。可知必曾參考戰國時多數的政制。取長去短。而後成書。而戰國政制。賴以保存的一定不少。偽造的人雖不知名。但必是戰國末至漢初的人。那個人的理想。安排到書裏的自然很多。那種理想的政制。總不免受有時代的影響。我們既佩服那種理想。又可以跟著探知當時的政制。我們拿周禮當做周公時代的政制看。自然錯了。周禮也就毫無用處。若跟著周禮去研究戰國至漢初的政制。那末。周禮再可寶貴沒有了。這類保存古代制度的偽書很多。只看我們善用不善用。

還有一種保存古代思想的功用。也是偽書所有的。例如列子。我們若拿來當做列禦寇的思想看。那便錯了。若拿來當做張湛的思想看。再好沒有了。若拿來和老子莊子放在一起。那又錯了。若拿來和王弼老子注何晏論語注放在一起。却又很有價值了。又如起信論楞嚴經。我們根據來研究印度的佛教思想。固然不可。若根據來研究中國化的佛教的一種思想。却又是極重要的資料了。像這類。造偽的人雖然假託別時別人。我們却不和他這樣說。單要給他脫下假面具。還他的真面目。一面指出他偽造的證據。宣布他的罪狀。一面還他那些賣出的家私。給他一個確定的批評。這麼一來。許多偽書都有用處了。造偽的人隱晦的思想也宣顯了。

由上面四點看。偽書有許多分明是偽而仍是極端有價值的。我們自然要和沒有價值的分別看。但當偽書的真偽和年代未曾確實證明之先。評定價值是不容易的。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總論完

附宋胡姚二家所論列古書對照表

諸子辨語		四部正譌		古今僞書考	
所辨的書名	判語	所辨的書名	判語	所辨的書名	判語
陽子 管子 晏子 老子 文子 關尹子 亢倉子 鄧析子 鬻冠子 子華子 列子 曾子 管子 子思子	其徒所記漢儒補綴 非管仲自作 非晏嬰自作 疑 非計然所著 僞 僞 真 真 僞 後人會粹而成 非管子自作 非管偃自作 非子思自作	陽子 管子 晏子 文子 關尹子 亢倉子 鬻冠子 子華子 列子	僞殘 真僞相雜 同右 駁雜 僞 僞益 僞雜以真 僞 真雜以僞	陽子 管子 晏子春秋 文子 關尹子 亢倉子 鬻冠子 子華子 列子	僞 真雜以僞 後人採摭行事篇之 不全僞 僞 僞 僞 僞 僞 僞

古書真僞及其年代

慎子	真	盜跖漁父讓王疑後人所勸入	抱朴子內外篇	真	劉子新論	偽	真雜以偽
莊子	真						
墨子	真						
鬼谷子	真	鬼谷子		偽		偽	未知誰作
孫子	真	孫武		無可疑		偽	
吳子	真	吳起		編戰國人授其議論成		偽	
尉繚子	真	尉繚		無可疑		偽	
尹文子	偽					偽	
商子	真					偽	
公孫龍子	真					偽	
荀子	真						
韓子	真						
燕丹子	偽						
孔叢子	偽	孔叢子		真疑偽		偽	
淮南鴻烈解	真						
揚子法言	真						
抱朴子	真	抱朴子內外篇		真			
劉子	非劉焯作	劉子新論		非劉焯作		未知誰作	

文中子	天隱子	玄真子	金華子	齊丘子	鑿開子	周子通書	子程子 <small>(一名程子粹言)</small>
偽	疑	真	真	偽竊	真	真	真中有偽
文中子	化書	連山易	歸藏易	子夏易	周易乾鑿度	乾坤鑿度	三墳
真偽相雜	竊	偽	偽	偽中偽	偽	偽中偽	偽
文中子	化書	子夏易傳	易乾鑿度	古三墳書	關朗易傳	元命包	尙書孔安國序
偽	未知誰作	偽	偽	偽	偽	真疑偽	疑

三略 六翰

後人依託
後人依託

三略 六翰

越絕書

素問

靈樞

魏公子無忌

莫弘

范蠡

大夫種

公孫缺

廣武君

韓信

神農

黃帝

風后握奇經

力牧

蚩尤

封胡

偽

非堯上老人作偽釋

以虞東漢人據伍子胥謂

飾易名六朝以後據內經說

辨易名

秦漢游俠依託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漢游俠依託

同右

依託九荒唐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六翰

黃石公三略

越絕書

黃帝素問

靈樞

偽

偽

書不偽但非子貢子

胥作

偽

偽

風后握奇經

李衛公問對

後人依託

十洲記	神異經	宋玉子	燕丹子	山海經	楚辭	晉史乘	穆天子傳	黃帝內傳	無名子	廣成子	李衛公問對	孫子(孫臏)	黃石公素書	武侯心書	武侯十六策	項王	鬼臾區
-----	-----	-----	-----	-----	----	-----	------	------	-----	-----	-------	--------	-------	------	-------	----	-----

偽託	偽託	偽	損而成	戰國好奇之士雜錄 奇書而成	偽	偽	周穆王史官所記	偽	偽	偽	偽	偽	偽	偽	偽	偽託	同右
----	----	---	-----	------------------	---	---	---------	---	---	---	---	---	---	---	---	----	----

十洲記	神異經			山海經	楚辭	晉史乘	穆天子傳				李衛公問對		素書	心書			
-----	-----	--	--	-----	----	-----	------	--	--	--	-------	--	----	----	--	--	--

偽	偽			書不偽但非禹伯益作	偽	偽	後人作				偽		偽	偽			
---	---	--	--	-----------	---	---	-----	--	--	--	---	--	---	---	--	--	--

趙飛燕外傳	偽	
魯史記	偽	
西京雜記	未知作者是在昉或 祖同	西京雜記
述異記		
列仙傳	偽	列仙傳
牟子論	偽	
洞冥記	偽	洞冥記
漢武內傳	偽	漢武故事
拾遺記	偽	
梁四公記	偽	
隋遺錄 <small>(一名南 都觀花錄)</small>	偽	
開元天寶遺事	偽	
廣陵妖亂志	誦謗之詞	
瀟湘錄	最鄙誕作者不一說	
牛辛日曆	託名	
龍城錄	據名	
續樹堂錄	據名	
白猿傳	託名	

翠雲賦

託名

雲仙散錄

前六卷偽

清異錄

眞

艾子世傳

偽

鍾呂傳道集

偽

香奩集

託名

魏文詩格

偽

李嶠詩評

偽

二金針傳

偽

歐陽修杜詩注

偽

蘇氏杜詩注

偽

洞極

偽

司馬稱直兵法

疑亦非偽

司馬法

眞雜以偽

通玄經

同右

潛虛

眞疑偽

春秋繁露

託

周書

眞

紀年

眞

司馬法

偽

春秋繁露

書不偽書名偽

汲冢周書

漢後人假效爲之

竹書紀年

後人增改

天祿閣外史	偽
十六國春秋	偽
致身祿	偽
隆 <small>小</small> 集	偽
於陵子	偽
石中星經	偽
周髀算經	偽
撥沙經	偽
神農本草	偽
秦越人難經	偽
脈訣	偽
博物志	偽
杜律虞志	偽
三禮考注	真雜以偽
賈誼新書	偽
傷寒論	偽
金匱玉函經	偽
爾雅	書不偽但非周公作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卷二）

梁任公教授演講 姚名達筆記

分論

前幾次的講演已把總論講完了，自此以後所講的就是分論。我想把重要的偽書一部一部的辨個清楚。但是古書的範圍太空泛了，古書須辨別真偽和年代的太繁多了，須有個界限才對。我現在想用兩個標準，一是書的性質，以經部子部做範圍，二是書的時代，以兩漢以前做斷限，因為兩漢以前的經書子書偽的最多而其影響也最大。最值得我們去辨別考證，當然造偽辨偽的人雖生在三國六朝以後而其所造所辨的書是被認為兩漢以前的，我們也不能屏除於講演之外，這是以書為主，不是以人為主。本學期間間不多了，自然不能講完全書，我打算把經書講完，子書以俟異日。

第一章 易

易雖似一完書，內容却很混雜，要分做若干部分來講才對，因為這書不是一時代一個人做成的，所以問題很多，應該把各部分逐一的審查辨別一番，現在先把這書各部分的内容講講。且拿乾卦做個例，最先只有三橫畫，便是八卦的一個，後來三橫疊上三橫，便是六十四卦的一個，那一橫一橫

的叫做爻。六爻相疊便是卦了。乾卦六爻的下句話。『乾元亨利貞。』後人叫做卦辭。卦辭下面。『初九潛龍勿用。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見羣龍無首吉。』後人叫做爻辭。六十四卦合併便是所謂『易經。』此外還有十種文辭。拿來解釋易經的。象上。象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後人總叫做十翼。也叫做傳。或易傳。或易大傳。像這樣混雜的書當然不是一時代的一個人做的。

我們再把易的篇卷次第考察考察。也可以發現『易很凌亂』的感想。漢書藝文志說。『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註。『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那是最初的篇數。可見十翼是各自成篇的。我們看古書的註解一定和本書分離。可知十翼最初也不附在各卦之下。三國志魏高貴鄉公傳有一段笑話可以證明。象家在兩漢以前是獨立成篇的。高貴鄉公問易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家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可見象象最初並不分繫各卦之下。文言原也獨立成篇。到了三國王弼才分繫乾卦坤卦之下。從來唐孔穎達作正義。便寫王本。但自隋書經籍志以後。各種書目所載易的卷數都不同。現在的通行本——十三經注疏本——的篇卷次第大概還是王弼的原樣子。把象象分做大象小象大象小象。大象大象解卦辭。小象小象解爻辭。都繫在各卦卦辭爻辭之後。又把文言放在乾坤二卦下面。全書共計經的方面六卷。包括卦爻。卦辭。爻辭。大象。小象。大象。小象。文言等傳的方面五卷。繫辭上。繫辭下。說卦。序卦。雜卦。各佔一卷。和漢志的十二篇大大不同了。我們這樣把易的本來篇第和現在內容講清楚了。才可以考證各部分的真偽和年代。現在先看前人的說法怎樣。第一問題。卦是什麼人畫的。人人都知道是伏羲。但不過是相傳之說。無法證實的。起初只有八卦。後來有

人把八卦互相重疊爲六十四卦。那重卦的人是誰，有種種說法。司馬遷說是周文王，鄭玄說是神農，班固王弼說是伏羲，孫盛說是夏禹，卦辭爻辭的作者也未有定論。繫辭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已不能確定，所以用疑詞。後人却從這幾句話揣想，說卦辭爻辭都是周文王做的。馬融陸績等又因爻辭有文王以後的事，而以爲是周公做的。文王只做了卦辭。象象以下的十翼，自司馬遷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以後，後人都說是孔子做的。據我的意思，伏羲這個人，有沒有還是疑問，不能確定。八卦是他畫的，但八卦是古代的形象文字，却很可信。我們看坎離二卦便知道。坎卦作☵，三象水，最初的篆文水字也作☵，後來因寫字的方便，改作☵，却失了本意了。離卦☲，三象火，篆文作火，也有先後的源流關係。至於取八個象形文字當作占卜用，什麼時代才有，已不能肯定了。但遲到殷代已很發達，我們看殷墟發現的卜辭便可知道。

接着的便是六十四卦，是何人所重的問題。殷墟發現的卜辭沒有六十四卦的名稱，似乎繫辭說是殷周之間很有幾分可信。後人因此把這種重卦的事體放在周文王身上，雖然比放在伏羲神農身上更好些，可還不能十分無疑。至於卦辭爻辭，後人有的說是文王一個的作品，有的說是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都一樣的沒有證據。我們看卜辭是殷朝後半期的作品，還沒有六十四卦和卦辭爻辭。左傳是春秋戰國間的作品，他所根據的是魯史記，已引用了許多卦名卦辭爻辭，而且時代很早，地域很廣，可見自殷末至春秋，由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加上卦辭爻辭，慢慢的發明，應用而推廣了。發明的時期，大約總在周初，發明的人物，却不能確定是周文王和周公。

十翼是易的重要部分。到底是誰做的。自史記孔子世家記了一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以後，後人都相信是孔子做的了。其實這句話從文法上講，也可作種種解釋。(甲)「喜」字是動詞。「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都是平立的名詞。那麼那些名詞是「喜」字的目的格。孔子不過喜觀那些東西罷了。並沒有做什麼。(乙)「易」字下斷句。「序」字作動詞用。「彖繫象說卦文言」是名詞。那麼孔子不過序了彖繫辭說卦文言罷了。序卦雜卦都和孔子沒有關係。(丙)把「喜」「序」「繫」「說」「文」五字都當作動詞看。那麼孔子不過序了彖繫了象說了卦文了言。而繫辭序卦雜卦都和孔子沒有關係。這三種說法都有解不通處。都有和前人說法衝突處。直是不容易解決。我們更進一步看。孔子和易到底有何等關係。我們不能重大的懷疑。論語是孔子唯一可靠的書。從沒有一句說及孔子曾經作易十翼。只有一章「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提起了「易」字。司馬遷史記所說「孔子喜易」大概是從此推想出的。其實這一章便未必根本可靠。據漢末鄭玄所見的論語。這章便沒有「易」字。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我們從文法上。文義上看。「亦」都比「易」字好。倘使古本論語真是有「亦」無「易」。那麼論語竟沒有一字及易了。這是我們懷疑孔子和十翼並無關係的第一理由。還有孟子是一生誦法孔子的人。他的書裏並沒有一字說到孔子曾作易十翼。「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他常說的話。不應孔子作了易。而他反一言不及。這是我們懷疑孔子和十翼並無關係的第二理由。

更有一點可使我們的懷疑心擴大而堅決的。晉書束皙傳說「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

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假使汲冢並無易經。那還可說魏王不喜易。所以不拿易來殉葬。但是我們知道事實上並不如此。汲冢分明有易經。爲什麼却沒有十翼呢。晉書「周易」二字似是指十翼。而汲冢的易繇陰陽卦二篇只和「周易」略同。而且繇辭還是不同。當然不是現在的十翼任何部分。卦下易經的體裁雖似說卦而晉書分別說了不同。當然也不是現在的說卦。魏是子夏傳經之國。魏襄王是距子夏不遠之人。倘使孔子做了十翼。子夏不容不傳。魏襄王不容不見。爲什麼汲冢有公孫段的書。反沒有孔子的十翼。雖然也許十翼剛好給發冢的人當燈火燒了。但「十翼或出於魏襄王之後」的假定。我們總可以成立。這是我們懷疑孔子和十翼沒有關係的第三理由。

上面的二段是籠統的懷疑十翼。現在且單把說卦序卦雜卦說一說。本來史記孔子世家便沒有提及雜卦。雜卦自然不是孔子做的。序卦雖然提及了。却只有一序字。序字做動詞用。做名詞用。還是問題。說卦已經史記說明白了。似乎無疑。但隋書經籍志曾說：「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問題便又發生而且複雜了。隋志說說卦有三篇而現在只有一篇。那三篇是並序卦雜卦而言呢。還是古代的說卦原有三篇。那河內女子無姓無名。他得書的時代事蹟全無根據。這種來歷曖昧不明的東西。我們萬不敢相信。

總結上面各段的話。漢書藝文志的易經十二篇不說是汲冢所發現的諸種。也未必就是現在的通行本。十翼大約出於戰國後半期。也許有一小部分出於孔子。還有一部分是漢後才有的。易經本身二篇。前面早已辨清楚了。現在且把古來辨別十翼的源流略講一下。

最初懷疑十翼的一部分不是孔子做的是北宋歐陽修。他做了一篇易童子問。根本否認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孔子做的。他的理由很多。第一。那幾篇的話都繁衍叢勝。常常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若說是本來是諸家說的話。前人所以釋經。選擇不精。還不足怪。若說是一個人說的。必不致這樣繁衍叢勝。若說以為是孔子做的。那就大錯了。孔子的文章如象象春秋。話越簡。義越深。必不致這樣繁衍叢勝。第二。那幾篇的話。常常自相矛盾。似乎不近人情。人情常恐別人攻擊他的偏見。沒有不想他的書留傳後世的。還肯自己說些自相抵牾的話。而使人不信他的書麼。這樣東一句。西一句。忽然這樣說。忽然又那樣說。當然不是一個人的話。還是孔子做的麼。第三。那幾篇的話和孔子平生的話不像。孔子的話。論語所記最可信。論語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繫辭却說『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二者比較。大大的不同。我們相信論語。論語有可使我們信的價值和證據。自然不能信繫辭等篇是孔子做的。第四。那幾篇常把常人之情去推聖人。不自知其錯誤。如云『知者觀乎象辭。則思過半矣。』『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告。』都是第五。那幾篇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而乾坤無定策。這是筮人都可以知道的。而那作者反不知。第六。當左氏傳春秋時。世尙未認文言是孔子做的。可見說文言是孔子做的。出於後人揣測之辭。並非真相。第七。那幾篇有許多『何謂』『子曰』。分明是講師講書時的話。怎麼會是孔子說的呢。第八。說卦雜卦分明是筮人的書。那更不用辨了。

到了南宋葉適著記學習言。其第四卷專辨繫辭以下和象象的不合。也斷定繫辭以下不是孔子做的。又謂『上下繫說卦淨稱泛指。去道雖遠。猶時有所明。惟序卦最淺。於易有害。』其後有趙汝談著南塘易說。專辨十翼

非孔子所作。比歐陽修棄道還更徹底。可惜那書失傳了。到了清初姚際恆著《易傳通論》也不信《易傳》是孔子作品。可惜那書也失傳了。

據以上各說。除了象象還無人否認是孔子作品外。其餘幾乎同孔子沒有關係。那末。其餘各篇到底是那一家。的學說呢。據我個人的意見。繫辭文言以下各篇是孔門後學受了道家。和陰陽家的影響而做的書。繫辭文言。更是明顯。他裏面分明有許多『子曰』。『若是孔子做的書。豈有自稱『子曰』之理。文言裏有這類的話。』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分明是問答的體裁。當然不是著述體。這足見是孔門後學所記的了。莊子天下篇說『易以道陰陽』。易的卦辭爻辭絕無陰陽二字。象象才略有繫辭文言便滿紙都是了。陰陽之說。從鄒衍始有。可見繫辭是受了鄒衍一派的影响才有的。儒家不言鬼神生死。不涉玄學の意味。繫辭文言却不然。深妙的哲理每含於辭意之間。分明是受了道家的影响才有的。孟子言仁義。從前並無人言仁義。繫辭文言却屢次言及。可見作者對於孟子的學說也有研究。這些理由足以證明繫辭文言出於道家。陰陽家已盛之後。即孟子之後。

至於說卦序卦雜卦即使是真的。也還在繫辭文言之後。都和孔子無直接的關係。或許和孔子有直接的關係。只有象象。因為歷來都說象象都是孔子自己做的。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到有力的反證。而且象象的話都很簡單古拙。和論語相似。他所含的意義也沒有和論語衝突處。講陰陽的話。帶玄學性的話。很少很少。似乎沒有受陰陽家道家的影響。在沒有找出是別一個人做的的證據以前。只好認做孔子的作品。

易的本身原無哲學意味。不過是卜筮的書。如現在各廟宇的籤簿一樣。卦辭爻辭便是籤上的判語。拿來斷吉

凶的。當然各地用的籤簿不必全同，籤上的判語也不必全同，所以左傳所引的繇辭多有和今本易經不合，而汲冢發現的易繇陰陽卦二篇的繇辭也合今本易經不合。今本易經只不過是當時許多種幸存的一種，後人思想進化，拿來加上哲學的色味，做陸續做出了象象繫辭文言等篇。不幸史記有『孔子晚而喜易』的話，以後的人便把帶哲學意味的象象繫辭文言和亂七八糟的說卦序卦雜卦都送給孔子，認作研究孔子的重要資料，而不知繫辭以下都和孔子無關。繫辭文言的本身自有他的價值，原不必依託孔子，他解易的意義對不對，合不合孔子的見解，我們可以不管，他有許多精微的話，確乎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產品，比從前更進化了。我們一面不可迷信『孔子作十翼』的古話，一面不可以爲繫辭文言不是孔子做的便無價值。我們應該把畫卦歸之上古，重卦做卦辭爻辭歸之周初，做象辭象辭暫歸之孔子，繫辭文言歸之戰國末年，說卦敘卦雜卦歸之戰國秦漢之間，拿來觀察各時代的心理，宇宙觀和人生觀，那便什麼都有價值了。

除了易經易傳以外，還有『連山歸藏周易』的問題。自從周禮講了這三易之名以後，漢書藝文志並沒有說有什麼連山歸藏的書。隋書經籍志却有歸藏十三卷，又說『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下筮，不以聖人之旨』。唐人已相信是真書了，連山更沒有人說，只是隋劉炫因想得獎而偽造了一部，當時也發覺了，這二書至今尚存，我們別上他的當。前人把『周易』的『周』字看做周朝的『周』，心想周有易，夏商亦必有易，所以周禮有『夏連山歸藏』的話，其實周易的周字只是普遍周遍的意思，絕對不是朝代的名，這點我們也得明白。

自北宋以後講易的人同時必講河圖洛書和太極圖，從前並沒有，只因爲繫辭說了『河出圖洛出書』，『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的話。宋人便無中生有的造出河圖洛書太極圖來。其實我們只要一考，便知是五代道士玩的把戲，並不是儒家的東西。最初是陳搏著了一部易龍圖，傳給种放，种放傳給李溉，李溉傳給許堅，許堅傳給范鏗，范鏗傳給劉牧，劉牧作易數鉤隱圖，完全以河圖洛書解易，到了南宋朱熹也非常迷信是說他的易學啓蒙第一篇便是本圖書。自後數百年，因朱熹在學術界之勢力太大，沒有人敢反駁，大家都把河圖洛書太極圖看做深奧神祕的學問，一直到清初，才有幾個大師不約而同的起來發難。第一個是黃宗羲，著易學象數論，第二個是黃宗炎，著圖書辨惑，第三個是毛奇齡，著河圖洛書原舛編，第四個是李塨，著周易傳註，第五個是胡渭，著易圖明辨，第六個是張惠言，著易圖條辨，各各拿出極充分的理由，辨白宋人的附會，證明河圖洛書太極圖之本無深意，其中尤以易圖明辨為最透徹博洽，他們竟把數百年烏煙瘴氣的謬說打倒了。在清初朱學盛行的時候，那種工作實很重要，現在案既論定，我們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便够了。

此外還有子夏易傳、焦氏易林二書都是假的。漢書藝文志並無子夏易傳。隋書經籍志才有宋陳振孫已發其僞，明胡應麟、清姚際恆都曾再加證明。焦氏易林的假，到清初顧炎武才發現，姚際恆也再加證明，現在都無問題了。

第二章 尙書

尙書是中國最古的書，先秦以前只叫做書。漢初才加一個尙字。關於他的問題最為複雜，自古至今，造僞辨僞的工作，再沒有比他費力的。自從漢初伏生傳出二十八篇以後，陸續發生了六次輾轉的事件，第一次漢景帝

武帝間——或說是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三篇。第二次，劉歆說，武帝末，魯恭王發孔子壁，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拿秦讀，比伏生所傳多十六篇。第三次，漢成帝時，張霸偽造百兩篇。第四次，東漢杜林在西州得漆書尚書。第五次，東晉初，梅賾獻尚書五十八篇。和孔安國的傳。第六次，南朝齊建武中，姚方興在大窟頭得舜典，此舊文多二十八字。這些事件，有的當時便破了案，知道是造偽的人玩的把戲。有的經過了千年或百年，多數學者的爭辨審判，才得著最後的定讞。自從唐初孔穎達作九經正義，陸德明作經典釋文，都採用梅賾的五十八篇以後，一直到清末，歷代都當做寶典看。想從科舉出身的人，萬不敢絲毫的蔑視。這部書的勢力，簡直超過了一切經典。中間雖經受了許多強有力的攻擊和宣告死刑的判決，而得有帝王卿相的庇護，始終頑抗。所以我們講到這書，最要聚精會神，去徹底研究。現在先把各種不同的篇目列表如左。

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	孔安國所傳古文五十七篇	梅賾所傳偽古文五十八篇
堯典	堯典	堯典
	舜典	舜典 <small>(分自堯典之下半姚方興後又加上二十字於篇首)</small>
	汨作	
	九共 <small>(共九篇)</small>	
	大禹謨	大禹謨
皋陶謨	皋陶謨	皋陶謨

禹貢

湯誓

盤庚

棄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盤庚(共三篇)

益稷(分自皋陶謨之下半)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仲虺之誥

伊訓

太甲(共三篇)

咸有一德

盤庚(共三篇)

說命(共三篇)

高宗融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後河內女子得泰誓三篇亦以附入依生今文之內)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共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共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畢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後人分顧命下半爲
康王之誥亦附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八三

秦誓

秦誓

費誓
秦誓

伏生所傳。本來只有二十八篇。但從史記漢書以來。都說他傳了二十九篇。把河內女子所得的秦誓併在伏生身上。孔安國在孔壁得來的。只有四十五篇。因為九共分做九篇。盤庚秦誓各分做三篇。所以變成五十七篇。其實孔安國得了古文尙書沒有。尙是問題。且看下文辨別佚書十六篇的結果便知道。

因為這書的問題。那麼複雜。研究起來。實在麻煩。所以不能不分析爲個別的問題去研究。現在拈出五個重要的。第一是東晉晚出的古文尙書和孔安國傳的真僞問題。第二是佚書十六篇的真僞問題。第三是秦誓的真僞問題。第四是今文尙書二十八篇的年代問題。第五是書序的真僞問題。至於張霸僞造的百兩笈。當時便已證實不是真的。杜林得的漆書尙書。就是馬融鄭玄所注的。似乎和今文差不多。現在都不詳說了。

甲 東晉晚出的古文尙書和孔安國傳的真僞問題

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裏面的尙書五十八篇。經過了數百年數百人的研究。已斷定其性質可分三部。第一。和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篇名相同的是真。第二。舜典（篇首二十八字除外）益稷康王之誥都是從今文析出的都是真。第三。其餘二十五篇都是僞書。今文二十八篇何以可認爲真。留在講第四問題時講。舜典益稷都是造僞者從堯典皋陶謨析出。並不是孔安國原來所傳的舜典棄稷。康王之誥是爲馬融鄭玄等從顧命析出。也不是孔安國原來所傳的康王之誥。但那些被析的是真書。所以析出的也是真書。剩下的二十五篇在北

宋以前並沒有人懷疑。到南宋初年才有個吳棫大膽的發難。後來不斷的有人研究。清初羣儒竟把千年懸案判決。同時連及孔安國傳。也被證明不是孔安國做的。現在把那些辨僞者分爲四期。列如左表。

吳棫 朱熹	第一期 (南宋)	郝經 吳澄	第二期 (元)	梅彥 胡應麟	第三期 (明)	閻若璩 姚際恆 惠棟 崔述 程廷祚	第四期 (清)
----------	----------	----------	---------	-----------	---------	-------------------------------	---------

最初發難的是吳棫。但他的理由很粗淺。只從文章上看。覺得那二十五篇不似三代的風格。自從吳棫開了這個端。朱熹便跟著上去。拿同一理由作顯明的指摘。但仍不敢斷定二十五篇是僞書。只是對於僞孔安國傳下了一個肯定的判決。總算有見識。到了郝經吳澄。更大膽的攻擊僞經本身。毫不遲疑。他們四人都沒有專著一書辨僞。不過在文集語類筆記中很概括很簡單的講講。所以影響還不能很大。最初專著一書來辨僞古文尚書的是梅彥。他著了一部尚書考異。一部尚書譜。才彰明較著的宣布二十五篇和孔安國傳是僞書。胡應麟的四部正譌也曾提及。但無特色的斷案。到了閻若璩才把替僞古文尚書辨護的口封住。才集辨僞古文尚書諸家的大成。他的古文尚書疏證委實是不朽之作。他的地位在清初學界委實是第一流。同時人姚際恆著古今

僞書考對於尙書也有同樣的結論。另外專著了一部尙書通論。可惜佚亡了。他們倆不約而同著書辨僞。後來見了面才知道彼此所見如一。也是學術史上一件有趣的事。從此以後辨尙書的諸家對於他倆只有補充或發揮。如惠棟的古文尙書考。說話很簡單乾脆。沒有枝節。既可補闕若璩的不足。又很容易看。程廷祚的晚書訂疑。崔述的尙書辨僞。也是一樣。此外還有許多文集對於闕氏之說。或補闕。或正誤。幾乎無懈可擊了。因為他們在經學界地位很高。一般學者咸知尊重。所以能把僞古文尙書和僞孔安國傳宣告死刑。而後來註尙書的都依從他們的意思。把今文和古文分開。如江聲的尙書集注音疏。孫星衍的尙書今古文注疏。段玉裁的古文尙書撰異。劉逢祿的尙書今古文集解。都不混淆今古文在一起了。當他們未曾定案以前。有一位做辨護被告的律師叫毛奇齡。和閻若璩同時。而年紀較大。他很不滿意闕氏的攻擊古經。屢次當面辨駁。又專著一書。名古文尙書冤辭。和古文尙書疏證對抗。但很不幸。那被告的罪狀昭著。確乎應得死刑處分。毫不冤枉。所以雖有毛奇齡那麼有名。那麼賣力的律師。也不能救活他的生命。所以從清初到清末。只有許多人幫助闕氏。找證據定案。却很少人幫助毛氏。找證據翻案。只光緒間有位吳光耀著一部古文尙書正解。又有位洪良品著一部尙書古文辨惑。想從墳墓中掘出死囚的骷髏。附上皮肉。穿起衣裳。再來擾人惑世。但是那裏有絲毫效驗呢。——以上講僞古文尙書和僞孔安國傳。從有人懷疑到最後定案的大略。

這案的卷宗。或是專著。或是單篇。總計不下數百種。百數十萬字。諸君如知全案的詳情。只好自己去調集卷宗。現在不能多講。但也不能不說個大概。且把尙書從漢至晉的傳授次第先敘述一番。再講破案的證據。

史記記尙書的傳授最早。漢書也跟著一樣說話。都說孔子以前的書不止百篇。而且記了遠古的事。到孔子才

刪定。從唐虞起，到秦穆公止，共留百篇。另外還做了序，說明作者的意思。又都說秦始皇焚書時，濟南伏生獨藏尚書在壁中。漢興，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其餘都亡了。後來僞古文尚書孔安國序的說法又不同。說秦焚書時，孔子後人壁藏尚書，漢興沒有能通尚書的。濟南伏生年已九十餘，失了他的本經，口誦二十九篇。這二說那個可靠，很難定。但傳尚書的從伏生始，則可爲定論。漢廷立了十四博士，尚書的是歐陽氏和大小夏侯，都是從伏生傳出來的。所以漢書藝文志說：『經二十九卷。』註：『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從此可知伏生只傳了二十九篇。——本來也只有二十八篇，但漢儒把晚出的秦誓一篇也附上了，所以通稱二十九篇。

到了西漢末，劉歆校中祕的書，發現了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即五十七篇。據說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另外還有許多別的書）。孔安國拿來考伏生的二十九篇，較多十六篇，那十六篇的篇名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鬲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實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畢、命等。目錄載在鄭玄尚書註內，因爲九共有九篇，所以又分成二十四卷。後來不久，漸漸散佚了。馬融、鄭玄還看見些，叫他做佚書。

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中的古文尚書是怎樣的來歷？據那上面的孔安國序說：『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而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書，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認爲五十九篇作傳……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以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不復以聞。』（其實這篇序是假的，不是孔安國做的，下文再說。）西漢末，劉歆欲列古文尚書於學

官不果行。東漢末馬融鄭玄雖是古文家，而他所註的是杜林所傳的古文尙書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晉朝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經過永嘉之亂，已無人傳授，不知其內容與劉歆所見同否。到了東晉，有一個豫章內史梅賾，才不知何從得到孔安國的傳，奏獻給朝廷，又說缺了舜典一篇。當時也沒人理會。南齊建武中，姚方興說在大貽頭得舜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那才正式列古文尙書於國學。此後南朝漸漸有人傳古文，雖然沒有專家，而馬鄭的註很不爲一般人所看重了。到了唐初，陸德明孔穎達承認古文尙書和孔安國傳，『辭富而備，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一個給他做釋文，一個給他做正義。從那時到清末，想從科舉進身的，都遵守陸孔之說，沿用古文尙書。

我們觀察各家新陳代謝的情形，倒很有趣。自馬鄭的註盛行，而歐陽大小夏侯的傳亡佚，自梅賾的孔安國傳盛行，而馬鄭的註亡佚，二變而尙書的真面目隱晦了。現在十三經注疏中的古文尙書便是梅賾所獻之本，和孔安國馬鄭所見的，不是一本，所以說是同一的。乃是造僞者想拿魚目混珠。自南宋以來，經過先哲的努力，已把這大騙案勘破了，破案的證據實在數不勝數。我們現在只好撮其要點說一說。

(一) 篇名不同。我們試一看本章上面的篇目表，當發現孔安國和梅賾所傳的古文尙書篇目有許多不同。孔本有而梅本沒有的，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梅本有而孔本沒有的，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康王之誥，君牙，冏命，字眼略異的，孔本的棄稷，梅本叫益稷，孔本的嗣征，梅本作胤征。由此可知梅本一定不是孔本。

(二) 孔本至東漢末已逸。孔安國的古文尙書，除劉歆說過一次以外，沒有傳授的人。到了東漢末，馬融鄭玄

表面上是傳授古文，其實只傳了杜林所得的二十八篇，和伏生的今文差不多。二十八篇以外的篇名和殘句，馬鄭和許慎說文所引，都叫做佚書。假使那些古文家所見的尙書，即是後來梅賾所傳的尙書，爲什麼書尙存而稱逸呢？這可見東漢末諸儒都未見後來梅賾所傳的古文尙書和孔安國傳。

(三)文章太不相類。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梅本也有，我們讀起來，真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科舉時代的小孩子，對著他咬牙切齒，沒有辦法。老是伸出手掌，握先生的板子，但一讀到五子之歌，湯誥說命……等篇，文從字順，隨口能舉，有似恩逢大赦了。五子之歌的時代，在湯誓之前，湯誥到說命諸篇的時代，在盤庚之前，不應在前的反而易讀，在後的反而難懂。仲虺之誥和湯誓同時，武成和牧誓同時，周官君陳和多士多方同時，更不應一種易讀，一種難懂。拿文體而論，真太奇怪了。所以最初懷疑的吳棫朱熹，便從這點出發，終究證明了二十八篇以外的是僞書——那書首的孔安國序，文體也不似漢朝風格，當然也是假的。

(四)梅本抄襲的痕跡顯然。造僞的不能憑空架閣，必定抄襲真書，或割裂，或變換，或俛綴，使讀者不疑。梅本古文尙書大半皆有憑藉，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從荀子論語抄襲得來。本書總論第四章已說過了，其餘各篇各句的出處，差不多都可以找出來。明人梅賾的古文尙書譜，清人閻若璩的古文尙書疏證，以及清人文集，已經爬梳得很詳盡了，可見梅本的確是採綴古書而成的。

自清初諸儒勸破梅本僞案後，大家都叫梅本爲僞古文尙書，但此書除和今文相同的二十八篇以外，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什麼人僞造，至今尙無定論。許多人因梅賾是東晉人，而且曾說此書是從魏人王肅傳下來的，所以斷定是王肅僞造。王肅爲什麼僞造，因爲他和鄭玄不對，所以想造證據來壓倒鄭玄的經說。這大概也沒有

什麼問題。

但是今日通行的古文尙書是不是梅賾所傳的，是不是王肅偽造的，却還大可研究。清儒最後的辨尙書者——程廷祚著了一部晚書訂疑，搜羅很多證據，說王肅偽造，梅賾傳出的早已散佚了，現行的大約到齊梁之間才出來。上距梅賾已有百年，我很贊成他的說法。南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與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僞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加於篇首，這二十八字不但今文沒有，就是梅賾也未看見，說不定這一類的事情不止這一件哩。

乙 佚書十六篇的真僞問題

上面會據劉歆的話，敘述漢武帝末孔安國得孔壁古文尙書比伏生所傳的多十六篇，那十六篇到底是真是僞，向來都認爲真的，他們一面儘管恨僞古文，一面又痛惜那十六篇止存篇目而無文章，其實恰因文章已亡佚了，所以從前沒有人懷疑。清人程廷祚劉逢祿邵懿辰和康南海先生却根本不相信西漢有什麼古文經，更不必說什麼十六篇了。這種見解也不從他們始。當劉歆主張立古文經於學官時，漢儒已說『尙書爲備』可見當時並不信二十八篇今文以外還有別的。東漢王充的論衡也說，漢儒以二十八篇上配二十八宿，以爲孔子故意如此配合，後來得了一篇泰誓又以爲二十八宿之外添了一個北斗，這種幼稚可笑的思想，十足的表現漢儒相信『尙書爲備』的精神。但替古文辯護的人還可以說這是今文家的說法，不足爲憑，我們不妨舉出那十六篇可疑之處給大家知道。

西漢講尙書的大師，第一個是伏生前而已講過了，伏生傳給歐陽生，歐陽生傳給兒寬，後來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都出於兒寬。兒寬又是孔安國的得意門生。所以第二個大師應推兒寬。假使孔安國果真得了比今文多十六篇的古文尙書。果真又做了傳註。兒寬不應不看見。見了不應不傳述。一般主張真有古文的人說孔安國不傳給兒寬而傳給都尉朝。但古文家馬鄭都說『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最可疑處。史記分明說孔安國早卒。照卒年推算。不及見武帝末巫蠱之事。而僞孔安國序說。因巫蠱事。所以不以古文尙書上聞於朝廷。魯共王分明死在漢武帝初年。而漢志說他在武帝末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因此我們對於孔安國會註古文尙書與否。古文比今文果真多十六篇與否。不能不懷疑。所以劉逢祿和康先生都說這十六篇根本是劉歆僞造的。原文亡佚。毫不足惜。程廷祚的晚書訂疑更說那十六篇逸書經漢儒引用。至今尙存的殘句。比較今文二十八篇的辭義。相差太多了。而且有許多可笑之處。我們由此可知不但梅賾所傳僞古文二十五篇是後人僞造的。即所謂孔安國傳的眞古文十六篇也未必是真的。

丙 泰誓問題

伏生所傳今文本來只有二十八篇。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給朝廷。後來合成二十九篇。古文尙書也有泰誓。但隋書經籍志說他和河內女子所獻不同。東漢末和三國諸儒如馬鄭王肅等都疑泰誓。說他的年月和書序不同。字句又和左傳國語孟子等書所引的泰誓不同。不知他們所疑的是河內女子所獻的呢。還是古文尙書的那一篇。但無論是哪一篇。都已是不可靠了。現在的泰誓又後來的贋鼎。從古書輯出的眞泰誓也未必是真的。關於這個問題古文尙書疏證答辨得最清楚。這裏不講了。

丁 今文尙書二十八篇的年代問題

經過幾次淘汰，尙書只剩下二十八篇了。二十八篇比較的可信，最少也是漢初傳下來的，總不能不承認是孔子所曾看見。除了堯典『曰若稽古帝舜』至『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以外，當然後來把舜典從堯典分出，益稷從皋陶謨分出，康王之誥從顧命分出，篇名雖僞而本文是真，我們應該包括在二十八篇以內。當做真的看待，爲什麼我們承認二十八篇是真的，因爲傳二十八篇的是伏生，伏生嘗秦始皇焚書時，正在壯年，當然能見真的尙書。漢初伏生從他的壁中得到這二十八篇，當然還是壯年所讀的，孔子刪書的話，雖然無從證實，但孔子總和書有密切的關係，觀孔門後學很注重那部書便可明白。從孔子到伏生，沒有焚書禁書的暴政，又剛好是學術發達的時代，傳習尙書的人很多，當不致有亡佚或變亂的事情發生，所以我們可以承認孔子曾見過今文尙書二十八篇。

從前有人懷疑二十八篇中的金縢篇有這麼一段離奇話：『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這種和情理相差大遠的紀事，似乎不是信史，其實不然，這只能怪當時史官拿非史的事當史，不能嚴格的擇別。正和後來的晉書魏書相類，晉書多採小說，魏書雜記瑣聞，我們只可說他擇別史料的標準不對，不能說那二部書不是唐太宗魏徵做的，所以金縢無甚問題，可以當做神話看待。借來考察當時的社會心理，除了這篇以外，從前沒有懷疑過的，我們可丟開真僞不講，專研究他的年代。二十八篇的前四篇——堯典（包括今本舜典）皋陶謨（包括今本棄稷）禹貢甘誓——向來叫做夏書，一般人以爲不是唐虞史官不能做得那麼好，一二學者却因此發生了莫大的懷疑。第一堯典的文體比僞古文的大禹謨五子之歌雖然古雅多了，但比今文的湯誓盤庚多士多方則實在易讀，不應虞夏較古的文章。

反而文從字順，殷周較後的文章反而詰屈聱牙。這分明是湯誓等篇的時代比較堯典早。堯典當然不是虞夏人的作品。第二，禹貢所載的地域很廣，雖可說游牧時代的人跡比種藝時代較寬，所以禹貢也跟著多記。但殷民族的活動圈僅限於大河南北，西周也只限於大河流域，到了春秋戰國才慢慢擴充到長江粵江流域。才知道有交趾等地。爲什麼禹貢的九州恰同東周地域相等而不和殷周相等呢？除非地下有資料，將來發掘，考究可以證明虞夏地域確同於東周，否則禹貢總是東周的地理書吧。第三，堯典可討論之處尚多，如『蠻夷猾夏』、『金作賸刑』。夏是後起的名詞，金屬貨幣是周朝才有的東西，當然不應在堯舜時代的書上發現。那上面還有幾處提起『中星』。我們雖不是天文專家，但覺得和夏小正講的中星不甚相遠。夏小正決不是夏朝的書，乃是周人建寅的曆，那麼，堯典也許是周人追述之辭，不能認做堯舜史官所記。將來經過天文學家的研究，總有一天可以給這個說法以一個證明。

上面這段似乎有些是辨真僞，其實仍是考年代。因爲堯典首句分明說『曰若稽古帝堯』，皋陶謨首句分明說『曰若稽古皋陶』，並沒有告訴你是堯舜史官記的。不過後人好古，以爲非堯舜史官不能做出那麼好的文章，所以硬把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叫做虞夏書，奉做聖賢傳授的心法。其實我們只根據那篇首一句，認做後人追述的，便好了。他本來就沒有冒充是堯舜史官做的，我們何必說他是僞書呢？所以上段的論證，恰好證明了那四篇是周人追述的。把時代移後了二千年，卻不會指摘某篇是僞書。

二十八篇除了前四篇以外，從湯誓到微子叫做商書，從牧誓到秦誓叫做周書，真僞絕無問題。年代可照向來的說，分明看做商周的作品。

戊 書序問題

書序至今尙存，共一百首，放在每篇之前，說明爲什麼要作這篇，體例和詩序相似，如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那百篇序，向來都說是孔子做的，本來合成一篇，僞孔安國古文尙書序說是孔安國分置各篇首的，伏生的今文二十八篇後來忽然變成二十九篇，有人說是添了秦誓，有人說是添了書序，因此有伏生傳孔子書序之說，但我却都不相信，孔子時，書有若干篇，有序沒有，還是問題，就是書有百篇，篇皆有序，而百篇序也就已經不能包括當時書的總數，序外的篇名見於各古書的還不止一二個，禹誓武觀湯說官刑相年見於墨子，夏訓伯禽唐誥見於左傳，太戊見於史記，尹吉高宗見於禮記，大戰拚語多政見於尙書大傳，尙書大傳據說是伏生傳下的，爲什麼又和書序的篇目不同呢，史記引了尙書許多篇目和書序相同，爲什麼又多一篇，這分明是伏生不會傳書序，書序抄襲史記而偶遺一篇目，本來這是沒有的東西。

詩經有序，已是無聊，但詩是文學家的寄託，別人有時不易知道本事是什麼，有序還可給人一個聯想，書本紀事，文章既已明白，何必要序，由此牽連到孔子曾否刪書，曾否做序，二十八篇以外的有多少的問題，我們看刪書之說，出自尙書緯，根本不可靠，史記說孔子序書傳，只是說次序那些書傳，並沒有說替百篇作序，二十八篇就是孔子次序的，其餘當時都已散殘了，逸書的總數無從統計，未必就剛好加上不佚的是一百篇，漢儒說二十八篇「尙書爲備」，固然未免固陋，而最少那二十八篇是孔子以後傳習最廣的，其餘都不成片了，那百首書序整整齊齊的篇名却未必可靠，自從朱熹提起孔子不作書序的問題以後，程廷祚也曾辨論過，到了

康先生著新學偽經考就有一篇專攻書序之僞。在很詳審的理由中宣告書序的死刑和閻若璩宣告僞古文尙書的死刑一樣。書序是不是劉歆做的。抑或劉歆以後或以前的人做的。現在未定。許是秦漢間儒者有孔子刪書的故事。後人因把史記夏商周本紀和魯世家的話湊成一篇文章序。但最少一是孔子做的。

第二章 詩

詩經是古書中最可信的。我們可以不必考究他的真僞。單辨清他的年代便够了。現在且提出三個問題。

- 一、全部詩經所包涵的年代多麼久。——最古的是那一篇。最晚的是那一篇。中間相差若干年。
- 二、三百篇中那一個時代的篇數最多。——那幾篇可合成一組。可認做某時代的作品。
- 三、什麼時候才編成這樣一部詩經。

這些都是關於詩經年代的。我們可以逐個討論下去。

甲 第一問題

詩經起自何時。迄於何時。自來即多異說。他那最後五篇——商頌。據現行的詩序說。就是商人祭祖之詩。這話若確。那麼。詩經的年代很早。商朝已經有了。到孔子時。有五六百年。但在西漢以前。並沒有人說商頌是商詩的。都說是宋人作品。國語有這麼一句話。『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正考父是宋國的大夫。是孔子的祖。孔父嘉的父。周太師是周室的樂官。國語的意思。商頌是正考父做的。請周太師校正其樂律。後來毛氏詩序說。『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意義却和國語說的大不同了。『校』是請

別人校自己的「得」是在別人處得到別人的。那裏可以隨便更改。但很不幸。此後都相信詩序的話了。一直到宋朝以後。才有人開始懷疑從事辨別。辨別最清楚的沒有人比得上魏源。魏源著古詩微。列舉十三條證據於商頌終微篇中。斷定商頌是宋襄公時。正考父祭商先祖而稱頌君德的。他那些證據也許不免瑣屑。但大都很對。足以成爲定論。

但宋頌何以稱商呢。我們看左傳常以商代宋。如魯僖公二十二年。宋大司馬固說。『天之棄商久矣。』所以宋詩名商頌。毫不足怪。我們又看商頌第五首有『奮伐荆楚』之句。最少商朝尚無所謂荆楚。楚在周初還是蠻夷。到周昭王以後。才和中原發生關係。因此我們越發知道商頌完全是正考父歌頌宋襄公的。因爲宋襄公隨齊伐楚得勝。自然不免鋪張盛事。這不止商頌如此。就是魯頌也是魯僖公隨齊伐楚凱旋以後叫人做的。後來揚雄法言說『正考父瞻尹吉甫。公子奚斯瞻正考父。』瞻是希慕之意。吉甫奚斯都是詩人。詩經大雅烝民說『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魯頌閟宮說『奚斯所作。』他們既然一個希慕一個又都善會做頌。可見正考父作商頌是無可疑的了。漢人碑刻和書籍說及這事的多得很。但從沒有說商頌是商詩的。

不但如此。就是商頌的文體也可證明是宋國才會有。商朝不會有。周頌是西周人作品。很簡單。多沒有韻。商頌魯頌如小雅頗長。句句押韻。音節和諧。如那的『猗歟那歟。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殷武的『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若拿來比周頌清廟的『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般的。『於皇時陟。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一易讀。一難懂。一有韻。一無韻。真是相差太遠了。假使商頌果真。在周頌之前。必不致如此。以空洞的文體判別真僞。似乎很危險。其實不然。偵探小說說偵探狗嗅臭味可以得

犯人。研究文學很深的人亦如偵探狗一樣。一見文體便可辨真偽。雖無標準。而其標準比什麼都厲害。以清廟和那比。當然難懂的在前。易讀的在後。所以我們可斷定商頌是宋詩。是年代很晚——齊桓公宋襄公時的詩。大家要知其詳。可自參考詩古微。

商頌的年代既已確定。才不會提前詩經的年代。才可以討論關於詩經年代的種種問題。據我看。最早的。不能超過周初。也許有幾篇在周公時代。最遲的。若依毛氏詩序。就是株林。因為株林記了夏南的事。是在西曆紀元前五百九十八年。後此四十七年而孔子生。(五五一)若依韓詩外傳。就是燕燕。因為燕燕是衛定姜送其兒婦大歸的詩。是在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八年。後此七年而孔子生。我們假使相信韓詩之說。則詩經的最後一篇在孔子生前七年。但燕燕詩。毛詩認是衛莊姜做的。在春秋初年。這樣詩經的年代又得縮短四十年了。我們因為齊魯韓三家詩說比毛詩較古較可信。魯齊也都認為燕燕是衛定姜的詩。所以不妨認詩經到西曆紀元前五五八年就終結了。但燕燕以後。孔子少時。還有詩沒有。又是一大問題。其故。因三百篇多無名氏作品。大多不能考定年代。誰能擔保燕燕之後就沒有詩呢。所以詩經全部的年代。最早在周公時。最遲在孔子生時或稍後。若勉強說。最早是武。最遲是燕燕相距約五百年。

乙 第二問題

欲將詩三百篇一一考定確實年代。固屬很難。但約略推定某幾篇在某時代。某時代詩多。某時代詩少。也非不可能的。事。今本詩經分風雅頌三部。風又分二南。十三國風。雅又分大小頌。又分周魯商。從前做考證詩篇年代工夫的。漢末有鄭玄著詩譜。可惜書不傳了。宋有歐陽修續做詩譜。王應麟輯纂詩譜。清儒也繼續輯出許多。據

鄭玄的意思。商頌最早。周初的詩最多。商頌的價值第一。二南次之。但這是一派的意見。齊魯韓三家便不和他一樣。而且他的主張常多錯誤。如關雎。鄭玄以爲文王時姜后妃之詩。齊魯韓以爲康王時人所作。如何彼禮矣。分明是周桓王之女嫁給齊襄公時。魯人歌頌他的詩。春秋莊公元年明記其事。此詩明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可爲鐵證。而毛鄭一派硬要解「平」爲太平。「齊」爲平等。說是文王嫁女之詩。真是迂腐可笑。如甘棠。因有「召伯所茇。」毛鄭硬認做召公奭。說是周初的詩。但「公」「伯」顯然有別。伯是五伯的伯。詩有邶伯。申伯。都是西周末年的人。詩大雅召旻稱召公奭爲召公。不稱召伯。可見甘棠最早不過西周末年的詩。從前的人。錯認文學的價值。愈古愈高。胸中既有成見。所以輾轉附會。到處誤解。又二南歌詠江漢。江漢在周初還未十分開闢。到東周初才漸漸發生文化。前人說二南是文王化被南國的成效。其實那裏有文化低落之地。而能出產這樣高尚文學之理。——由此我們很可以斷定二南是西周末東周初的產物。固然不是一時出現的。但因其文體相近。可知其時間不出百年。前人認是商末周初百年間。那是錯了。

順着年代講。則周頌最早。周頌也許有武王時的作品。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莊王曾引過周頌武之七章。武最少是武王克殷所作。比較的可信是詩的最早一篇。周頌昊天有成命有「二后承之。成王不敢康。」最少這詩是康王時的。文王時代的詩可是一篇也找不到。而後人必認爲文王時代的。可笑的很。先橫成見而附會其事。是考古的大毛病。千萬不可如此。所以我們認周頌爲周武王到康王時代的詩。在詩經爲最古。

大雅小雅有許多史料。可叫做史詩。若拿來和鐘鼎文比照推考。可得前人不知的遺事。他的年代大約在西周末年的有十之七八。成康時代的也許有一二篇。尚有一部分變雅是東周初年的。若以文體而論。假使周頌在

後而反質樸。二雅在前而反風華，則萬無此理。所以大小雅一定在周頌以後，決不是文武時代的產品。此外十三國風亦如二雅，各以國名。十三國中，檜至西周末被唐滅了，所以檜風一定在西周末年以前。比任何國風的年代都早些。唐是晉初受封之名，至曲沃莊伯奪國受封以後，單稱晉不稱唐了，所以唐風一定是魯桓公以前的東西。魏不是戰國的魏，到魯莊公時，被晉獻公滅了，所以魏風是魯莊公以前的東西。這三國比較的很早，其餘較遲。

邶鄘衛三國風的問題很雜，篇數又很多，佔了國風全部三分之一，名義上雖有三國，實際上只有衛國的詩。詩裏人名地名事實都是衛國的，所以只能叫做衛風。但邶鄘是什麼東西呢？向來解做衛國裏面的小國名，那麼又爲什麼要分爲三國呢？王靜安先生解做邶是燕地，鄘是魯國，風詩則已失傳，後人不懂，妄分衛風的一部給邶鄘，這就比較的可信。我們認邶風鄘風已亡，今本邶鄘衛三國風只是衛風，不可誤信古人之說，分衛風爲三部。

其餘王鄭齊秦陳曹豳七國和衛風都是春秋時代的產品，沒有多大的問題。但若拿來和二南相比，却又發生問題了。以地方文化發達先後程序推之，二南許更在八國風之後，以文字優劣而論，二南也比八國風更加風華豔麗。大凡一新民族初接受他民族的文化的時候，常有異彩的創作出現。二南不名風而名南，不名東西北而名南，又有江漢一類的楚國地名，文體又和後來的楚辭有線索可尋，所以我們要認爲春秋後半期的南方民族作品，也未嘗不可。宋王應麟曾這樣主張過，說二南和楚辭有先後腳接的關係，這是不錯的。

綜合起來，我們對於詩經年代第二問題的解答是：周頌最早，是周初的產品。大雅小雅檜風唐風魏風次之，是

西周末到和春秋最初期的產品。周南召南王風鄘風齊風秦風陳風曹風豳風衛風較晚。是春秋時代的產品。論起篇數最多的那自然是春秋時代。

丙 第三問題

上面的結論。詩三百篇是周初到孔子生時五百年間的產品。但到底是什麼時代什麼人編成的呢。依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詩有三千篇。孔子自衛返魯刪爲三百五篇。此話若真。則孔子六十四歲返魯。七十三歲死。在死前十年間刪詩。但孔子四十五歲已講學。孔子向來教人都用詩。詩是他學校的重要功課。當未刪詩以前。拿三千篇教人呢。還是拿三百篇。論語常說『誦詩三百。』『詩三百。』未必一定是六十四歲以後說的話。可見孔子教人只用三百篇。假使嫌這個證據薄弱。那麼請看詩古微怎麼說。詩古微夫子正義論說『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今考國語引詩三十一條。……逸者僅三十之一。……左氏引詩二百七十七條。其間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詩不過二條。列國公卿引詩百有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不過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三條。是逸詩不及今詩二十之一也。使古詩果三千有餘。則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家弦戶誦。所稱引宜十倍於今。以是推之。其不可通一也。……』(以下還列了許多證據。現在不盡引述)假使今詩是孔子六十四歲。從三千篇裏選來編定的。則逸詩應不止此數。爲什麼只有五十分之二不在今詩三百篇之內呢。本來孔子刪詩之說。從孔穎達卽已懷疑。到了魏源著詩古微。尤其盡力否定。這是我很贊成的。三百篇本來到魯頌爲止。商頌許是孔子補加上去的。孔子教人只用現成的三百篇。並沒有從三千篇中選出三百篇來。

但這三百篇到底是什麼人編定的呢？那只好闕疑。但最少是早已成爲定本的。定於何時，很難斷定。因最晚的那篇燕燕在孔子生前七年，所以最少是孔子幼年有人編定的。前人說是周太史編的，但那時已沒有人理會周朝，周朝也沒有這大力景幹這事。大概可推定這三百篇是魯國已通行的本子。這我們也有證據。左傳記吳季札觀樂於魯，太史唱詩，篇名沒有在今本以外的。可見魯太史用的詩本和今本相同。雖然可以說這許是左傳的作者從後追記之辭，不足爲孔子生前已有定本之據，但沒有得充分的反證以前，這說總是可以成立的。從上面說，難道孔子和詩經沒有關係嗎？那不然，那是有相當的關係的。大概孔子對於詩篇的次序曾用一番心思，這是一點。後來漢人最看重『四始』——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許是因爲孔子有意，所以孔門傳習下去。第二點，商頌許是孔子加上去的，因爲商頌的作者是孔子之祖。第三點，孔子用功的深處，不在乎刪詩，而在正樂。漢儒本來沒有說孔子刪詩的，司馬遷作史記，看見論語有『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所以才生出孔子刪詩之說。其實論語這段話正可證明從前的詩詞樂譜不好，孔子自衛反魯才改良他，却不能證明曾經刪詩。我們看孔子是極喜歡樂歌的人，論語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可見他不哭這天一定唱歌，又說『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可見他很會唱歌，又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他自己也說『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可見他對於樂歌的興味極濃。孔子世家會說『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然則孔子對於詩的工作，在創造樂譜，改定歌調，從前的詩許是不盡可歌，到孔子才譜詩入樂，三百篇沒有不可歌的了。風雅頌的分別，前人說法不一。我看許是孔子定的樂調專名，和音樂有關。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

舞詩三百」可見孔門後者還是遵守孔子教法，認絃詩歌詩爲功課，而詩無不可歌的。由上文看來，孔子用於詩，全在正樂這部分，後人推尊孔子，硬說他刪了詩，反爲失了真相，所以我們斷定詩三百篇成於孔子少年或生前之時，編者很難指定，孔子對於詩的功勞，只在樂歌上面——三個問題算是解答了。

末了，我們還得討論詩序的真僞和年代問題。今本詩經，每詩前面都有幾句小序，說明作詩的緣故，這就是詩序。詩序，漢志不著錄，齊魯韓三家詩都沒有，單是毛詩有。後漢書儒林傳明白說：「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後人老是不信，隋志說相傳詩序是子夏作，經過毛公衛宏潤色，後來有人說，詩序首句是子夏作的，其下各句是毛衛作的，又有人說是大毛小毛公分作的，鄭玄一面說是子夏作，一面又說是孔子作，程子說是採詩人作，王安石說是詩人自己作，異說紛紛，把詩序推尊到無上的地位，却無人知道本來是假東西，一直到南宋忽然出了幾位辨僞大家——程大昌、朱熹、鄭樵——很猛烈的攻擊詩序，把他的價值降落到零度，大家都確信是衛宏做的，整個的要不得。朱熹初年仍舊推尊詩序，晚年和呂祖謙辨論的結果，始轉而從鄭樵之說，他有很好的見解，以爲主張「詩因序而作」者，大可嗤笑，但他亦不徹底，他的詩集傳仍有從詩序的。

詩序到底是什麼時代的作品，兩漢儒者說詩，從沒有提到有詩序。六經輿論說：「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王先謙反駁這說，說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服虔解誼，太尉楊震疏，李尤漏刻銘，蔡邕獨斷，都已引用詩序，何嘗至黃初時始行呢？其實據我們看，那是不成問題的。左傳和詩序相同的，只有「美哉此之謂夏聲」一句，那當然是偶然，或是衛宏有意抄襲。西漢一代文字，無有引用詩序的，也沒說詩有序。服楊李蔡固然是東漢儒者，但都在衛宏稍後，衛宏著的詩序，他們自然可

以看到後漢書既然明說衛宏作毛詩序，我們又何苦奪他的功呢？但我們却不可因此就說他偽造詩序，因為「說詩家」解釋作詩原因，寫成片段文字，是漢人風氣，齊魯韓三家詩說，雖然不傳，但輯得的三四十條，還有些像詩序的體裁，我們怎麼能擔保毛詩不也這樣呢？說不定，毛詩的片段說話，還不是篇篇都有，到了衛宏手裏，才全都給他做篇小序，來彌補這個缺憾，但沒有想到這實在太隨便了，事蹟的傳會，姓名的錯亂，詩意的誤解……在使讀詩者迷惑，實在是衛宏強不知以為知之過，所以詩序一經南宋諸儒的攻擊，便失了他迷人的本領，後來雖經清代一二漢學家一度的維護，而不能挽救他已失的生命或威靈。

此外如子夏詩說申培詩說，關於說詩的偽書，早經前人的論定，現可以不必多費口舌了。

第四章 二禮

三禮的名稱，比較地發生得很遲，從前並沒有東漢末，鄭玄註周禮儀禮禮記，才合稱三禮，即現行十三經的三書，這三書向來看做一樣的性质，其實錯了，南宋以後，把禮記當做五經的一種，明清科舉也以禮記為三禮代表，其實不對，漢代六藝只有禮古經，又名士禮，凡十七篇，到東漢又改稱儀禮，禮記是解釋儀禮的，記即傳，可與經對立而不可混稱經，做個譬喻吧，譬如易，儀禮好像卦辭爻辭，禮記好像十翼，譬如春秋，儀禮好像春秋經，禮記好像三傳，所以三禮可分三部，禮記包括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各為一部，周禮儀禮各自為一部，三部是不可同等看待的，周禮原名周官，西漢末，劉歆才改稱，但至今仍兩名通用，他和儀禮的分別，儀禮如唐開元禮，大清通禮，是社會自然形成的，非法令的，周禮如唐六典，大清會典，是行政法，是政府的固定制度，真偽且慢些

論。根本就不是禮而是官制。所以原名周官。只是說周代的官制。我們須先知這四部書的性質。才可講到別的問題。——若是嚴格的講。禮只有二。就是儀禮禮記。而周官應該撇開。但自鄭玄以後。都看周官是禮的一種。爲方便計。只好仍稱三禮。

甲 儀禮

現在先講儀禮。儀禮這書。真僞沒有問題。絕對不是西漢以後的人僞造的。漢志說：『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說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我們看這十七篇禮和春秋左傳所載的禮。有時相同。大概就是孔子所雅言的禮。在周代曾經一度通行。所以我們現在只問到底這十七篇是什麼時候才有。向來因有周公制禮作樂之說。便都說儀禮是周公傳下的。後來研究三禮的人。又認三禮都是周代通行的。總想打成一片。遇著彼此矛盾處。或探此駁彼。或調停兩可。或附會。或曲解。鬧的一塌糊塗。不知枉費多少心力。其實周禮出現最遲。二部禮記也至漢宣帝時才成書。既已顯然不是周公的著作。就是儀禮也不很早。縱使我們承認儀禮有一部分是周初所有吧。經過了八百年的變遷。也不知換頭改面了幾次。才到高堂生手裏。而且古時文字沒有刻板。全靠口授。或用簡記。像儀禮這樣難讀。就是叫我背誦。也要考不及格。還能够流傳八百年。不會佚亡或變亂嗎。古時書籍。當然不止書詩易禮幾部。何必只存這幾部呢。那自然各有其原因。如書存於史官。易存於筮卜之官。詩存於太師和民間口誦。但西周以前的書。易詩有多少。書易詩的大部分。還不是東周春秋的東西嗎。儀禮這樣難讀難傳的東西。還是西周初年傳下來的。一點不變原樣嗎。試看他裏邊士冠禮的頌詞。全採自詩經。詩成於春秋末。那麼。儀禮似成於詩成以後。最少也是同時。又看他裏邊鄉射禮有『乃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不與。告於樂正曰。『正歌備。』一段。正歌據說就是小雅。可見儀禮最少是成於小雅二南通行之後。小雅二南作於西周東周之間。通行必在東周。那麼儀禮還不是成於東周春秋嗎。

但儀禮的一部分。許是西周已有。因為禮是由社會習慣積成的。不是平空由聖人想出來。西周習慣的禮。寫成文字。成爲固定的儀節。許是比較的很晚。今十七篇許是出於孔子之手。相傳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我不信孔子曾刪詩書。而倒有點相信孔子曾定禮樂。第三章已講過孔子定了樂譜。禮這部分。依禮記中庸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概周代尙文。禮節是很繁縟的。孔子向來認禮爲自己教人的要課。那麼把禮節釐定一番。使其適宜。也並不稀奇。所以我說。儀禮許是孔子編的。你們不相信嗎。禮記檀弓有這麼一段話。『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這分明告訴我們。最少十七篇的這篇士喪禮。是孔子手定。或口授孺悲寫定的。這篇如此。那十六篇。誰能擔保不是孔子手定。或口授他人寫定的呢。還有二點。我們尤其不可不注意。儒家不是主張『三年之喪』嗎。三年之喪的禮制。起自何時。他們說是遠古相傳。堯舜行過的。但下面三段記載。却使我們懷疑他們的話。論語載。『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假使三年之喪。是自遠古相傳。已成定制。則宰我那有這樣大膽地懷疑。那敢提出減喪的主張。孔子也就這麼老實。只罵宰我。

一句「汝安則爲之。」竟不能禁止他不爲。未免太離奇了。這可見三年之喪許是儒家創造的主張。孟子也有段話。記滕定公死了。世子遺然友問喪於孟子。孟子主張三年之喪。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這段話並沒有後人僞造的痕跡。當然可信。滕魯先君假使行過三年之喪。滕的百官一定不敢反對。這點也可見三年之喪。除了儒家以外。社會是不通行的。所以墨家攻擊儒家。常拿這點做焦點。就是禮記也有一段話。越加可以證明。三年間。「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期是一年之喪。本來至親也以期爲斷。這裏說的理由和上文。我的理由一樣。而三年之喪。不過是加隆重點。可見「至親以期斷」是原來的禮。三年之喪。是儒家加重的禮了。我們看。一年之喪。是很有理由的。現在世界上許多人種都是這樣。可知是人情之常。本來古代也都如此。儒家加重的理由。反不充足。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所以子女應爲父母服三年之喪。才可以報恩。其實。這不過指乳哺而言。若說子女成立。至少也要到十餘歲。要想報恩。至少要服十五年之喪。才是。若說忘情。則有一年大概也够了。由此可知三年之喪。是孔子的主張。不是周公的制度。前人說是周公制的禮。恐怕有錯了吧。——爲什麼我們要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只因儀禮最後的五六篇都是講喪禮的。都是講三年之喪的。我們正可藉以推定這五六篇是孔子手定。或儒家寫定的。固然儀禮全部非都由孔子創造。如鄉飲酒禮。鄉射禮。依論語禮記所記。孔子時已有。不過編定成文。也許全部出自孔子。因士喪禮決是孔子手定。其餘

也可推定是孔子審定過的，大致不會十分很錯吧。

儀禮的年代，上文已推定了，以下還要附帶講儀禮共有若干篇。今文十七篇是足本否？漢志說：『禮古經五十卷，經七十篇。』（那七十兩字已經後人證明是十七的錯誤。）什麼是禮古經呢？漢志說：『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那七十兩字也經後人證明是十七的錯誤。）因此，西漢末以後的古文家以爲今本儀禮十七篇是不完全的，而今文家則以十七篇爲足本，那三十九篇的目錄，唐開元禮登載了，原文至唐後已不存，後人輯出了數十條，因爲文體和十七篇不類，惹起多數學者懷疑。至邵懿辰著禮經通論便推定是漢人僞造的，今本十七篇所講的，不外冠昏喪祭鄉射朝聘八種，禮記說孔門最重此八禮，可見十七篇是孔門所傳，八禮以外的禮，或許從前有亦難講，如投壺，小戴禮記有，如罍廟，大戴禮記有，但都是不通行的小節，或是孔門所不傳，孔門所傳的只是那八種大的禮儀，而那八種不在那十七篇之外，可見十七篇是孔門足本，其餘三十九篇是漢儒採摭奏集的，雖然亡佚，不可足惜，有如孟子外篇，給趙岐刪削了，豈不省了讀書者許多精神嗎？

乙 周禮

周禮的來歷，漢志沒有說明，只著錄了『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也不過附在禮經後面，隋志可不同，既把周官經改名周官禮，著錄在儀禮前頭，又說：『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大概是根據漢書河間

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之屬』一語。其實獻王傳的周官是否劉歆立博士的周官禮，還是問題，且不管吧，就是講周禮的來歷，也另有不同的說法，賈公彥序周禮廢典引馬融傳說『秦……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鄠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到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孝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杜子春尙在……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現在的後漢書馬融傳沒有這段話，這所謂馬融傳大概是馬融的周官傳。）序周禮廢典又說『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廢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我們看了上面幾段話，不免生出許多驚異，一說起周官的來歷，有的說在漢武帝時，出山巖屋壁間，有的說在漢時有李氏獻給河間獻王，二既已出現了，爲什麼又隱秘不傳，既隱秘了，爲什麼經過百年又出現，三劉歆表彰這裏，爲什麼衆儒要反對，不惟當世，就是東漢百餘年的儒者都反對，就是鄭玄作注時，還有林孝存何休要專著一書來反駁，我們看周禮所以能够站得住，保存至今的，鄭玄之功最多，他把來擺在儀禮前頭，但因此問題便多了，本書總論第三章講過，中國人最早專著一書攻擊僞書的就是這場公案，林何辨周禮，但一直到最近孫詒讓章炳麟一派，仍舊相信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我們帶今天文家的色彩的人，却總是否認的，今文家說周禮是劉歆僞造的，我們可以公平點說，非歆自造，也許有所憑藉，最近出土的甲骨文，周禮有幾個字和他的字相近，就如『獻』、『獻』別書沒有，周禮和甲骨文都有，因此擁護周禮的人大喜，以爲從此無人敢攻擊他了，其實這點微小

的證據是不能救「周禮是周公所做」一說的命。不過可以減輕劉歆全僞之罪罷了。我說這書總是戰國秦漢之間一二人或多數人根據從前短篇講制度的書借來發表個人的主張（有如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主張也不是平空造出來的。一部分是從前制度，一部分是著者理想，惟其根據從前制度，所以有古書可證，如左傳所載路館之制和他所載相同，但他却不是全依舊制，覺得要如此如彼做才好，就如孫文的建國方略一樣，只用他不能完全脫離周俗周制，所以後人說是周公做的。孟子和禮記王制說「侯國方百里」，周禮說「侯國方五百里」，因時代不同，故主張不同，後人不懂，牽合爲一，自然講不通。春秋和戰國初的國多地狹，所以侯國只可方百里，戰國末，國少地闊，自然侯國可大些了，因此，益知周禮是戰國以後的書，但劉歆爲新莽爭國爲自己爭霸，添上些去，自然不免，或者有十之一二，好像左傳一樣，我們大概如此看法，所以對於這書，自然不相信是周公的書，若編周公或周代的史，拿來做資料，糟不可言，但拿一部分來分別看做春秋戰國一度通行的制度，看其餘一部分爲政治學上的理想的建國制度，那是再好不過的，我們不可因其爲戰國人作，劉歆添便認爲無價值，須知以戰國而有此種偉大人才，留此種偉大理想在這部周禮上，那是我們的光榮，不是我們的污辱，不過我們若認爲周公做的，那就反而把他的價值降低，害他成爲僞書，豈不冤枉嗎？

還要附講的，就是考工記，說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周禮冬官篇，所以今周禮前五篇和後篇分明是二部書，考工記的年代，向來看做在周禮以前，因其文體較古雅些，所敘之事也很結實，沒有理想的話，除了迷信周公作周禮的人，否則沒有不承認這說的，但是到底考工記是何時的書呢？有人說是周公的，有人說是西周，有人說是東周初，我都以爲非是，我們只要一繙本文，便可知是戰國末年的書，他的第一段便說「粵無錫，

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燕是到春秋中葉才和諸侯往來的。秦是到東周初才立國的。學胡是到戰國末才傳名到中國。因此可知考工記是戰國末的書。比周禮前五篇略早些。決不是孔子以前的。他的本身向來沒有人懷疑他的可信的程度。比前五篇高得多。漢儒一定要拿來補入周禮。真是可笑。

丙 禮記

現在講到三禮的最後一種。這種却有二部書。一部是小戴編的。一部是大戴編的。都叫做禮記。禮記沒有真偽問題。總是西漢末劉向時已有的書。另外有小問題。是有三篇說是馬融添上去的。已經人研究。並無其事。所以禮記全是西漢以前的。而沒有東漢以後的東西。說起他的年代。漢志說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不知是七十子和他後學者呢。還是七十子以後的學者。若依後解。則至戴德劉歆都是七十子的後學者。他本是一種叢書。多少增減都可。絕對不是一時一人所記。現在的問題是有七十子所記沒有。有孔子以前的作品沒有。關於後題。大戴禮記有一篇夏小正。當然是很古的書。但有人說是大禹做的。和禹貢一樣。那是不對的。夏小正上面講的星象。據歷來天文家推算。是在月令出書以後才有的。最少也是同時。所以我們不能認夏小正是大禹的書。還有前人因夏是朝代名。所以認夏小正是夏書。其實夏正建寅。以著夏小正的人也主張建寅。所以有此名稱。那是我們前文已講過的。另外。佚禮經後人輯出。有和逸周書相同的。逸周書的年代已是問題。或者有一部分是孔子後學記上的。但大戴禮記公冠篇的頌詞。乃是漢昭帝行冠禮時做的。不能因其詞同禮記便認為古禮。故此部分佚禮也有一部分是古禮。而大部分在孔子後。禮記的大部分是解釋儀禮的。自然在儀禮之後。那是不成問題。翻回來講。有沒有七十子所記。有多少。大戴禮記有曾子十篇。漢志有曾子十八篇。或即同一書。

可認曾子所做。漢志又有子思子二十三篇。沈約還看見，說有中庸在裏頭。小戴禮記有四篇，說是子思做的。許是取自子思子。小戴的緇衣，劉向說是公孫尼子做的。史記也說樂記是公孫尼子做的。漢志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六朝還存。許是禮記所本。今各書均亡。真僞莫辨。假使都真，則禮記這幾篇可謂最早。但曾子八篇雖存，而大戴所載十篇文字淺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漢初諸篇。雖題曾子之名，却未敢定。又如中庸，沈約說是子思子所有，而以思想系統論，當置孟子後。文義由崔述考證，也是抄襲孟子的。到底子思子是否孔子思所作，也是問題。荀子被禮記採抄的也不少。如修身篇勸學篇變成大戴禮記的禮三本篇與勸學篇了。我們信仰荀子不會抄襲別人，而且那二篇的思想也確乎是荀子的思想。可知一定是禮記抄自荀子，而且又戴上了曾子的帽子。倘使不知底蘊，豈不又把他的年代提前百餘年嗎？此外，月令篇呂氏春秋淮南子都有，文中有大尉字樣。太尉是秦官，所以大家認為呂不韋做的。但另有一本太尉寫作太封，那又不見得是。這都是小節。有太尉不為後，無太尉不為古，總是戰國末世的書。還有王制一篇，經典釋文引盧植說是漢文帝時博士做的，又有人說那篇不是這篇。這篇是周代的制度。漢文那篇大略已見史記封禪書。又有人說這篇的制度，和孟子說的不同。一定是商代的，更可笑。他們都不知道這也是戰國末的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也。全部禮記最末的一篇，許是大戴的公冠出漢昭帝時。總論禮記幾句，他的性質是孔門論禮叢書，他是儒家思想，尤其是禮教思想最發達到細密時的產品。他是七十子的後學，尤其是荀子一派。各記其師長言行，由后倉戴聖戴德慶普等湊集而成的。他的大部分是戰國中葉和末葉已陸續出現。小部分是西漢前半儒者又陸續綴加的。他是一篇一篇可以獨立，和上篇下篇沒有連絡的，和儀禮周禮又有點不同。——以上講禮記完。講三禮亦完。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卷三）

梁任公教授演講

偽書之多，子部爲最。自漢書藝文志中九流兵書方技三略所列古書，班固已注明大半係後人依託。其後贋品尤層出不窮，辨不勝辨。今茲所論，限於現存之書，其先後以所依託之年代古近爲次，書雖非僞而其著者之年代有問題者，亦詳論之。若不屬子部或屬而非依託兩漢以前者，可無辭也。

本草

舊題神農撰。按本草之名，始見於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皆與方術對舉，不爲一書專稱。（注一）藝文志中醫經方二欄所列，俱無名本草之書。（注二）則西漢末年，雖有研究本草之人，而其著書尙不名本草，可知也。以本草名書最早見於著錄者，晉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一卷。（注三）但未言係神農所撰。子儀亦不知係何時人。梁阮孝緒七錄始著錄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並有蔡邕吳普陶宏景……等本草十種。（注四）及隋唐而大半亡佚。隋書經籍志僅有神農本草八卷，又一種四卷，又一種三卷，則名神農本草經，各家內容與神農本草內容之同異，今不可考。是否各自單行，毫無關係，亦無由知。（注五）然蔡邕吳普係東漢三國間人，則東漢三國間已以本草名書。中經簿無神農本草，而七錄有之，則神農撰本草之說，起自南北朝，俱信而有徵也。醫學在戰國，蓋已發達。（注六）戰國固諸子託古自尊之時，意當時已有神農嘗百草之說，若許行之爲神農之言，然西漢一代，言醫者謂之治方術，言藥者謂之治本草，醫經方術本草之書，已有數

十萬言。漢志所錄醫經經方之書且五百卷。則本草草創或由斯時。東漢三國間始以本草名書。吳普又華佗弟子。是今本本草與華佗吳普有密切之關係。或即以吳普本草爲基礎。亦有可能也。中經簿之子儀本草或亦彼時之書。彼時初無神農撰本草之說。所謂某某本草者。特某某研究藥性所著之書耳。初不必千篇一律。皆祖述神農。晉人清談亦好託古。有似戰國以本草歸之神農。或醞釀於晉代。故梁人七錄遂有神農本草及某某本草經。其時舊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注釋爲七卷。自後代有增益多至六七倍。(注八)而猶假號神農。此其荒謬。不論可知。卽所謂舊經一卷。俗醫猶有信爲神農作品者。不知南北朝人卽已不置信。宋人且已斷言係東漢末人所編述。陶宏景本草序云。『軒轅已前文字未傳。藥性所主。當以讖識相因。至於桐(君)雷(公)乃著在於編簡。此書當與素問同類。』則陶氏已不堅持神農撰本草之說。又云。『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等所記。』同時稍後北齊顏之推亦有同樣結論。(注九)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始因此直認本草爲張機華佗所編述。非神農或桐雷所撰著。(注十)故此書在東漢三國間蓋已有之。至宋齊間則已成立規模矣。著者之姓名雖不能確指。著者之年代則不出東漢末訖宋齊之間。可爲定論。若仍固執俗說。附會證據。若清人孫星衍之所論。則嫌於辭費耳。

〔注十一〕

〔注一〕平帝紀『昭天下學知方術本草者。』樓護傳『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

〔注二〕孫星衍校定神農本草經序『予按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讀爲「食禁」。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

宋人不考。遂疑本草非七略中書。』按此可備一說。未爲定論。

〔注三〕賈公彥周禮疏引。

〔注四〕隋書經籍志自注引。除蔡吳陶三家外，尚有隋賀承祖王季璞李謐之徐叔鞠甘澤之趙贊諸家書之卷數。自一卷二卷三卷至五卷六卷七卷九卷十卷不等。可見各家內容未必盡同。或且迥異。

〔注五〕隋志另有甄氏本草三卷。無自注。本草經四卷。注云：「蔡英撰。」本草二卷。注云：「徐大山撰。」據此則隋唐尚存之本草。各家仍不相謀。且一家著書亦可稱本草經。不必神農。故七錄所列諸家本草之內容亦不必皆與神農本草從同。以本草歸之神農者。特其中一家之言耳。

〔注六〕先秦遺書多有載醫理及醫生實蹟者。

〔注七〕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陶宏景所注本草。至隋唐間已亡佚。其名醫別錄則混入本草舊文。尚存而不可辨。

〔注八〕直齋書錄解題「唐顯慶文增」藥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卷。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又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增增益。謂之蜀本草。及嘉祐中。掌禹錫林億等重加校正。更為補注。以朱墨書為之別。凡新舊藥一千八十二種。蓋亦備矣。今唐慎微復有所增益。按唐氏之本。即所謂大觀本也。後明人李時珍又廣為本草綱目。篇幅益富。

〔注九〕顏之推家訓「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滎陽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竊入。非本文。」

〔注十〕郡齋讀書志「書中有後漢郡縣名。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至張機華佗始為編述。」

素問靈樞甲乙經

舊皆題黃帝撰。其謬與本草題神農撰相同。按醫學在戰國已有蓬勃之氣。呂氏春秋多有討論攝生治病之篇。皆推本於哲理。戰國學界競尚託古。而陰陽五門之論亦甚盛。今素問有點首。夜半。平旦等詞。蓋秦人用語。

有失王、失侯等詞。則漢代新事。而又每以陰陽五行解釋病理。自受陰陽家盛行之影響。全書體裁託爲黃帝與岐伯問答。則又與莊子託爲黃帝與廣成子問答同也。由是言之。素問全書非黃帝所撰。其一部分不失爲先秦遺說。其大部分則自兩漢至三國若倉公張機華佗之徒所附益而成者。漢志不錄。而有黃帝內經。說者謂卽是書。亦附會之詞耳。(注一)靈樞較素問尤晚出。素問猶見錄於隋志。則猶隋唐以前之書。靈樞則漢隋唐志皆所不錄。而唐王冰猶謂卽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夫誰信之。自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卽已引或人之說。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抄出之。名爲古書。」然猶未列證據。清杭世駿道古堂集靈樞經跋始云。「余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之言不類。又似竊取素問而鋪張之。其爲王冰所僞託可知。後人莫有傳其書者。至宋紹興中……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也。其中十二經水一篇。黃帝時無此名。冰特據身所見而妄臆度之。」是則靈樞且較甲乙經爲晚出。若目之爲唐虞以前之書。則失之遠矣。甲乙經。漢志不錄。隋志錄而不著撰人姓名。且冠之以黃帝二字。世俗遂傳爲黃帝之書。今卷首有晉皇甫謐序。稱「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卽內經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選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甘露中。吾……乃撰集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至爲十二卷。」而名其書名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按。皇甫謐強目鍼經素問爲黃帝內經。純出私臆。(注二)明堂孔穴鍼灸治要未見錄於漢志。自非西漢以前之書。則合三部以爲甲乙經。甲乙經卽皇甫謐之書耳。與黃帝無涉也。總之。素問出於漢人。(注三)甲乙經出於晉皇甫謐。靈樞出於唐王冰。謂含有古人遺說則可。謂出於黃帝。則反肆諸僞書之林矣。

〔注一〕此段多採姚際恆古今僞書考之說。

〔注二〕亦採姚際恆說。

〔注三〕四庫全書總目『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晉間矣。故隋書經籍志始著錄也。』按此雖認內經即素問，實則反可證明素問出於漢人。

陰符經

舊題黃帝撰。按戰國策謂『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之名始此。史記則謂『蘇秦得周書陰符。』不知其書究以何名爲正。漢志不載陰符而有太公謀八十一篇，不知是否同是一書。隋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周書陰符九卷，不知孰爲戰國之書，且亦未稱經也。唐志乃有集注陰符經一卷，爲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治李鑿李銳陽晟十一家注。又有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注云『筌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宋黃庭堅曰『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雜以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清姚際恆曰『必寇謙之所作，而筌得之耳……或謂即筌所爲，亦非也。』王謨曰『陰符是太公書兵法，以爲黃帝書固謬。』余則謂其文簡潔，不似唐人文字，姚王所言甚是，特亦未必太公或寇謙之所作，置之戰國之末，與繫辭老子同時可耳。蓋其思想與二書相近也。

第五章 春秋及其三傳

春秋這書是孔子做的，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一直到现在，還沒有人找到反證。否認這說，因為孔子自有一番意義，口授給門生，後來世代相傳，寫成文章，所以漢初出了好幾部書，現存的還有公羊傳和穀梁傳二種，另外西漢末發現一部左氏春秋，劉歆說他也是解釋春秋的，後人合稱起來，就叫三傳，我們現在拿來同時講。

甲 春秋

春秋雖是孔子做的，但孔子以前有沒有春秋這種名詞，這種東西呢？國語晉悼公十二年，司馬侯說『羊舌肸習於春秋。』左傳魯昭公二年記『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墨子明鬼篇引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宋之春秋，可見在孔子以前，周晉魯燕齊宋諸國都有春秋，其餘諸國也許也有。魯國從前既有春秋，孔子又『因魯史而作春秋。』那何必呢？大概因為從前的春秋體裁不同，文辭不好，意義不明，所以孔子才用一番心思去改造。墨子明鬼篇所引的大段故事，說是出自某國春秋，我們看來，倒有點像國語，每事自爲起訖，篇幅很多，和孔子的春秋不同，孔子的春秋文章簡單，年代明瞭，許是一種創作，前此沒有。的這是一點。公羊傳魯莊公七年，『不修春秋曰：』兩星不及地而復。』君子修之曰：『星貫如雨。』可見不修的春秋和已修的春秋是不同的。這是二點。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極力恭維春秋魯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和『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一段的妙筆，雖未引不修的春秋原文，但可知孔子筆削是很用心不苟的。這是三點。所以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這當然是實情。

最近先師康南海先生著春秋大義微言考，有一種冒險的計畫，想根據公羊傳的「何也」、「何以書」去推究不修的春秋原文如何，來跟孔子的春秋比較，如「元年春王正月」，依先生說，不修的春秋是「一年春一月」，理由是因何休註說「變一爲元者，元者氣也。」可知原文是「一」。孔子改一爲元，其餘也可類推了。凡公羊傳發了疑問的，就可跟著要改的理由，揣想不修的原文，這種工作是很有趣味的，但因不修春秋佚了，先生這種計畫能否成功，很難對證。

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孔子世家也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藉春秋來發表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是歷來儒者所同信的。孟子又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春秋繁露史記都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可見孔子作春秋是有所取義的，那數千義當然不能入春秋本文，只好口授給門弟子，門弟子一代一代相傳下去，到西漢中葉就先寫定了公羊傳和穀梁傳，那二傳失了孔子原意沒有，當然很難擔保，但其中總有一半是由孔子以下一代一代口說相傳的，還有的自然是漢儒根據孔子的標準，以意推定，不能說全是孔子原意，現在合併公羊傳，春秋繁露，何休公羊註所說的春秋大義，也許還有數千，這數千義有多少是孔子的，很難講，但最少有一部分乃至一半，若依公羊家的眼光看來，那完全都是孔子的。

丟開春秋的大義不講，就是本文。後來添了沒有呢？今存的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的經文，大段固然相同，小處的差異可太多了。就是說最後一頁吧，左氏傳是魯哀公十六年，公羊穀梁是魯哀公十四年，就不同。左氏傳因孔子死於十六年，想加上孔子死事，所以多添二年（後來宗左的說，左邱明續經，到底是誰續的，留到下面講。）最少這二年不是孔子做的，因為孔子的春秋到「西狩獲麟」就絕筆，是含有深意的，這是一點。又公羊穀梁記「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戌，孔子生。」這當然不是孔子記的，因為他沒有做「卿」，不配記生死，而且自己也決不會記自己的生死，這是二點。既然可以添上二年或一條，此外添了沒有也難說，許有多少是添上去的——這是講添的話。

春秋完備不完備呢？有沒有殘闕呢？也有問題。司馬遷董仲舒所說的「文成數萬」，當然是經文的字數。但春秋今本只有一萬八千多字，還沒有數萬。董仲舒是傳春秋的人，司馬遷是刻意學春秋的人，不致亂說。「萬」字又不是訛誤的字，那麼，春秋有闕文，可以知道，可以斷定了。又如常有「正月」、「三月」，經文下沒有一事，既沒有事，又何必記月分？解釋者說：「春秋雖無事，歲首必書。」也許固然如此，也許沒有此種體例也難講。不過，若說春秋闕了去，却又難以解釋。幾時闕的，秦焚已闕，猶可說，但董仲舒司馬遷為何說「文成數萬」呢？漢代闕的，漢代已是經學昌明之時，若說董仲舒能見的，何休不能見，也很講不通。所以我們又不敢講春秋一定闕了這許多，但提出問題，也很可供大家研究——這是講闕的話。

年代問題，開頭就已講明是孔子做的，當然就是孔子時代。但孔子編的書，到何時才成功，向來說「絕筆於獲麟」。那麼，春秋是魯哀公十四年春，B、C、四八一年成書的（這是公羊家說）還有一說，孔子因有獲麟的祥

瑞才作春秋那可很難相信。因為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死了，上距獲麟剛好二年，二年能著成這部書嗎？到底搜集史料於魯史以外有多少，雖然不可確知，公羊傳疏引緯書說孔子命子夏等十四人求得百二十國實書，雖然未能確信，但春秋記魯國以外的事當然不單靠魯史，當然要搜集外國史，雖未必有百二十國之多，多少總有一定不是短時期所能整理清楚，二年所能成書的，所以我們比較的還是相信獲麟絕筆之說爲佳，從此以前不知編了幾年，到此有感或因年老了（七十一歲）或有他因，就擱筆不寫下去了，這個相差有限，不過也得講講——春秋算是講完了。

乙 左氏傳

三傳在西漢只有二傳盛行，漢武帝立公羊博士，元帝立穀梁博士，哀帝時劉歆才請立左氏博士，因羣儒反對，到平帝時才成功，西漢一般解釋春秋的人都說「左氏不傳春秋」，劉歆引傳文以解經，極力表彰，和羣儒起了一場惡戰，到東漢以後，左氏的價值一天一天比公羊穀梁高了，現先講左氏。

西漢末，羣儒和劉歆一派的爭辨，後人叫他「今古文之爭」，羣儒是今文家，劉歆是古文家，竟成經學界二個派別，二千年一大公案，後來的今文家對於左氏和劉歆起了種種的猜疑，有的說春秋左氏傳整個的由劉歆偽造，有的說左氏本名春秋，不是春秋傳，有的說本來只有國語，劉歆從國語分出左傳來，清儒自莊存與劉申受起，到康南海先生和崔適對於這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現在懶得稱引他們的著作了，據我看，左氏和國語的體裁和文章都各不相同，並無割裂的痕跡，從戰國到西漢末稱引左氏的不止一書，可見左氏不是劉歆偽造或從國語分出來的，現在且分二層講。

一、左氏是何時何人做的。

二、成書以後有人增竄否。

左氏的作者向來都認爲孔子弟子左邱明劉歆還說「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其實所謂左丘明是姓左名丘明呢，還是姓左丘名明呢，也還是只有左姓丘名的人而並沒有左丘明，都還難說，且不管罷，就是承認有左丘明這個人，也還有問題，論語上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種語氣，決不是先生對於學生說的，倒很像晚輩敬仰先輩說的，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一樣，就是說不是先輩是學生罷，也不是年輕的學生，一定是老成高輩，和顏路會點一流，歲數和孔子不相上下，況且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又沒有左丘明這人，說左丘明是孔子的恐怕就是從劉歆起罷，且也不管他，左丘明假定做了左氏，那麼，記事應該到孔子死時爲止，因爲他的年紀壽命不能比孔子多多少，現在的左氏傳怎麼呢，魯悼公趙襄子的謚法已給他知道了，趙襄子比魯悼公死得更晚一點，是周威烈王元年，B. C. 四二五年，上距孔子死時已五十四年了，和孔子年紀不相上下的左丘明到此時還能生存著述嗎？——這可見左氏不是左丘明做的。

還有一點，左氏記的預言和卜卦，沒有不奇中的，預言本不稀奇，對於某種現象有銳敏的觀察者常常能猜中將來的現象，如孟子說「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後來秦始皇得了天下，果然不久即亡，這也可說是政治家的預言奇中，但未必十拿九穩罷，如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矣……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這段話可失中了。自孔子死後百四十年魯國才滅亡。三桓的子孫握魯政還過了四五世。我們看左氏怎麼樣。幾乎有言必中。如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謂「齊國之政將有所歸。」適晉見韓趙魏三卿。說「晉其萃於三族乎。」齊王孱弱田氏專橫。銳敏的政治家也許能修預料將來的結果。晉國則六卿並列。中行范智三卿最弱。韓魏趙還是弱族。季札怎麼有這們大的本領可以斷言韓趙魏必有晉國呢。像這種符驗的預言。比燒餅歌還靈得多。政治家不見得有這麼一會事吧。卜卦的靈驗更高過一切。如莊公二十二年。記「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有嬌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至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後來一點不差。無論如何迷信的人也不能不動疑。這當然是後史喜帶小說的。有趣味的敘述。看見三家握晉政。田氏將篡齊。樂得說些開心的故事。來點染點染。或許田氏和三家那得時已造成了祖宗光榮的事蹟。後史便採用。也未可知。總之。不是本有的事。但我們却因此知道左氏這書是當三家將分晉。田氏將篡齊。而未成功時的產品。三家分晉比田氏篡齊早一點。是B。C。四〇三年。做左氏的似乎沒有看到三家分晉。所以左氏成書至遲不過B。C。四〇二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清華研究院有一位同學衛聚賢君。研究左氏很有發明。我已酌量採用了。還有一種最重要的發明。就是「左氏」二字的解法。他說是地名。不是人名。不是姓。韓非子外儲說吳起是衛國左氏人。戰國策也有左氏這地名。別錄說吳起曾傳左氏。衛君因此斷定左氏這書因吳起是左氏人。所以才名左氏。並不是因作者姓左才名左氏。假定這說不錯。書果由地得名。果因吳起傳下。那麼。左氏成書總在吳起生前。吳起是周安王二十一年。B。C。三八年死的。那麼。就是放棄前段的主張。左氏也一定是B。C。三八年以前做成的。不能在此年以後。

左氏是什麼時候才通行的呢？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了許多書，其中有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據此可見當魏襄王生前，左氏已通行了，所以師春才可以得來抄撮。魏襄王是周赧王十九年，B.C. 二九六年死的，可見左氏至遲到此時已通行了。——總緒上面幾段，可以說左氏成書大約在B.C. 四二五至四〇三這二十餘年間，通行是在B.C. 二九六年以前，至於到底是什麼人做的，衛君說是子夏，不能武斷，最多只能說有可能性。

關於第一問題，左氏的年代大概已如上決定了，但今本左傳是當日左氏原本否，那當然不是，給後人增竄上去的，不知有多少哩，如文公十三年，士會歸晉一段，末尾有『其處者爲劉氏』一語，上面分明說『秦人歸其擊』，怎麼又有處者呢？據後人考定，那時還沒有劉氏，到劉邦得天下，才認堯爲祖，士會爲宗，左氏這句許是漢人加上去的，戰國初年的作者不見得會恭維劉氏皇帝，給他拉攏祖宗吧。

但這還是小節，最主要的是『左氏不傳春秋的問題，今本左傳如『不書即位，攝也』一類解經的話，是真是假，今文古文之爭全在這點，漢書劉歆傳明說『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通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從前左氏並不解經，到劉歆才引以解經，其實左氏是一部獨立的真書，依仿孔子春秋而作，並非呆板的和公羊穀梁一樣，他上面記的事，有的比春秋早數十年，有的比春秋遲數十年，尤其是敘晉的事，他和春秋對勘，有的事彼有此無，有的事彼無此反，很詳，可見左氏全是單行的，獨立的，有價值的史書，絕對不傳春秋，那些解經的話，是劉歆搗的鬼，他想戰勝他父親一派的今文家，所以我一部和春秋無關，在西漢無人讀習的書，添上些解經的話，來壓倒公羊穀梁二家，後人不察，大半給他蒙過了，有些激

烈的今文家。又說左傳全是劉歆偽造的。我們折衷的說。不承認劉歆偽造左傳之說。而斷定左氏是戰國初年人做的。我們一面要知道左氏在史學上有非常的價值。欲研究春秋情形。非善讀此書不可。不可因他有後人增竄的句子就貶損他的價值。一面也不能相信劉歆杜預這些人的話。說左丘明稟承孔子的意思。作傳以紹春秋。假使我們把解經的或假添的鈎去。（經過很細密的考證以後。）那麼左氏是一部真書。

最後左氏的書名也得講清楚。現在通稱左傳。其實絕對不是原名。原名只是左氏春秋。和孔子的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一樣。自成一家之言。孔子可作春秋。虞氏可作春秋。呂氏可作春秋。戰國初年。B. C. 四二五至四〇三年間的作者也可作春秋。春秋左氏傳是劉歆杜撰的名詞。左傳是後人的簡稱。所以現在左傳這部書是真的。（真中也有些僞）左傳這個名詞是假的。

★

★

★

★

公羊傳穀梁傳的時代。以立學官的次第而論。公羊在前。穀梁在後。這二部書。什麼時候才寫成。作者據說是公羊高。穀梁赤。這二人是什麼時候的人。都很難定。孟子有公明高。「明」「羊」同韻。有人說是一人。也是揣測之辭。公羊是否高。穀梁是否赤。二書是否高赤做的。似乎都不是。現在公羊傳有「公羊子曰」。穀梁傳有「穀梁子曰」。的句子。可見書是公羊子穀梁子以後成的。公羊子穀梁子又未明說是赤是高。可見向來說是赤高所作。也未必不可信。公羊傳又有尸佼。漢志有尸佼。是否一人。若是一人。則公羊傳成於商鞅之後。大約公羊是齊派。穀梁是魯派。自孔子以後就各自口說流傳。至漢乃垂之竹帛。本來西漢以前的儒者傳經。多是口說的。但公穀爲什麼不早垂竹帛。要到漢代才寫出書來。據那些傳經者說。因爲孔子在春秋上暗中常常褒貶當世。不方

便用筆寫出，所以告訴他的弟子。弟子世代口傳，但不寫出的理由不必因有所褒貶，或者弟子當孔子作春秋時，聽得些零碎的見解和主張，記在心裏，傳給他們自己的弟子。於是輾轉口傳，至若干年後，才覺得有寫出的必要。這自在情理之中。至於公穀所講的話，到底對不對，那還是問題。左氏固然不傳春秋，公穀就能不失孔子本意嗎？我們看公穀不是一個時代的產品，自孔子以後，一直到漢武帝宣帝時，歷代儒者各有一點見解滲透在裏，積累得太多了。有一二人把他寫成一部編年解經的書，所以二家都說是孔子口授的，却是彼此常常矛盾衝突的緣故。就是因為後儒各有一點見解滲透在裏，我們懂得這點，看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何休的公羊註，和公羊傳穀梁傳常有大同小異，才不會驚奇，才不是此非彼。關於公羊傳穀梁傳的真僞和年代問題的解答，可以總括一句，無所謂真僞，因為都不是一人做的。至於年代從B.C. 四八一年至B.C. 一三六年，凡三百餘年才寫定成書，也不要確實指出什麼年代。我們知道是孔門後學對於春秋研究的成績大全就夠了。

第六章 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所謂十三經，現在已講完了九種，剩下的只有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四種。這四種中，最重要且最多問題的是論語。現在先拿來講。

甲 論語

論語比較的最可信，現在要研究孔子和儒家的學術，除了他沒有第二書更好了。不過他的各篇各章，也須分別看待，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是短時期內，一個人做的。漢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

接聞於夫子者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這段話不全對，論語固然有一部分是孔子生前，孔子的弟子所記，但還有一部分是孔子死後數十年乃至百年，孔子的再傳弟子所記。試看有子曾子獨稱『子』，而其他自顏回子夏以下都不稱『子』。』可知有許多是有子曾子的弟子記的，又看許多稱了諡法的人死在孔子死後數十年，那當然是時代很晚的人記的。論語本來不是有統系的書，和孟子不同。孟子的篇章都是有意義的銜接，似乎曾經孟子親眼看過。論語不然，大約是孔子再傳弟子編輯的，沒有經過一人的裁定，所以後來古論齊論魯論的參差多寡，却和禮記相似。禮記也是孔門後學追述孔子及其弟子的往言遺行，和論語的性質無異，所以也有大戴禮記小戴禮記的不同，不過禮記的年代尤其晚，擇別也沒有論語的謹嚴。這類不是一時一人所記的書，近代也有拿來比較，很有趣味。譬如王陽明的傳習錄，篇數不過三卷，年代却有數十年，最前的一部分是陽明三十八歲初設教以後數年內徐愛記的，最末十分之三是陽明死後黃省曾等記的，前面這十分之七和陽明本集的話相符，很得其相，後面這十分之三如『草木瓦石皆有良知』這類的話有許多不是陽明說的，已經劉蕡山黃梨洲懷疑而且證明了。傳習錄完全是陽明弟子記的，倘且有真有假，論語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記的，其餘大部分都是孔子再傳三傳弟子記的，能够不失孔門的真相嗎？說起論語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記的，這並不稀奇，古時寫字不便，所以有許多相傳很久，前數十年聽的，後數十年才記寫成文論語，所以有大部分是孔子再三傳記的，就是這個道理。他既然不是一人記的，當然各有不同，譬如我講話，你們幾十個人各有所記，不經我看過，自有異同，而且難得真相，所以論語的性質並不純粹是孔子的，並不從一個人手裏出來，當口說相傳，逐漸成文，以至最後輯爲一書，不知參加了多少。

人的主觀見解。荒謬傳說，我們明白了這點，才可以讀論語。所以這部書裏，極得孔子真意的也有，不得孔子真意的也有。大謬不然的議論和事蹟也有。乃至原書所本無，後人在別處偶有所聞，隨手記在這書空白的也有。最後這種並不稀奇，現在可說個同樣的故事。清初衡陽王船山不肯降清，薙髮逃入荒山，沒有法子得到紙張，應該不能著書了。他死後，家人搜尋他的著作，零零星星，却在曆本賬簿的書眉字縫的空白地方。近代尚且如此。古代寫字，在竹簡上，多麼麻煩。現在小小一本論語，古代的竹簡至少有一大箱，所以古人讀了別的書，聽了別的事，懶得另外動用新的竹簡，隨手就記在現成的書上。那是情理中的事。不過像王船山寫字在刻本上，後人還可看出。古人新寫舊刻都一樣，却無從分別。所以別人看了，常認為完整的書，沒有想到參雜了別的論語。各篇末尾幾乎都有一二章不相關的話，那自然是讀書在這種情形之下，添上去的。不幸無識的編者，一味貪多，所以不但後人記得不對，荒謬不然的都收進去。就是這種毫無關係，隨手寫在空白上的，也都收進去了。論語雖說是這樣一部雜湊的書，但自漢至清，歷代尊重他的力量，在學術界比任何書都大。所以大家始終不敢懷疑。幾乎議及一字就是大逆不道。不過這樣尊重太過了，反而減損他的真價值。後人爲非作惡，常常假託論語上那些荒謬事，說聖人尚且如此，別的人看著他這樣也沒有辦法。真是可笑。其實若不太過尊重，讓學者去考定真偽，把他們的虎皮揭去，他們就不敢假詞作惡了。清代乾隆嘉慶之間，有位崔東壁就抱這種思想。他是極力尊重論語的人，但和別人不一樣。他對於論語的純粹真確處，盡情發揮，對論語的駁雜僞託處，細心辨別。他這種態度和他的結論，我都贊成。今天所講，就把他的意見轉述一番。

崔東壁的結論，論語前十篇自學而到，鄉黨最純粹，幾乎個個字都是精金美玉。後十篇稍差，尤其是最後五篇。

最多問題——子張篇全記孔門弟子，非孔子言行，可不論。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却有許多不是真書了。他的看法有幾方面。

一、從文體看，論語的詞句是最簡單不過的。『有教無類』一章才四個字，多的不能過一百字，大部分總是二三十字。所以那些長篇大論，洋洋數百言的，我們不免懷疑。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有四百一十五字。『季氏將伐顓臾』一章有二百七十四字。這種文體到戰國初年才有。孔子當年是不會有的。還有論語的筆法是很直捷了當的。正文前面沒有總帽子，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都如是。後五篇可不然。如陽貨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假使子張不再請問，豈非一個悶葫蘆。這種筆法，到逸周書才很多。逸周書是戰國產品，論語後五篇不見得是春秋產品吧。

二、從稱呼看，論語前十篇，弟子問孔子，只記做『子夏問孝』、『樊遲問知』、『不會記做』子夏問孝於孔子』。『樊遲問知於孔子』，因爲問是弟子跑去問，問於孔子是叫孔子來問，弟子當然不能叫孔子來問。後十篇可不然。憲問篇有『南宮适問於孔子』，堯曰篇有『子張問於孔子』，季氏篇更有不通的『冉有季路見於孔子』。這類不合文法的稱呼，恐怕不見得是當時的真相罷。這是一點。前十篇稱孔子說爲『子曰』，後十篇稱孔子說爲『孔子曰』，又不同。固然稱呼可以自由，但可知必非一時所記。也許後來稱『子』的人太多了，所以後十篇的記者加上一個孔子以示分別。這是二點。春秋時代，當時談話，不稱夫子，單稱子，如英語的 You 先生稱學生，學生稱先生，都可稱子。如述而篇孔子稱弟子爲二三子，公冶長篇子路向孔子說『願聞子之志』。那時雖然也稱先生爲夫子，但只能在背面時作第三人稱。如公冶長篇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八佾篇儀

封人說『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都等於英語的『口』。論語前十篇關於這點和原則相合。後十篇尤其是最後十篇——可不然。左傳裏的『夫子』也和原則相合。戰國諸書可不然。由此可知論語後十篇——尤其是最後五篇——大概在戰國時代才寫成文章。這是三點——綜合三點來看，結論都是相同。

三、從事實看，論語的記事很有可笑的地方。最離奇的是『佛陴召，子欲往』一章和『公山弗擾以費陴召，子欲往』一章。前面總論第四章已講過。左傳定公十二年公山弗擾以費陴時，孔子正做司寇，和現在的司法總長一樣，很用力打平那反畔的縣長，以情理諭。那在現任閣員跟縣長造反，藉口想實行政策，佛陴造反，在趙襄子時，趙襄子當國在孔子死後五年，佛陴有何神通能從墳墓裏掘出孔子來，孔子有何妙術能死了還會說話。這二章不是後人誣譏孔子是什麼，還有『季氏將伐顓臾』一章，說什麼『冉有子路見於孔子』。前段既已指出文法的不通，就是事實也不對。冉有子路固然都做過魯國的官，但後先並不同時。子路年長，和孔子同時做官。冉有年幼，到孔子晚年將返魯之前才做官。左傳在哀公時有一段說季氏欲加田賦，因爲孔子是個元老，所以找他的弟子冉有去請教。冉有三問，孔子都不答復。那時孔子周遊回國，聲譽日高，已佔有元老的地位。論語那段話恐怕因此影射出來，也說季氏找孔子弟子去請教孔子。不料這二位弟子不接頭。冉有做官時，子路已往衛國去了，就是丟開不管。那季氏伐顓臾的事根本就不必是真。左傳兩國相伐必書，季氏既伐了顓臾，左傳爲什麼不書呢？孔子在論語這章說顓臾的話也和左傳說的不對。綜合這幾種疑點，這章未必可靠吧。

四、從學說思想看，論語也有些部分不大對的。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說孔子稱贊曾皙的志趣。後來宋學最重這章。周敦頤程顥陳獻章最稱道曾皙。這章固然很好，但和孔子思想却不十分對。孔子最重

經濟實用。這章却裁抑憂國救時的子路，冉有、公西華，獎勵厭世清談的曾皙。在孔門思想系統上顯然衝突。這章自然靠不住。又如『長沮桀溺耦而耕』一章，那種辟世的思想帶了極濃厚的老莊色彩。不應在春秋時有。有亦不應這麼濃厚。尤其不應在孔門產生。這章的年代自然不很早。快到莊子寓言的境界。

五、從突兀的事語看。論語有許多不是孔子或孔門的話和記事。雜在裏面，很沒有道理。如堯曰篇共三章，三百六十九字。堯訓舜，舜訓禹一章佔了一百五十二字。既不是孔子或孔門的話，又不和孔子或孔門有關係的事記上去幹嗎。這類在後數篇的最末，差不多篇篇都有。如微子篇的『逸民』、『大師擊』、『周公』、『周有八士』四章。季氏篇的『邦君之妻』一章，都沒有一點意思。還有一章近於誣讒孔子挖苦孔子的，如雍也篇，『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這更突兀。孔子就是見了南子，南子雖是個很壞的君夫人，子路何必不喜歡。孔子又何必發誓呢。

綜合上述五方面，論語的十八九雖是純粹之作，其餘的有些不相干，有些很荒謬，都不必真書。那些偽的來歷如何，誰增竄的，當然是孔子死後，乃至戰國中葉末葉的儒者增竄的。因為孔子剛死時，那些弟子還沒有想到把聽來的話記出來，只是口說相傳，當然不免失了真相。後來漸漸寫成文章，又不是一人的工作，大家不免各有主觀參和。又剛好道家思潮湧進，孔門弟子自然受了多少的影響，所以不知不覺的寫成『長沮桀溺耦而耕』一類的文章。這些帶了道家色彩的，比較的晚出。快到孟子莊子的時代了。還有那些極荒謬的話，如『佛胥召，子欲往』一類的，只能推為戰國中葉，那般無聊的政客，朝秦暮楚，有乳便是娘，人格掃地，却又對不起良心，捱不起惡罵，只好造孔子的假事，竄進論語，來做擋箭牌。說孔子也跟我一樣，還有那些篇末的怪事和無干

的話。或者是一二讀者心血來潮，忽然想到別的事，隨手填刻在空白裏，後人不知就裏，看做寶貝，去研究微言大義，若說穿了，那真一錢不值哩。還有『子見南子』一類的也是後來的話，或者有好事的人聽了一種傳說，不辨真偽就添上去，並不是原來編書的人有心要這章的，這是崔東壁推求出來的原因，大概都很對。

論語是駁雜的書，從傳授方面也可看出。漢志『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從前講過先秦至漢，儒家有齊派魯派，各經皆大同小異，而魯皆是今文，與古文不同。漢人所傳的三種論語都已亡佚，只存篇目。論語集解序說『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齊論語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不與齊魯論同。』因爲他們都各有祖傳，所以各不相淆。魯派思想較正，齊派多談玄學。古論又不相同，假使三部論語至今尚在，則可知何者所採能得孔子的真相。不料西漢末有個張禹把三部併成一部，現在不能見到原本如何了。張禹是個最有福氣，做了大官，恭維王莽，鄉愿氣質十足的人。他傳論語，因爲三部不同，不方便，很冒昧的用己意合編，他刪削了沒有，不知道。古論齊論比魯論更多的都給他併入魯論二十篇裏了。他怎麼樣改動，也不知道。許是前十篇沒有動，把古論齊論多的分別撥在魯論後十篇裏頭了。魯論原來的篇次如何，也不知道。我們看子張篇全記孔門弟子的言事，從前大概在魯論最末，因爲前十九篇記孔子直接的，最末一篇記孔子間接的，很合理法。現在的論語却排子張篇在第十九，很奇怪。也許堯曰篇就是齊論的問王知道，此外也許有古論齊論，此有彼無，此無彼有的，也都補上魯論裏了。所以免不了有重出魯論固不能無假，而切實較得孔子真相，或可推定。因爲孔子是魯人，前十篇大概是魯論原有的，而添上的極少，有也在篇末。第十九篇應認爲魯論的最後一篇。第十六、十七、十

八、二十許多半是參雜了齊論古論，所以和前十五篇時有衝突矛盾。

論語的真偽和年代問題，上文大略已解決了。除了「子張篇是魯論末篇」和「篇末突兀記事，是讀者隨手從別處填入論語空白」兩種主張以外，大都是崔東壁的話。我們要想精察求真與其輕信不如多疑。諸君欲知其詳，可看洙泗考信錄。

乙 孝經

孝經是十三經的一部，古人最重通經，若像這經通起來最易，解釋意義，讀幾年書的人就行，列爲一經，本極可笑。若論他的文章，和禮記相同，例很像是禮記的一部分，因爲漢儒重識緯，孝經有元神契說了什麼「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所以極力推崇孝經的，就說是孔子所作了。其實那上面記的都是孔子和曾子問答之辭，不惟不是孔子做的，而且不是曾子做的，最早也不過是曾子門人做的，以文體論，若放進禮記，倒非常像他的年代，不能很古，在戰國末至漢初才有經的名詞，從前沒有。漢志還不稱經而附六藝之末，西漢中葉才叫他經。莊子有「孔子繙十二經」之句，墨子有經上經下篇，以經名書最早在墨莊時代，不能闖入孔子時代，以六藝名六經，起自西漢，孔子並不以經名書，縱使跟漢人稱呼，也只能以之稱詩書禮樂，不可以之稱論語。孝經論語，孝經只是傳記，不配稱經，這個書名實在很糟，只有孝字，又不成名詞，在漢以前，易書詩都可獨稱，孝經却不能，所以可推定，也許不是戰國的書，而是漢代的書，最早不能過戰國，這部書不是孔子做的，只可放入禮記，作爲孔門後學推衍孝字的一部書。

丙 爾雅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爾雅是最古的訓詁書。後來說是周公所作。裏面有『張仲孝友』的話。張仲是周宣王時人。可見決不是周公作的。他所解釋的字大半是詩經的。詩經大半是春秋作品。那當然他的年代又在詩經後。釋地解九州五嶽乃是漢初地理。那麼不惟非周公時書。且非孔子以前的書。所以可大概推定。爾雅是漢儒把過去和同時的人對於古書的訓詁抄錄下來。以便檢查的書。換句話說。不過一部很粗淺的字典而已。其初並不獨立。在大戴禮記。或小戴禮記已有一篇。一直到三國張揖作上廣雅表時還說。『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達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證。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禮記最初是叔孫通編纂的。爾雅當初不過其中的一部分。現在爾雅有十二篇。是否完全是當時禮記的一部分。未可知。但白虎通所引的禮記語不見於今禮記。而見於今爾雅釋。孟子趙歧註所引的禮記語不見於今禮記。而見於今爾雅釋。風俗通所引的禮記語不見於今禮記。而見於今爾雅釋。公羊何休註所引的禮記語不見於今禮記。而見於今爾雅釋。那些作者都是東漢人。却沒有看見今爾雅。可見東漢時代今爾雅尚未通行。尙未獨立。而是禮記的一部分。假使今本已通行獨立。他們爲什麼不叫他爾雅呢。但那時既附在禮記裏。篇幅一定沒有今本那麼多。今本之多。由於劉歆。劉歆才特別提出這書來。有一回徵募了千餘能通爾雅的人。令各記字廷中。也許就因這回爾雅才變成龐然大物。現在一般小學家以爲這書很了不得。甚至仍舊看做周公作的。其實西漢人編的字典。劉歆又擴大些。于周公什麼事呢。因爲他有些古名物才保存。絕對不應列爲經的一種。古來字典很少。西漢的爾雅自然比不上東漢的說文。說文較有系統。爾雅特爲雜湊。我們若認爾雅爲經。便上了劉歆的當。

丁 孟子

談到孟子這書，我們應該道謝趙歧。史記孟荀列傳只有孟子七篇，另外四篇爲外書，劉向劉歆正式承認有十篇，所以漢志有孟子十一篇。到了東漢末，趙歧註孟子，以銳敏的眼光，說「外篇其文不能闕深，」非孟子所作，削去不註。後來那僞外篇亡了，很可惜。現在拜經樓叢書裏又有，乃是明姚士粦僞造，尤無價值。孟子自來是子書，應在講諸子時講，只因一面沒有時間講諸子，自宋以來又都公認孟子爲經，所以只好順便在講經的最末講。至於他的年代是沒有問題的，大約是孟子弟子所編，曾經孟子看過，現行七篇也沒有可疑爲僞的地方。

★

★

★

★

這一堂講演雖然經過了半年，但因次數太少，鐘點太短，原來定的一小時，我雖然常常講到兩小時，仍舊不能講得十分多，幸虧總算講完經部各書了，最可惜的就是沒有講子部，子部最要緊，又最多僞書和年代不明的書，下半年我能否再和諸君在一堂聚談，很難自定，其故一，像這樣危疑震蕩的時局，能否容許我們從容講學，很是問題。二，我自己自從上年受過手術以後，醫生忠告我，若不休息是不行的，好在我們相見的機會還很多，再見再見。

以上兩卷係十六年二月至六月在北京燕京大學講義

文 字 通 詮

楊譽龍編 線裝四冊 一元

本書取法吳氏善述所著之「六書約言」編纂。約言分象天、象地、象人、象體、象事、象器、象植物等八類；每類有綱有目，每條首一字爲綱，多以象形言，其下連類附注其目，兼以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言，形聲字尤略，且有有綱而無目者。本書體例，大略依之。然內容之損益詳略，大有不同，不特細目多所變易，卽其大綱亦略有異處，如約言無金字綱，本書增之；約言有囟字綱，本書減之；或約言合者，本書分之；約言分者，本書合之，其不同處，不勝枚舉。約言多言字形，題言字義，本書則每字先言其形，復釋其義，以明其字義與字形相合。此外更根據許書，刪去約言所載之古字，間有別取他說者，則標某書、某人以明之，如附編者意見，則加「按」、「竊謂」等字以別之。解說中所用各字，皆世俗所通行者，以期初學者之易曉也。

中華書局發行

鍾 著 秦 論 概 學 國 一 冊 五 角

治國學必有其具，其具則文字、聲韻以及章句之學是也，故此書一、二、三篇首及之。亦必得其門，其門則六經、諸子以及目錄之學是也，故此書四、五、六三篇次及之。又古今學術約分兩途：即漢學、宋學是，此一爭端也。古今文章亦分兩派：即駢體、散體是，此又一爭端也。平其爭，收其用，實為學者之所有事，故此書七、八兩篇及之。蓋此書雖曰八篇，而於訓詁、聲韻、章句、目錄以至義理、辭章之學，亦無不疏其梗略，明其旨歸；彙之遺辭必其雅，待論必其當，不獨為初學之津梁，而亦作者之楷模，世有識者，當能辨之。

中 國 語 文 學 研 究

光 華 大 學 中 國 語 文 學 會 著 一 冊 七 角

本書為上海光華大學中國語文學會會員本其平日研究之心得，編輯而成。內容分論著、特載、文苑三門：論著中有當代學者章炳麟、鄭師許、黃元炳、蔣維喬、錢基博、呂思勉諸先生之近作，至為精彩。特載中有已故沈竹初、李霖言二先生之遺著，皆未經刊印之佳作，尤為名貴。文苑中所載詩文，頗多精品，富於興味，為研究語文學者必讀之書。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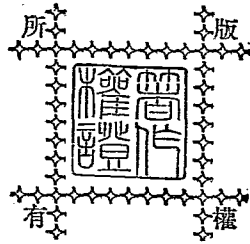
1944(全)25, 10.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發行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再版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演講者

新會梁啓超

筆述者

吳其昌

周傳儒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